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合浦珠

Author: active 17th century-18th century Yuanhuyanshuisanren

Release date: January 7, 2009 [eBook #27734]

Most recently updated: January 4, 2021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合浦珠 ***

Produced by Vicky Tseng

书名: 合浦珠 烟水散人 著

Title: Hepu Zhu Author: Yanshuisanren

第一回 梅花樓酒錢贈俠客

詞曰：韶光遲速，休名利關心。塵途碌碌，門外鶯啼，正值春江拖綠。襟懷瀟灑須祛俗，締心交，芝蘭同馥。草堂清晝，彈琴話古，諷梅哦竹。憑世上雨雲翻覆，惟男兒倜儻，別開眉目。莫笑寒酸，自有文章盈腹。翠幃遙想人如玉，待他年貯金屋。畫幃窗下，廣詩花底，風流方足。右調《疏簾淡月》又詩曰：才子自應迷美媛，不須仙洞覓胡麻。請君試看明珠報，莫謂今無古押衙。話說人生七尺軀，雖不可兒女情長、英雄志短，然晉人有云：「情之所鐘，正在我輩。」故才子必須佳人為匹。假使有了雕龍繡虎之纜，乃琴瑟乖和，不能覓一如花似玉、知音詠絮之婦，則才子之情不見，而才子之名亦虛。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待月西廂之下。千古以來，但聞其風流蘊藉，嘖嘖人口，未嘗以其情深兒女，置而不談。予今不及遠拾異聞，姑以耳目所及，演述成編，以為風月場中談資一助。這段佳話在明朝天啟中，有一錢生者，諱蘭，字九畹，排行十一，原籍金陵人氏，其父中丞公，歷宦浙西。因見姑蘇風物清妍，山水秀麗，遂買宅於胥門內大街。蘭生五歲，中丞公即已棄世。其母魏夫人，有治家材，且嚴於規訓。蘭亦天性穎敏，至十歲便能屬文，通《離騷》，兼秦漢諸史。及年十七，即以案首入伴。雖先達名流，見其詩文，莫不嘖嘖贊賞，翕然推伏。蘭亦自負，謂一第易於指掌。其居金陵祖宅，諱叫一鶴者，蘭之嫡堂叔也，以恩蔭，現任山東郡守。

蘭門第既高，又聲名藉甚，況生得眉秀神清，皎如玉樹。雖衛玠、潘安無以逾也。因此英郡縉紳巨族，咸欲得蘭為婿。央媒議姻的，門無虛日。魏夫人因以年齒漸長，擇其門楣相對者，將欲許光。蘭以功名未就，力為阻止。嘗讀《嬌紅傳》，廢卷而嘆道：「不遇佳人，何名才子？我若不得一個敏慧閨秀。纔色雙全的，誓願終身不娶！」家有數婢，曰紅葉，曰秋煙，曰桂子，曰繡琴，皆十六七歲的佳麗人也。然蘭無一當意者。群婢中，惟秋煙尤覺艷麗，狡慧機警，能猜人意中事，蘭稍注念，往往因事雜人稠，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試腥紅。所與交游，皆當世名流韻士。其同窗社友，最為相知莫逆，惟有崔子文、李若虛兩個。每日會文，功課之暇，必與二人尋芳拾草，以飲酒賦詩為樂。

一日，值二月中旬，蘇人游虎丘者，擊榼攜壺，紛紛接踵。又聞梅花樓酒肆甚佳，錢生游興勃然，遂致柬邀訂崔、李。至期，二子以事阻不果。錢生悵然道：「俗哉二君，何乃此塵務相絆，誤我游興。」有一書僮，喚做紫蕭，在旁相勸道：「既崔、李二相公有事不來，趁此風月清美，相公何不自去隨喜？這叫做『乘興而往，興盡則返』，何必見戴？」錢生點頭微笑道：「不意汝亦能解說佳話。」遂攜枕頭錢，令紫蕭隨往。

到了虎丘，果見畫船鱗次，羅綺如雲。乃覓幽勝之處，徘徊片晌，始詣梅花樓，沽酒獨酌。只是樓中飲侶滿座，皆酒後暄語，俗氣逼人。錢生不勝厭悶，持杯而起，倚窗遙望，見淡煙芳草之中，乃真娘墓也。因朗吟白香山之詩云：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惟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黃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雲。吟詠至再，興猶未已，乃問店家索取筆硯，向那粉壁之上，

題著七言古體一篇。詩曰：春風處處黃鳥啼，桃花李花爭芳菲。花殘笑語人不見，花外香塵暗拂衣。虎丘山寺鐘聲曉，虎丘山路生芳草。香車寶馬往來多，水色山光領略少。我來邀勝破春愁，拂衣獨酌梅花樓。樓中寂寞添幽緒，遙見真娘墓邊樹。翠細羅衫化作塵，墓門留待詩人句。鏡裏嬌容想昔時，只今煙柳綠楊枝。可憐不是巫山雨，惱亂襄王起艷思。錢生題訖，自吟自笑，連飲數杯。俄而日已亭午，遂與紫蕭下樓。只見店主面紅耳漲，扯住了一個穿白的人，正在那裏喧沸。在旁觀看的，紛紛說道：「這也特殺奇哉，真正是個無賴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罵，或欲揮拳相向，或勸店家剝取衣服。觀那穿白的人，卻又面不改容，昂昂自若。錢生不解其故，向前詰問。店主道：「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沽飲，算銀三錢，毫厘不還。說道：『寓在專諸巷內，待至明日來飲，一並還清。老拙萬分不肯，見他又不像個哄騙之徒，只得破格應允。到了今早，果然又來。老拙道他是個信實君子，仍與酒饌，大飲大嚼，誰料身邊原無半文。念小店貸本營生，哪有酒肉與人白吃之理。不由老漢不怒從心起，為此與他廝鬧。』」錢生笑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尋常之輩，所欠若干，少頃與我酒錢一齊等還，不消發話。」店主慌忙致謝道：「既承相公應認，老拙再有何言？」錢生一手攜了那人，重上樓來，施禮坐定，從容問道：「老丈眉宇軒軒，決非塵埃中人物，何故欠少酒債，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纔邀游湖海，聞說蘇杭乃是天下名郡，故不遠而來。卻因盤桓日久，資斧空乏。近有故人，訂在虎丘相晤，故每日到此，無聊之際，沽飲三杯。叵耐店主不能識人，輒爾曉曉。」又問其居址姓名，那人道：「我浪跡萍蹤，何有定處？雖復姓申屠，其實並無名號，江湖上相知者，但呼為申屠丈耳。」錢生見其談吐如流，肅然起敬道：「適觀獨飲，殊覺意致索寞，不意邂逅間，忽逢老丈，使人佳興倍添。」於是呼酒對酌。申屠丈仰首一看，忽見壁上題詩，墨跡初乾，擊節嘆賞道：「此必郎君佳作，藻思綺句，不減庾鮑。」錢生含笑不言。已而夕陽在山，紫蕭促歸。申屠丈即放杯起身，拱手作別。錢生牽袂懇留，必欲再飲。申屠丈道：「與君萍水相逢，謬承雅愛。但僕高陽酒徒也，一吸五斗。如尊駕必欲入城，即此告辭。倘有僧舍可以借榻，願卜其夜。」錢生大笑道：「老丈妙人也，方恨相見恨晚，即十□□飲，尚可淹留，何況一夕乎？」申屠丈亦掀鬚大笑道：「君雖書生，絕無一些酸腐氣，異日青雲事業，未可量也。」錢生便令紫蕭算還酒錢，並買佳餚數味，美酒一樽，借一幽雅禪房，剪燈細酌。申屠丈高談闊論，娓娓不倦，直至二更，方纔就寢。

次日早起，住持長老知是錢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整治晨餐。二人梳洗方畢，對坐閑話。見一小沙彌走進，口中連說「怪事！怪事！」錢生呼問其故，沙彌道：「適纔打從梅花樓經過，聞說店主有銀二十餘兩，臨臥時放在枕頭底下，今早起來，分毫不見。只有老夫婦在房，又門戶不開，竟不知從何處去了，驚得店主目定口呆，沒做理會處，豈不是件怪事！」申屠丈見說，掩口而笑，錢生怪而問之。申屠丈道：「吾恐此老索酒錢甚急，聊戲之耳。」便向沙彌道：「汝去對那店主說，不須煩惱，銀子只在床側，右首小皮箱內。」錢生亦未相信，只見小沙彌去不多時，即便回來說：「銀子果在皮箱裏面，那店老又驚又喜，還說要來謝罪。」錢生與住持始信是實，暗暗驚異。須臾飯畢，謝過眾僧，便與申屠丈作別回家，申屠丈亦不致謝，但云：「敝寓在專諸巷，左首第三宅內，明日午前，望君獨枉玉趾，再獲一談。」錢生惟惟而別。及抵家，值崔子文亦至。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及店家失銀一事。子文道：「此乃方士弄術耳，何足為異？」錢生不以為然。次日，如期過訪，申屠丈早已倚門相候，延入客座，但聞異香芬郁，沁入襟懷，其羅列器玩，無不珍奇。初不似客游窘乏者，未幾進茶，其茶葉碧綠細嫩，香若蘭花。敘話多時，復邀入內室。只見陳設餽飲，皆是珍美味。青衣以琥珀杯斟酒，酒色殷紅，與杯相映。錢生雖是宦家，其筵席之盛，亦不能及此。酒過數巡，申屠丈道：「賓主對酌，無以為歡，幸有女樂，令歌以侑酒。」言未畢，只見屏後輕移蓮步，走出兩個美人來，俱年十七八歲，一衣紅綃，一衣紫綃，雲鬢翠蛾，輕盈窈窕，真國色也。紅綃妓以金蓮杯斟酒，奉與錢生，揚袂而歌曰：春風繞象床，春心滿洞房，憑誰寄語薄情郎。花既謝兮春晝長，早歸來兮勿徜徉。紅綃妓歌竟，紫綃妓以碧玉卮斟酒相勸。手按象板，低低歌道：懶換春衫畫掩扉，看花幾度淚沾衣。別時羅帕空留篋，史看雕梁雙燕飛。歌畢，申屠丈道：「音雖下裏，不及陽阿薤露之曲，然郎君工於染翰，愧無珠玉，以寵斯技。」錢生不能推卻，乃口佔一絕云：仙洞雙妹雲剪衣，能歌玉樹使人迷。嬌音若在花邊落，應遣流鶯不敢啼。申屠丈連聲贊賞道：「佳作！佳作！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縷，有辱郎君，口吐夜珠。」乃令二妓復以巨觥送酒。錢生以妓女立近身邊，羞澀不能即飲，紅綃妓乃高捧金卮，向著錢生嘴脣一灌而盡。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朝出去兮訪丹丘，暮歸來兮月滿樓。煙波浩浩兮山萬里，家四海兮任遨遊。申屠丈歌畢，又問錢生道：「清歌寂寥，不足以為娛，和作舞劍之戲，郎君願觀之乎？」錢生道：「願乞一觀。」只見申屠丈取出寶劍一口，擲在空中，其劍自能回旋飛舞。倏又化作二劍，一舞於左，一舞於右，舞不多時，二劍又相湊而舞，作斗格之勢。須臾又變作六七劍，劍劍自舞。而有時往來間雜，無限錯綜轉折之妙，但覺寒光閃閃，悲悲淒淒。既而舞畢，仍是一劍在空。紫綃妓徐徐以手接之。於時，日轉西軒，暮霞零亂，錢生以不勝杯酌，堅欲告辭。申屠丈道：「歸路甚遠，亦不敢強留。只是區區天下有心人，他日郎君或有緩急，不妨謀諸我。」錢生道：「仰辱厚誼，敢不服膺。只是老丈留在敝郡，可以不時奉候，萬一行旌別指，則山川間之，何以圖晤？」申屠丈道：「我明日便一帆遙指武陵，將渡錢塘，或走山陰、會稽，或探龍湫雁蕩，果是行蹤未定。但郎君懷一欲見之意，自有會期。」錢生遂即起身謝別。申屠丈送至中庭，復問道：「郎君年將弱冠，未審雀屏曾中否？」錢生搖首道：「尚未受室。」申屠丈道：「以子纔貌雙全，簪纓華裔，豈患天佳配哉？然而姻緣前數，只在赤繩一係。吾聞玄妙觀新來一梅山老人，能以神相知人過去未來之事，吾子何不竭誠投謁，以卜前程。則姻事功名，一言可以了了。」錢生連聲應諾，直至門首，各道珍重而別。抵胥門已昏暮矣。

錢生少處書幃，未嘗親近美色，那一日，一見歌妓，不覺神魂飄蕩，幾不自持。明日會著崔子文、李若虛，告以所見，遂偕往訪之，則已門房扃鎖。詢於鄰居，皆雲彼原僦居一月，今早已遷移他去矣。三子遂悵然而返。

逾數日，生復邀崔、李同往玄妙觀，謁見梅山老人，那老人蒼姿白髮，骨格清奇，儼然四皓之侶。錢生備陳求相之意，老人即便先看崔、李，口中嘖嘖道：「二足下神清相旺，甲科無疑。但目下文戰未利，一交眼運，必然高捷。」以後相到錢生，老人吃驚道：「這位錢兄，自然也是甲科了，只是目下就有一場災險，老夫意欲直陳，未知可否？」錢生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但請老丈直言，切勿隱諱。」那老人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管教：未來休咎姻緣事，只在神奇一相中。

畢竟老人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別有柔枝惹斷腸，春風暗裏惜垂楊。
花陰略做鴛鴦偶，裙底深聞醬醋香。
躡足輕輕投繡帶，殘更悄悄赴西廂。
心驚只為愁獅吼，幾度叮嚀莫顯揚。

這一首詩，單道那偷婢的妙趣。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這是為何？蓋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兒，其妻妒悍的，則不敢偷，不妒的，亦不必偷。惟是妒不深而醋意復不淺，於是灶前廊下，潛竊口脂之香。捧水傳茶，輕摸酥潤之乳。欲近而不敢近，欲拋而不能拋，暗丟眼色，巧覓私期，較之長夜同眠，無人拘束的，更有情味。況且人家美婢，原不可少，假如有了一個美妻，又有幾個美婢跟隨，轉助其美。就如牡丹，有了嬌花，必須綠葉，所以鄭康成家有掌箋奏的青衣，白樂天有「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之詠。

閑話休提。

且說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李若虛，然後相至錢生，卻說道有些災難。錢生再四懇求直言，老人道：「細看尊相，必然是少年登第。但氣色昏滯，主有非罪之災，幽閉囹圄。雖不久就釋，要滿七七之期。此後更有客途一厄，雖不致損害，也有一場天大的虛驚。自此穩步雲梯，漸入佳境。然看足下今日來意，不特問那功名，兼且為著內助。據觀尊相，應有三位賢美夫人。初求甚難，後亦甚易。尚當寬緩歲月，直待高中之後，方得完姻。吾有八句俚言，子須牢記，他日自有應驗。」遂取小箋，提筆寫道：

青年科第，文章率然。
彼有淑女，遇珠則圓。
雨花菴裏，桃葉渡邊。
若逢四九，返爾林泉。

寫畢，付與錢生，連囑保重。錢生即令從者呈上謝儀。老人堅卻不受道：「且俟三君掛綠之後，然後領賞。」三人致謝離觀。於路中，錢生問道：「二兄以梅山風鑒若何？」若虛道：「此亦相士套語耳，何足憑信。」子文道，「九畹兄恂恂若處子，每日不離書館，安得有危厄之事？即此一言，足征其謬誕矣。」錢生道：「只怕人事不常，難以預定。」正說間，忽遇著同社陸希雲，問其何往？希雲道：「敝齋前海棠盛開，今日特屈二兄暫輟牙籤，詩以賞之。頃造九畹兄潭府，遇尊價紫蕭說，與崔、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觀去了，小弟因即步來相候。」崔子文道：「賞花賦詩，正吾黨勝事，但有費主人物料奈何？」錢生道：「明日便是小弟治觴。」希雲道：「然則明後日又輪到崔、李二兄了。」說罷四人皆大笑，隨即同詣陸子齋頭。看那海棠花，果然天艷無比。子文道：「一睹此花，宛若西子在前，太真復出。」錢生笑道：「不意范大夫載去之後，李三郎楊浴之餘，復受仁兄清盼。」希雲道：「海棠雖好，尤賴三君名士賞鑒。」若虛道：「有此名花，就該有賢主人了。」調笑未畢，酒餚已備，即設席於花下，四人傳杯換盞，極盡歡噱。

希雲道：「清飲不足以展懷，乞崔兄行一口令。」子文道：「我要海棠詩一句，中有一個花字。」即舉杯飲盡，念詩一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若虛道：「要罰三大杯。」子文不服道：「弟乃令官，豈有受罰之理？」若虛道：「遇知己，賞名花，可無佳吟，乃效村學究所常道者，豈不該罰？」崔子文大笑，乃把杯連飲三爵，既而分韻賦詩。

酒至半酣，希雲道：「青樓中，近有一仙人謫下，三兄亦曾相聞麼？」三子道：「不知也。乞兄為弟輩言之，其色藝何如？」希雲道：「那個妓女，年方破瓜，其容色姣媚，固已遠出尋常，加以詩畫棋琴，無不妙絕。雖門前之流水接軫，而矜色自高，罕有得其回眸一笑。我輩雖是酸措大，豈有名花在前，不為品題，以作片時之樂？」若虛道：「兄言及此，使弟情興勃勃，便當訂期一訪，但不可與九畹偕行。」錢生道：「豈以弟非韻士，故獨見卻之深耶？」若虛道：「弟輩鬚鬢如戟，若與玉山相並，不無形穢，恐洞中仙子，獨垂盼於錢郎耳。」子文道：「少年老成，莫如九畹，弟在十四五歲，即已情欲難遏。」希雲道：「錢兄家故多姬侍，安知無妖嬈兒，偷近郎側，想那花陰月底，牡丹芽已撥動久矣。」錢生舉杯道：「今後有不談席間事，而涉於他事者，罰以巨觥。」時已日暮，移席齋中，後猜枚擲色，酩酊而散。

將已更餘矣，老夫人因冒風寒，早已睡熟。候生歸者，在外惟有老僕錢貞，書僮紫蕭，在內惟秋煙諸婢。錢生進入臥房，未及呼茶，秋煙即以橄欖湯雙手遞至。蓋群婢中，惟秋煙善察人意，姿態尤媚。若繡琴，則如牡丹初放，非不妖艷，而肉質頗肥。若桂子，宛如秋水泠泠，素梅迎雪，而清瘦可憐。至於紅葉，亦復身材婀娜，秀髮修眉，所少者惟肌膚不白，其餘若櫻桃、彩霞則色之最下，不堪入目矣。是夜，生已半酣，因在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諧語，引得春心難遏。及歸臥室，值秋煙捧進茶來，見其雙臉靚霞，手腕如玉，轉覺欲火如焚，不能按納。乃令群婢皆寢，獨謂秋煙道：「我今夜醉甚，不能即睡，爾姑留此以伴我。」秋煙道：「往夜官人醉即熟寢，獨今夜不能即睡，何也？」錢生注目熟視，笑而答之道：「往時之醉，醉於酒。今夕之醉，醉於汝。」秋煙道：「語言顛倒，官人真醉矣。」錢生又問道：「春色惱人，欲眠不穩，信有之乎？」秋煙道：「在官人則有之，若奴婢無思無慮，惟恐玉漏相催，何不穩之有？」錢生道：「汝謂睡不能穩，亦有說乎？」秋煙道：「鴛鴦裏，尚少一粉招就、玉琢成的小姐，免不得倒枕槌床，豈能眠穩？」錢生道：「今夜權以汝作小姐，何如？」秋煙低鬟微笑，以手弄其裙帶。錢生即忙向前摟抱，秋煙半推半就，低低說道：「只恐柔枝不勝風雨。」錢生乃去其褻衣，撫摩之際，惟覺嫩蕊初枝，滑潤如綿，於是銀扣松開，奶胸全露，繡鞋高臥，纖指按腰，那管桃浪之翻殘，一任靈犀之歡合。兩意綢繆，不待言矣。

錢生與秋煙之調戲也，群婢皆寢，獨繡琴假寐而不卸衣。蓋桂子、紅葉，俱年十五，情竇尚淺，惟繡琴最長，而芳心已盛。往常愛生俊雅風流，實有仰上之意。是夜見生獨留秋煙在房，不能無疑，乃悄悄潛立於紗窗之外，以覘其動靜。及其陽臺既赴也，遂於窗縫窺之。只見生之下體，潔白如雪，初合之時，若艱澀而不能即進者。但聞秋煙口中作呻吟之聲，徐徐問道：「縱容些？」錢生應道：「且耐片刻。」有頃，只見柳腰輕擺，玉筋頻抽，又聞生問秋煙道：「汝樂否？」秋煙搖首而不言。錢生道：「我但覺津津有味。」既而殘燈半明，不能備張，但聞帳鉤搖響，笑聲吟吟而已，斯時繡琴已是十分情動，雖津唾屢咽，而裙褲之內，薔薇玉露，浸溢於旁。只得和衣而睡，亦不能窺其雲雨之畢矣。將至雞鳴，秋煙與生重訂來夜之期，潛歸寢榻。

至曉，錢生約那崔李共設席於陸宅，以答敬希雲，兼不負海棠之盛。方早膳畢，錢貞報說鄭相公來望，錢生急忙整衣出迎，敘話良久。鄭秀才道：「近日有一名妓來自維揚，年方二八，姿容技藝，件件皆精，所居就在胥門外，倘賢弟得暇，何不同去一訪。」錢生因為有酒，約以異日。鄭秀才又道：「凡人讀書，雖不可不用功，亦不宜拘拘然如道學腐儒，終日正襟危坐，當此暮春如煦，便是聖門的曾點，也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興。況在我輩，或衍衍，或琳宮，不妨偷閑隨喜，惟在心有准繩，便不棄失正事。且以賢弟這樣敏慧絕倫，亦不必埋頭苦心。豈可以青年而便形如木偶。」錢生道：「先生所論極是。」須臾換茶，鄭即起身別去。

原來這鄭秀才，就是錢生的業師，諱叫文錦，字曰心如，雖有時名，為人奸詭異常，見利忘義，專要誘人鬥賭，卻在內中取利，乃儒而小人者也。錢生自鄭業師去後，因崔子文遣價頻催，亦即赴酌。是晚，句聯五字之奇，饌盤八珍之美，知己暢懷，亦不必細話。且說秋煙姐，往常不情不緒，或停針凝想，或對月攢眉，雖是年及破瓜，亦為賦情特甚。自為錢生御後，不覺姿容愈媚，笑靨時開。惟有繡琴心懷不足，乘間詰之道：「往常妹妹眉頭鎖翠，愁思居多，今日為何說也有，笑也有？」秋煙道：「憂樂乃人之常情，彼此異時，姐姐何消詰問？」繡琴道：「我前日聞官人在書房中讀書，口中頻誦兩句，道是：『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我不解書義，問於官人，官人便解說道：『有女者，是有個女子，懷春者，是思想丈夫，吉士，是文雅的郎君，誘之，是哄誘女子做那件勾當。』我只道是官人戲言，由今看來，信不差也。」秋煙道：「想是姐姐芳心已動，故曉得不差，若妹子年雖十七，並不知道懷什麼春。」繡琴道：「妹妹是個無思無慮、惟恐玉漏相催的，與我心動者原不相同。」秋煙知其諷刺有因，頓覺雙頰暈紅，面有慚色。繡琴道：「我和你自小進門，情厚如嫡親姊妹，誰料昨夜之事，便要瞞我。哪曉得其間詳細，我已悉知了。」秋煙道：「豈敢瞞著姐姐，這樣事我並無心，只為官人逼勒，沒奈何，逆來順受。」繡琴道：「妹妹是有福之人，所以主人見愛，但不知此事果有趣否？」秋煙低了頭，含笑不答。繡琴道：「只我兩人在此，又無別個，說亦何妨。」秋煙道：「起初時，內中疼痛緊澀，甚是難禁，以後便略略有些趣兒。」繡琴道：「這樣一個風風流流、脣紅面白的俊俏郎君，不知是那一個有福的小姐受享，卻被你先嘗了甜頭，只覺太便宜了些。」秋煙道：「既是姐姐十分羨愛，我今夜做個撮合山，也成就了你的好事，何如？」繡琴斜覷了秋煙一眼，嘻嘻的笑着道：「我逗你耍，你便要拖人下水，只怕你也難難捨。」兩個調謔正濃，忽聞老夫人呼喚，遂各散去。

且說當晚，錢生赴席，因有秋煙在心，便以魏夫人染恙為辭，黃昏時候，先別而歸。卻值老夫人病體稍痊，尚未安寢，只得進房問候。夫人道：「汝終日看花覓友，飲酒賦詩，卻不可荒廢了正業。」錢生道：「兒亦懶於應酬，奈何同社相邀，難以固卻。」夫人道：「既做了一個文士，那詩詞歌賦，原不可不曉，但聞先賢未第之時，未嘗不以舉業潛心，孜孜矻矻，俾夜作晝，直待成名之後，方可尋章覓句，聊以養性陶情。今汝棄本務末，玩時貪心，措心於無用之地，不惟負爾母之訓，而何以慰先人於地下乎？」錢生道：「仰聆謨諭，敢不書紳，自今兒即杜門卻客矣。」言畢，急欲抽身辭出。老夫人偏又留住，將那家務細談，直到更闌，方得告歸寢室。

連聲喚茶，秋煙心雖要往，惟恐繡琴嘲笑，反推櫻桃捧進。錢生道：「誰要你遞茶，老夫人正要安置，汝等自去侍候，只與我喚那秋煙來。」櫻桃便連聲叫喚，秋煙故意慢慢的不動身。繡琴戲道：「秋煙姐，不要誤了良時，正所謂佳刻已到也，雙雙請上床。」秋煙道：「姊豈無心，何獨見誑？」須臾又聞催喚，方走進房，只見生已盥手浴腳，便要秋煙上床同睡。秋煙推拒不肯。錢生乃雙手攬定道：「汝豈怪我耶？」秋煙道：「官人以千金之軀，即仕宦求婚，猶遜擇而不屑輕許，今乃愛一賤婢。奴所慮者，惟恐屬垣有耳，使風聲漏洩於老夫人知道，那時秋煙亦甘心受責，其如有玷於官人。」錢生道：「我既作主，誰敢多言。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自有我在，決不致加罪於汝。當此千金一刻，你不要假惺惺，把那良時虛過。」遂即滅銀燈，下繡幌，解帶卸衣，共枕而睡。當晚雲雨之情，雖鴛鴦之在蘭苕，翡翠之在雲路，不足以喻其歡娛也。錢生屢屢笑問何如？秋煙嬌聲婉轉，態有餘妍，仍恐有人竊聽，但點首而已。且不說羅帳歡情，再表繡琴姐，無限春心，勉強展衾而臥，朦朧之間，忽遇生來，連呼道：「秋煙！秋煙！我特來尋你。」遂抱住求歡。繡琴亦將錯就錯，不與分辨。剛赴陽臺，又值老夫人走到，遽然而寤，乃是南柯一夢。惟見幾上殘燈半明半滅，窗上月光射進，照見床頭孤衾寂寂，不覺長吁了數聲。正是：冰簟斂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自此錢生每與秋煙乘間邀歡，亦不必細述。只因魏夫人規責，果然繭足書窗，那有朋儕探望，亦託言他出。忽一日，陸希雲遣使致書，錢貞知是社友，特為遞進。生接書拆開，看云：昨日花間良晤，足快千古，惜乎文旆速返，使花神寂寂，未免笑錢郎情薄也。遊雲青樓麗人，弟雖偶逢半面，然非佳公子，不足以邀其傾城一笑。特於翌午！煮茗焚香，以迎從者，牽伊綺袖，請聞子夜新歌。醉子霞杯，求吐青蓮妙句，恐誤芳辰，八行相訂，屆期願俟，莫滯高軒。

錢生看畢，知道書中之意，就是前日席上所談的妓女，但不知那鄭心如所說的，可是他否？即忙寫書回答：「料因知己相招，不能推卻。」要知生訪那妓女，果是如何？且待下回，便見分曉。

第三回 訪青樓暫締鴛鴦

詩曰：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
馬聲回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
綠波清迴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
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
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宿娼家。
娼家美女郁金香，飛去飛來公子觴。
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
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
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
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
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

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
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
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兆邛塵。
——右《公子行》

話說陸希雲置酒妓館，適邀同盟諸子，故特致柬訂期，錢生即寫回書，付與來人去訖。畢竟是少年心性，見說是個絕色佳人，便不覺手舞足蹈，巴不得即時會面。到了次日，清早起來，假託文會之期，先向夫人道：「昨承陸希雲遣人相報，今日同社諸子，訂在虎丘會文，晚間公分備酒，即於山房借榻，故特向母親說知。」魏夫人信以為然，略不阻卻。到得飯後，陸希雲又遣僕立等。只見錢生換了一套新鮮衣服，頭戴唐巾，足穿朱履，飄飄然好一個少年英俊，不類何郎閑雅，勝如張緒風流。隨即叫了紫蕭跟去。正是：未為折桂客，先作探花郎。卻說那妓女，原不是倚門獻笑、涂脂抹粉的一流，姓趙，名素馨，字曰友梅，鴛母叫做趙月兒，原是廣陵角妓，因犯了一件沒頭官事，所以攜家徙避蘇州。這趙友梅年方二八，巧慧絕倫，言不盡嫵娜娉婷，真乃是天姿國色。既嫻琴畫，又善詩詞，時人往往以薛濤相比。然在平康中較論，則友梅固是濤之流亞。若友梅心厭綺羅，性甘淡泊，譬如蓮花，雖出於淤泥而塵埃不染，則又非薛濤之所能及也。自到姑蘇未及二月，只見車馬紛纒，其門如市，然都是膏粱俗質，紈褲庸姿。每每嘆道：「向聞姑蘇名郡，有多少纔人賢士，乃今所見，不及所聞，豈以妾之命薄，故不能一遇歟？何為有纔有貌、高情脫俗者竟寥寥也？」蓋其心惟欲覓一意中人，以終身相託。

不料事有湊巧，恰值陸希雲作東以延社友，當日希雲先至其家，友梅道：「今日陸兄廣陳珍饈，所延的想必是知心契友，但不知佳客為誰？」希雲即以崔李二子對。友梅道：「僅此二客已乎？」希雲曰：「更有一佳士，乃我同窗盟友，纔如班、賈，貌似潘、韓，甚不欲令友梅得見，然業已邀之矣。俟其來，當令子魂醉耳。」友梅掩口而笑道：「是何等兒郎，即能令子魂醉那？第不知貴社中，有個錢十一郎否？」希雲道：「卿何此之問？」友梅道：「數日前，有錢君的業師鄭心如者，偶在席間道及當今時髦年少風流，惟有錢中丞之子。妾因而問其名字，並索其平日所作詩稿，蒙鄭君錄以見示。日來妾細味其詩，藻艷可擬梁隋，高曠不減李杜，觀其詩，足以相見其人，故爾問及。」希雲道：「我所云佳士者，即十一郎也，不料卿亦如此羨想。然則今日之酒，竟為友梅而設。」友梅聞言，不覺嫣然一笑，喜形於面。遂重臨鸞鏡，梳刷雲鬢。上身換了一領藕色花藕紗衫，內襯著大紅繡襖，下著一條鴛繡羅裙，裙底下露出那窄窄的一雙兒紅繡鞋。真個是天生麗質、絕世蛾眉，又立時焚了一爐好香，將泉水烹茶以俟。未幾，只見紫蕭進來報說：「相公已到了。」希雲即與友梅下階迎接。進入客座，生向希雲謝道：「前饗貴廚，令人齒頰皆香。日昨復承華翰相招，感渥至矣，愧無一瓣為荅。」希雲笑道：「今日一觴，聊當胡麻飯，引入劉郎，以會仙子。」便指錢生，向著友梅道：「此即卿所想念錢十一郎也。前日因詩而想人，今日見其人，又當想其詩矣。」友梅秋波一轉，以袖掩口而笑。錢生道：「初次幸逢，尚未曾詢及芳卿姓字，又何從得見鄙人拙句？」友梅微啟朱脣，低低答道：「乃尊師鄭心如錄以見示。」言畢，即以陽羨茶，斟滿一盞，雙手奉與錢生，而雙目注視面上。錢生反覺羞慙，不能正看，惟時時偷眼而覷。兩人在座，恍若玉樹瓊枝，光彩相映。少頃，延入側邊一室，只見明窗淨幾，瀟灑絕塵，中間掛唐六如美人圖一幅，幾上放金錢草一盆，博山內焚沉水之香，畫屏前置菱花之鏡，錦瑟在床，玉蕭掛壁，以至文房器具，靡不珍美。看玩未周，友梅即以素練索詩，錢生不加思索，援筆即書。詩曰：鴛繡綃裙八幅裁，香風飄起盡簾開。趙家真個逢飛燕，疑是昭陽殿裏來。友梅道：「君詩纔敏捷如此，真名下無虛士也。只是蒲柳陋姿，忒覺揄揚太盛。」希雲亦贊賞不已。錢生乃與友梅手談，局完，友梅輸了二子。直至日中，崔子文、李若虛方到，希雲先出迎迓。子文道：「九畹兄曾來否？」希雲未及答，錢生自側邊趨出道：「恭候久矣！」友梅亦即出來。相見畢，希雲道：「二君為何來遲？」若虛道：「偶與子文有一賤事，因此仁兄雅命難方，兼以趙卿芳姿未睹，是以撥冗而來。」子文道：「自與九畹花間一晤，悠焉半月，心之耿耿，一日三秋。」若虛道：「兩次造謁，闔者皆以他往為辭。弟因書鳳於門，子亦見否？」錢生亦戲道：「若佳客至，弟即倒屣，如李若虛，正當閉門不納耳。」子文熟視友梅道：「久仰芳容，果然名不虛傳。」友梅道：「到蘇雖久，不意吳中之美，獨有崔君。」

正閑敘間，侍兒芳英以松蘿茶捧至。錢生正值口渴，一吸而干，友梅即以手中茶分半盞與生。若虛笑道：「古詩有云：『玉樓曾記聞香處，分得佳人半盞茶。』今目睹之矣。」友梅道：「文因病渴，玉川七碗，水厄之多，文士皆然。」言未既，一人掀簾鼓掌而入，視之，乃清士中善吹簫的賈文華也。希雲道：「老賈一來，不患寂寞矣。」文華坐未定，即談笑風生，引得滿座捧腹。時已過午，餽果俱齊，於是幾筵肆設，行令擲色，酒政肅然。已而令至賈文華，文華道：「今日相知在座，勝友如雲，何敢以俗令相混，貽諸君之一笑哉？僕吹簫人也，只索趙娘唱一套新時妙曲，請以薄技相助。」希雲道：「文華之言雖善，然必須行過一令，方敢請教妙音。」此日友梅因九畹在席，加以崔李數子，俱是風流人物，遂不推辭，唱出時曲《春閨怨》一套。賈文華便嗚嗚的吹簫相和。那友梅唱道：〔步步嬌〕門掩梨花，燕子重來了，鸞鏡空留匣，春山久不描。羅袂生寒，曉風清峭，怨別已魂銷。恨啼鶯，偏向紗窗鬧。〔五供卷〕鱗稀雁少，欲寄回文，水遠山遙。淒爾琴瑟韻，拆散風鸞交。想你凌雲雖賦，怎便得錦衣榮耀。只怕憔悴潘安鬢，空題司馬橋。潦倒風塵，悶縈懷抱。〔江兒水〕你那裏得失渾難測，我這裏深閨閉寂寥。全不記別時頻囑歸須早，到如今幾載無消耗。鳳城何處長安道，遍把欄杆倚靠。目斷天涯，只見萋萋芳草。〔川撥棹〕從春到，萬千愁，只自曉。最難禁永晝消宵，最牽懷柳嫩花嬌。撒瑤琴，爐香懶燒。只落得濕羅衫珠淚拋，濕羅衫珠淚拋。〔錦衣香〕靜幽幽簾攏悄，急剪剪風纏繞。這幾時裙帶頻松，只為腰圍瘦小。玉容拚得為君憔悴，還愁薄倖別戀紅綃。向歌樓舞館，只把那金釵買歡笑。因此怎歸期，野花雖好，也須念操持并白，怎便把糟糠撇掉。〔漿水令〕一聲鶯花邊啼鳥，一絲絲煙拖柳梢。雙雙蛺蝶自相邀，可憐春色，虛度昏朝。空悵快，歸信杳，那知辜負人年少。白頭詠，白頭詠，朱弦斷了。悔當日，悔當日，不阻征軺。〔尾聲〕紅顏薄命，休把春風惱。要相會，除非夢裏招，直待歸鞍怨始消。

友梅唱得詞句既清，音律又正，每一字幾盡一刻，其聲之杳渺淒婉，真能繞梁而過行雲。及唱畢，聲音嫵嫵，猶不絕如縷，合座聞之，無不莞然頤解，而贊其妙。若虛道：「曲亦備盡閨中怨念之懷，即唐詩所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之意。」子文道：「填詞雅麗，非俗筆所能，殆納山、怕虎之流歟？」友梅道：「非也，此乃金陵范公閻然所作。」錢生道：「范公乃敝年伯，今方蒞任開封，雖嫻於詞曲，芳卿何自而得之？」友梅道：「范公與斐司馬有隙，被司馬劾以政苛於虎，不協輿情，去秋即已解綬而歸。嘗過維揚，授妾以新曲十套，此乃十套之一也。」

錢生無然道：「范公為人正直清廉，到官只此琴鶴相隨，頗有政績，奈何中以苛猛，公論竟安在哉？」子文道：「聞老猶可，若近日，周老師蓼洲被逮，更覺駭聞。」希雲見二子談起朝政，遂以巨觴罰酒。錢生舉杯飲盡道：「仁兄見罰，敬如命矣。但聞友梅頗多佳制，願再飲一卮，以乞妙音。」賈文華道：「錢相公之言，最為有理，趙娘幸弗以珠玉而有吝色。」友梅道：「妾於早春偶制得《黃鶯兒》一闕，倘不見哂，願歌以佐觴。眾道：「洗耳！」友梅乃唱道：

〔黃鶯兒〕草未入簾青，嫁東風碧草新，一分春色三分恨。羅衣淚溼，蛾眉翠、顰幽心，只許梅花問，欲銷魂。蕭蕭疏竹，窗外已黃昏。

友梅唱畢，一座莫不稱佳。錢生道：「詞意蘊藉，字字清新，真所謂咳唾隨風，無非珠玉。」時近黃昏，崔、李為著路遠，起身先別。希雲挽留不住，送至門首。崔子文附耳而謂希雲道：「九畹兄年少風流，此煙花地，勿宜留之久坐，以或其情，倘暮夜不能入城，兄當留歸一宿。」希雲道：「遵教極是。」遂一拱而別。錢生與友梅雖亦送出，然因並肩私語，及門而止。賈文華是個伶俐的人，即遠遠立在一邊，但聞友梅道：「今夕之會，信非偶然。雖曰牆花，願言栖鳳。」錢生點頭惟惟，及見希雲進來，遂各就坐。此時賓主只剩四人，無非談鋒相接，酒兵對壘。

飲至更餘，希雲已是醺醺沉醉，甚欲與生同歸。然看錢生意不在酒，而有戀戀之色，但誦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又見友梅屢屢以目送生，眷顧甚濃，亦哦詩以答生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賈文華已會二人之意，乃謂希雲道：「今夕才子佳人，恰當為匹，想陸相公必然回宅，小子亦即告辭，容俟明晨，再當會面。」希雲不得已，遂與文華向生作別。

錢生欣然獨留，即令撤席，又命紫蕭寢於外室，攜了友梅的手，同入臥房。但聞蘭麝之香，襲於衣襟，至其床幔衾裯，俱是錦緞。生乃除去巾幘，卸下外衣，抱友梅置於膝上、越看其容，越覺美艷。撫其胸腹，柔滑如脂，肌膚潔白，瑩然如玉，不覺神情搖搖，恍若游瓊臺而睹仙子。於是解含羞之扣，吹帶笑之燈，以至雲鬢橫飛，星眸慵展，款款接脣，而玉腕輕挽；匆匆失笑，而香汗如珠，兩情浹合，非寸穎所能摹寫也。既而夜分，錢生摟著友梅，問道：「觀子語言態度，頗有良家風範，胡為失身平康？抑趙媼親生者耶？」友梅泣道：「奴本良家子，姓宋，名喚雲兒，父為仇家所陷，斃於獄中，母氏驚憂，亦相繼而殞。妾時始年十歲，被惡叔騙賣，以致墮落火坑，含污忍垢，迄今六載矣。妾每蓄從良之念，奈未獲其人，即使裙布荊釵，心之所願。若夫迎新送故，以歌舞取憐，則雖衣羅紈、味珍羞，非妾之素懷也。」言訖，淚如雨下，繡衾盡濕。錢生再三撫慰。友梅道：「妾觀郎君，不特豐容秀韶，抑且纔情兼備，真妾向來所夢寐者。非不諒煙花賤質，不足以配君子，然願得為小星，承侍巾櫛。朝來一見，便懷此意，因陸君等在座，未敢唐突。頃蒙問及，輒敢剖臆披衷。又未卜郎君雅旨以為何如？」錢生道：「辱卿厚愛，豈不知感，即以子為正室，予所願也。其如卿是籠中之翼，我則堂有慈親，恐事多間阻，則如之何？」友梅道：「此亦不足為慮，惟在君子一言許可，使妾無主風花，忽因春而有主，則雖仍鎖籠中，而此心有屬，便不如飄飄柳絮，浪逐東西耳。郎君奉命萱堂，而依依膝下，再謀婉轉其垂慈，妾雖耳康被陷，而世不乏昆侖，不妨留心細訪，豈在一時？」錢生道：「卿既欲作遠圖，予當熟思長策，若卿願嫁，我願娶，諒有同心不待言矣。」友梅聽了大喜道：「蒙君訂盟，則妾此身已為君之身。若遭坎坷，不得相從，情甘一死以報君，決不改移。」二人說得情親，百般偎倚。這一夜真是歡娛恨短，說不盡枕上深衷。正是：

只睹蛾眉已可憐，又加情態苦纏綿。縱教鐵石難張主，何況郎君正少年。

錢生與友梅溫存了一夜，到次日起來，猶依依不舍。錢生恐母親查訪，只得硬著心腸別了回家。纔到家，李若虛恐他留連妓館，就來訪問。錢生接著，遂將友梅待他情意甚厚，並說再三立誓要嫁他一事，因求計於若虛。若虛艱然道：「兄乃閨閣門楣，豈患無名族閨秀？況春秋正富，急須努力芸窗，以取青雲事業，何得留意狎邪，而墮其邁往之志哉？且吾聞剪髮誓盟，乃娼家哄人之局套，子亦何愚，而墮其術中耶？時在盟契，輒敢諤諤正言，吾見其熟思之。」錢生默然不應，李若虛亦即起身別去。正在悶悶不悅，忽見錢貞傳進一緘，接來視之，乃友梅所寄之書也，因即悄悄拆觀，其書曰：

妾薄命，早失怙恃，以致變生骨肉，誤陷風塵。蓮性徒芳，素絲已染。雖紫塞之泣胡笳，猶不足以喻其玷辱。是以進前勸酒，何夕非悲。月下徵歌，有聲皆恨。哀篴春夜，掩紈扇於秋風。於茲六載矣。所悵者，無價之寶易來，而有心之郎難獲。歲月空淹，鉛華欲退。雖質等山雞，曷敢栖栖以覓鳳？然身非柳絮，烏能汎汎以隨風？

日者仙馭惠臨，洵乃天作之合，願倅陪歡於杯酒，夢枕於陽臺。後承佳公子錫之盟言，訂以姻好，使草臺之柳，足保長條；而合浦之珠，不愁群採。妄之鄙願，足矣，畢矣！

但楚煙猶虛，洛川仍迴。我心匪石，決不琵琶之別抱。語言在耳，尚祈曠日之無違。惟是數日以來，便覺相思填臆，心搖而若失，意怏怏以如痴，願安得即睹耿光，以慰其離緒乎？數行如晤，聊奏微忱，一絕附呈，統希清照：

無限傷心豈為春，玉容消瘦只因君。
才郎不信相思苦，請驗裙腰透幾分。

錢生覽畢，即喚來人，密語之道：「本欲即寫回書，因為心緒不寧，且待明日，自令小價持奉，煩為我轉致趙娘，不必憂慮，只在早晚，當圖面會。外酒銀三錢，聊代一飯。」來人不勝歡喜，再三致謝而去。錢生再將來書，仔細看玩。只見紫蕭進來報說：「鄭相公在外。」急忙趨迎，鄭心如已踱到廳上，遂請入書房坐定。那鄭心如滿面堆笑，即問道：「賢弟近來功課如何？今日可能少暇否？」錢生不待話完，即將到趙友梅家飲酒停宿，細細的述了一番。又將寄來的書，雙手遞與心如。心如接來，從頭至尾，朗誦了一遍，便滿口贊賞道：「妙甚！妙甚！我前日原對賢弟說，此女纔色雙全，今看了這一封書，他的才情，也不在蘇小、關盼之下。自古道『千金買一笑』，又道是『不惜傾人城，佳人難再得』。今賢弟所不足者，非財也，何不再去盤桓幾時，然後慢慢的見機而動，謀為側室？」錢生道：「不肖正有此意，惟恐老母罪責，是以躊躇未決。」心如道：「賢弟枉叫聰明，這樣小事，便不能籌畫。若以鄙意揆之，易如反掌。」錢生欣然問道：「先生計將安出？」鄭心如便如此如此，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歡喜場中，幾惹出滅身之禍。要知其詳，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陷羅網同窗急難

詩曰：

世風雖日下，友道未全非。
會社須同志，談文自合機。
性情蘭共馥，肝膽雪交飛。
試看扶危處，誰言管鮑稀。

卻說錢生心戀友梅，問計於鄭心如。心如道：「子所慮者，惟在老夫人拘管太嚴。然而內外各別，易為掩蔽。只說以虎丘肄業為名，請於尊堂，倘或不允，子又說之道：『在家讀書，不如到虎丘去，其便有三：在家不無閑事纏擾，到彼山房閑寂，則性靜心專，其便一；在家賓客往來，難以峻拒，到彼則離城路遠，不致俗家相擾，其便二；在家孤陋寡聞，學問安有進益？若到彼則與同社商論經史，彼此磨礪，其便三。』如此委曲細陳，則尊堂必然首肯，然後覓一心腹之僕，叫他隨去。」鄭心如說到此處，便呵呵大笑道：「那時節悉憑賢弟眠花臥柳，累月經時，又何患老夫人之罪責哉？」錢生道：「先生之言良是，但恐社友來訪，說出不在虎丘，又怎麼處？」心如道：「此亦甚易，君家管門錢老，做人小心可託。賢弟只須以心曲告之，令他善言回復，便不致漏洩了。」錢生聽說，不覺滿心歡喜，遂留了酒飯，心如自作別而去。

到了明日，悄然備下花紗二匹，玉簪一枝，金扇二把，並取金箋一方，寫書以答友梅。書道：記得前夜與卿相會，恍若臨月窟而覩嫦娥，笑語生芬，鬢鬢流艷，使人塵心頓祛，而不覺沾沾色喜。想卿乃是閨苑仙姝，自合仙郎作匹，何獨眷眷於儂，即以終身許委。卿真有情哉。惜乎鄙人未獲金屋貯卿耳！歸來蘭麝之香，猶滿於衣袂。念及燈下嬌波，帳中巧笑，每夜夢魂栩栩，又未嘗不繞卿床褥也。日昨捧接瑤箋，兼獲佳什，真字挾飛霞，句含芳芷，展玩未終，鵲腦愈深矣。想在望前，即圖一面晤，以罄種種。惟卿加餐自愛，弗致花容憔悴為悻爾。外具色綃二端，玉簪一枝，畫扇二柄，物雖輕渺，而意實殷殷，惟卿一笑而留。佩愛不淺。並踵韻奉答，以伸鄙私：見說傷心不為春，因儂憔悴更憐君。孰知寂寞書窗下，我已相思有十分。

錢生寫訖，即時緘封，暗著紫蕭送去。隨即向魏夫人說知，要到虎丘讀書，委曲備言社友相拉的緣故，魏夫人果然依允。只有秋煙姐聞知，心中怏怏，又不敢阻卻。錢生又對管門的錢貞說明心事，囑他善於回覆，並要瞞著夫人。那錢貞只要奉承主人歡喜，又有何不肯。過了兩日，錢生便令紫蕭收拾書箱行李，並喚錢貞之子錢吉跟隨，又令紫蕭約會了鄭業師。話休絮絮。且說那鄭心如曉得事已妥當，一日走到趙家，向趙月兒備說錢公子家私巨萬，況年少不諳世事，可以哄騙，「汝等只管設計需索，我在中間吹噓，倘哄得銀兩，十分之中，我要三分。」趙月兒聽說，不勝歡喜，連聲應諾。這正是小人局套，不必細談。且說趙友梅自接了錢生的回書便懸懸相望。一日曉妝初畢，只聽得窗外鵲聲喳喳，友梅暗暗祝道：「喜鵲喜鵲，倘我與錢郎果有姻緣之分，你便連叫三聲。」那鵲兒果然不多不少，叫了三聲，即便飛去。友梅心中，十分欣悅，正要換一件玄色羅衫，忽聞侍兒報說：「錢相公來了！」友梅慌忙出迎。相見方畢，恰值鄭心如亦到，心如料想，二人要說句衷腸話，便捧了一杯茶，自到庭中，看玩金魚。生與友梅，果然卿卿嚶嚶，把那衷曲細談。時已午後，趙鴉速忙整治酒餚款待。鄭心如西向而坐，生與友梅，並肩東向而坐。趙月兒打橫相陪。四人笑語諧謔，直飲至更闌，方纔席散。是夜旬有三日也，月色溶溶，幽輝半床，二人解衣就榻，行雲雨之情，更深於曩夕。一則得諧前約，不覺芳興之甚濃，一則倖續新歡，自然眷懷之愈熾。譬如鸞鳳之倒顛，睚鳩之戲狎，鬢雲膩枕，香汗沁衾，纏綿徹夜，喜可知也。

既而天曉，起來櫛沐。友梅先為錢生挽髮，整好巾幘，然後解開雲窩，照鏡梳掠。錢生親為刷鬢，又以黛螺畫了那纖纖的翠眉。梳妝已畢，遂並著香肩，坐於碧紗窗下。忽見薔薇架上，飛來兩個鵲兒，連聲噪響，錢生戲以青梅拋去。友梅急止之道：「此靈鵲也。」即以昨日暗卜之事相告。錢生道：「靈鵲雖能報喜，然今日得與卿卿相會者，乃鄭先生之力也。」友梅道：「君以尊師為何如人？」錢生道：「篤實君子也。」友梅搖首道：「不謂君相與甚久，尚未知其品行，以為小人則然。以為君子，則妄未之信也。」生愕然驚問其故。友梅乃以鄭心如向鴉母所云，為生述之。錢生性極躁直，一聞其言，便即怏怏在心。

自此，鄭心如來，相待之禮比前疏簡。每有事用，友梅開口，無不依允。若如在旁贊勸，便堅執不從。然心如亦未知生之罪己也。

過了數日，錢生買得花羅數端，心如極口贊妙，意欲秋風一匹，而錢生佯為不知。又一日，要買龍泉餅，連呼錢吉，而錢吉他往，心如道：「何不使差紫蕭？」生道：「他年少不諳世事，只恐被人哄騙。」心如默然久之，自思此言，必有來歷，然別無他人，意必友梅所譖，心中憤憤，便欲尋計中傷。自後留在心上，冷眼看生待他何如，但覺語言動靜，種種俱有嫉憎之意，遂勃然大怒道：「畜生無禮，我必有以報之！」

不料錢生合當有事，那一日忽值裴公子來訪友梅，正是：情疏能取怨，樂極卻生悲。

那裴公子是誰？是現任兵部尚書裴汝恆之子裴玄，其年天啟丙寅，正值東廠太監魏忠賢盜弄國柄，當時朝紳黨附為奸者亦難枚舉。內中單表兩上，一個是金陵人氏姓王，號叫梅川，與錢中丞鄉會俱是同年，現任太常寺少卿，因丁母憂未曾起服；一個蘇州人氏，就是大司馬裴汝恆。

單說汝恆之子裴玄，目不辨丁，因試官受囑，已曾領過鄉荐，當時蘇州撫臺姓狄，諱叫霍雖，亦是忠賢門下，與裴司馬相厚，故裴公子特到姑蘇，要打抽豐。在此盤桓日久，聞得趙素馨纓貌雙全，乃青樓中第一個人物，因此特來相訪。恰值友梅立誓要嫁錢生，意在情濃之際，怎肯出來接見。趙鴉月兒亦因錢生揮金如土，也不願那友梅出見裴公子，便再三辭卻：小女臥病在床，不能起身，倘大爺來即返駕，容俟病痊，即當迎請。」

那裴公信以為然，只得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卻歡喜了鄭心如，正中機懷。訪知裴公子寓所在城隍廟東房，即時別生回去，寫了一個晚生名柬，直到裴寓晉謁。那裴玄因為自己學問空疏，專喜與名士往還，故心如投刺，彼即欣然接見。敘話中間，心如以言挑之道：「近日敝郡遷來一個維揚名妓，喚做趙友梅，乃是天下絕色，未審尊邸無聊亦當物色否？」裴玄道：「學生亦慕其名，適纔相訪，卻值趙姬抱恙在床，竟不及一面，可謂無緣之極。」心如只是微笑，裴玄道：「足下笑而不言，卻是何意？」心如惟惟，欲言而止者三。玄詰問不已，乃答道：「彼言有病者，謬也。只因敝郡

有個錢生九畹，與友梅綢繆相愛，故不以臺從為意，而推誑辭以病耳。」裴玄道：「只恐所聞未確。」心如道：「頃因過訪，親見友梅博奕於後軒，豈敢道聽途說？只為錢某即是晚生愚徒，所以承問，而不敢即對。」裴玄大怒道：「那賊娼妓不知有幾顆頭顱，敢於哄俺！只是錢某也有耳目，豈不知蘇州有一裴生耶？乃敢妄自佔據，而欺蔑如此。俺決不能默默無言！」心如道：「偶爾談及，不意有觸尊怒，反是晚生得罪了。」言罷，即告別而去。

卻說裴玄到了次早，寫一個待生貼子，答拜心如，遂出胥門，往趙友梅家來，怒悻悻走進客座。那些豪奴悍僕不住的大呼小叫，嚇得趙鴛戰戰兢兢不敢出頭。明知有人挑唆是非，只得央生從後門而出，反向前門進去。那裴公子怒氣未絕，忽見錢生緩緩的踱進來，儀容秀雅，衣冠濟楚，也便疊容相見，揖遜而座。錢生假意問了姓名、鄉貫，裴玄亦即詢問家世。錢生道：「晚生姓錢，賤字九畹，先考錢某，與金陵王梅川老叔，鄉會俱是同年。」裴玄連忙打拱道：「原來令先尊即是錢老先生，與王梅老既係年家，便與舍下也是通家了。乃未及一通名字，罪極，罪極！」錢生道：「晚弟忝在東道主，尚未及烹飪洗盥，以享從者，罪亦不淺。但此間乃樂地也，想兄翁此來，欲從桃花扇底，以聽宛轉之歌耳。乃觀尊容，反若愠怒，何也？」裴玄道：「叵耐趙鴛，以病誑辭不肯接見，因此小弟十分著惱。」錢生道：「聞說趙姬有恙，故今日某亦便路相問，料想妓家所慕，惟在金帛，雖庸俗之士，猶不敢抗違，何況貴介如翁兄，彼惟恐邀之而不來，詎有來而辭相拒之理？此必有人不悅趙姬，故成是貝錦耳，望乞兄翁息怒。」裴玄笑道：「有人還說是吾兄鐘愛，所以避客。」錢生喟然道：「人之訛言，洵可畏也，不惟誣趙，而又無端媒孽及某，殊不知牆花路草，豈區區所能專主？自非兄翁明鑒，使晚弟幾亦開罪於門下矣。」那裴玄畢竟是北人性直，見生剖辨有理，便覺十分之怒，已去九分，然而欲見之意，必不能卻。於是友梅做裝病態，雲鬢不整，毀容易服而出，然其妖冶之姿，終不能掩。裴玄亦不住點頭稱美，喚過從者，取銀五兩，付與月兒備酒。錢生固推不肯道：「今日自然是晚弟治酌，少盡地主之情。」

有頃，酒餚畢備，方欲送席，只見鄭心如亦至。那心如此來，卻是為何？他只道裴公子有些舉動，好在內中取事，不料二人友歡若舊交，呆了一會，只得勉強與酌。是日席上，惟裴玄與生舉觴連飲，談笑自如，鄭心如酒量雖寬，反覺蹙蹙不安，面有慚色。友梅則佯推腹痛，雙眉皺綠，不發一言。酒行數巡，錢生道：「今日幸遇兄翁，不意友梅抱恙，致令賓主鬱鬱，無以盡歡。鄙意欲乞尼翁作詩一首，以紀念今日之會，家師與晚弟少不得搜索枯腸，以博大方一笑。」那裴玄雖然是個舉子，原來腹內空虛，並無半點文墨，見說做詩，口中雖勉強應道「是是」，不覺耳根漲紅，心下十分著急，乃斜靠椅上，低頭不語。錢生雖是思索詩句，忙喚紫蕭捧過文房四寶，裴玄提筆在手，移之不能下。只見面如土色，搖頭閉目，口內不絕吟哦之聲。心如也不思索，但含笑而已。生不能待，先援筆一揮而就。詩曰：翠簾窗紗竹蔭垂，流風入座展幽思。蘭亭可惜徒清詠，金谷何須羨異姿。燕子在樓名豈盼，捧心有恨姓疑施。最憐衫袖香初細，欲把霞杯勸酒遲。

錢生吟畢，先送與裴玄請教。裴玄道：「錢兄自是目牛游刃，弟輩小纜，何敢望旆。」乃援筆寫了數字，須臾又塗抹了，復寫，寫完又復塗抹，足有兩個時辰，方成四句。笑謂生道：「小弟平時做詩，也是敏捷的，不意今日多飲了幾杯，詩興便干枯了。雖不辱命，只得半篇，聊以博笑而已。」乃先送與心如看過，然後遞生，生接來視之。詩曰：

東風蕩蕩吹柳枝，詩不成來仔細思。
座上如花一塊玉，酒中不語幾番痴。

錢生朗誦一遍，假意贊道：「絕妙好詩！不減盛唐絕句，真所謂好物不須多也。」此時友梅亦忍笑不住，只得以袖掩口，假作腹痛之狀。錢生又問心如道：「先生為何輟筆？」心如道：「共探驪龍，吾子先得其珠，可謂出於藍而深於藍矣，使我何能措詠？」原來鄭心如不是不能成章，因見裴玄是個曳生之士，惟恐詩成使他抱愧，所以假託不能。明明是奉承他的意思，正是極奸極巧之處。閑話休談。且說當晚裴公子甚欲停宿，因見友梅滴酒不飲，還認是真疾，到了黃昏時分即起身回寓。友梅見他去了，方纔放心，略飲數杯，與生安寢。一夜無話。只有鄭心如回到家中快快不快，躊躇了半夜，心生一計。到次日清晨，又詣裴寓求見。裴玄道：「鄭心老請晨應臨，必有所諭。」心如道：「愚有一言，願得效忠於左右。惟恐執事訝其交淺言深，那不知者，又道是背後讒譖，是以口將言而囁嚅。然未知臺意亦欲相聞否？」裴玄急忙問道：「足下所言何謂也？」心如道：「便是那錢蘭的小畜生，雖係愚徒，其實傲氣可恨。日昨席上強逼要人做詩，無非賣弄自己學問，卻又洋洋得意，毫無師長在目。至於友梅，何嘗有疾，偏令其假扮病容以欺侮從事，使人心實覺憤憤。」玄恍然而悟道：「君言是也，我一時昏昧，被其所賣。」心如道：「此猶事小，他曾拜從在周蓼洲門下，原是東林一黨。前蓼洲被逮進京，他買舟送至無錫，作詩相贈，有『欲請上方劍，斬取佞臣頭』之句。」裴玄聽到此處，不待話完，即勃然大怒道：「那畜生如此放肆，若不殺之，何以雪我之恨？」心如道：「耳目甚近，願輕言些。」裴玄道：「我豈懼一孺子者哉！」乃與門客谷期生商議，期生道：「要處置他，亦有何難，只消把周順昌招攀為由，如此如此，他便不能夠話了。」玄大喜道：「此計甚妙。」遂寫一書，送與宗師，又進見狄撫臺，說是順昌口供，乞詳究其事。撫臺即時批下牌來：「仰蘇州府，速拘欽犯錢蘭，審明解報。」

一日清晨，錢生方在梳洗，忽見府差四個，硃筆拘提，嚇得生與友梅面面相覷，好似半青天打了一個霹靂。正是：長雖縲紲非其口，伯寮之愆如奈何。卻說李若虛自別生後，終日在館讀書，忽一日有事經過胥門，即往錢宅相探。錢貞回說「家相公到雲間訪友去了。」若虛半疑半信，怏怏而回。過了旬餘，又值便中詣問，錢貞回說如初，若虛心下狐疑，自想道：「我前日雖是語言太直，拂了他的意思，然亦是忠告善意，豈九畹以此憾我，故令閻者誑辭耶？」正在自言自語，只見崔子文疾趨而來，若虛迎住道：「崔兄何往？」了文喘息定了，方纔答說：「要去會九畹兄。」若虛道：「有何事情，吾兄這等急促？」子文道：「兄還未知，錢九畹已被宗師發下憲牌，仰學除名，頓承李正齋老師相喚，故小弟得知其詳，未審吾兄曾晤九畹否？」若虛大驚道：「小弟兩次過訪，那管門的老錢俱以松江探友為辭，今忽有此奇禍，弟與兄再去問個明白，即不然請見錢老夫人，報知此信。」子文道：「甚善！甚善！」

二人即詣錢宅，尋見老錢，老錢照前回答，子文正色道：「我二人此來非為別事，因你家相公，被宗師發牌仰學，已把前程革去，竟不知犯著何罪？為此特來相探，既不在家，煩汝通報老夫人，說我二人有事求見。」錢貞聽說，驚呆了半晌，只得吐出真情。若虛道：「既如此，我們且先會了九畹，便知分曉。」即離了錢宅，取路向趙友梅家來，未及里許，遇見紫蕭，忙問道：「相公何在？」紫蕭道：「家相公在趙友梅家，今早忽被府差拘去。到得府前，又值太爺退堂，不問情由，竟把家主下了司獄了。故家主特遣小人報知各位相公。」二人聽罷，驚得面色如土，竟不知所以得

禍之由，遂同至李若虛家下。又細問紫蕭，初至趙家，何人陪去，以後又與何人往來。紫蕭便以前後事情，細訴一遍。

子文沉思半晌方悟道：「是了，是了！那鄭心如原是衣冠禽獸，此必求謀不遂，即挑弄是非，而鼠牙挑訟，則發難於裴玄耳。」又問相公進獄，曾有使用否。紫蕭道：「家主帶去資用已匱，幸得趙娘把私蓄五六十金，凡衙門上下獄官禁卒，俱已納賄。頃小人來時，趙娘親到獄中探望。」若虛歡道：「妙！女有情，亦不易得。」又謂紫蕭道：「汝未可回去報知老夫人，俟我等會了陸相公，另有區畫。爾且再去獄前，會著錢吉，察探消息何如，即來回復。」紫蕭應諾而去，二子正在商議間，陸希雲已到，畢竟陸生來有何議論？果能救得錢生否，姑俟下回解說。

第五回 蠹頭顱在尋風月

詩曰：

相見無日期，相思幾時歇？

羅帳不同歡，紗窗空待月。

過船決不抱琵琶，誰言婦性如楊花。

君不見，趙娘一諾重丘山，至今貞操令人誇。

話說陸希雲一到，崔、李即問道：「兄亦知九畹被陷之事麼？」希雲道：「頃聞自紫蕭，弟即往府前偵察，原來是裴蘇州為著友梅之故，恨及九畹，故提出蔘老口供，面見撫臺，撫臺即著太尊究問。第恐中禍已深，卒難排解，二君何以策之？」

子文攘臂而起道：「既在同盟。便宜赴湯蹈火，以急其難，若逡巡畏縮，首鼠兩端，非丈夫也。」若虛道：「弟聞中丞公與白下王梅川是同年同門，今梅川亦在魏家門下，與老裴至厚，意欲煩希雲到彼一往，倘求得王太常一書，則事當冰解。」希雲即起身作別道：「小弟今晚便行，只是在城事體，兩兄須要主意。」若虛道：「兄自做兄的事，弟輩自做弟輩的事。」希雲既去，子文道：「弟亦別兄返舍，即遣小價報知合社朋友，兄於今晚亦須寫好公呈二紙，明日辰時，俱在府前相會，一齊進去求懇府尊。」若虛道：「既如此，弟當約了舍侄輩。明晨准在府前候兄。」

原來錢九畹時望甚偉，兼以李、崔首倡，不論府學縣學，相知不相知，到了次早，在城秀才，無不畢集，約有二百餘人，乃進見陳太尊。太尊推託上臺批發，本府不充專主。眾人又一齊去求稟狄撫臺。撫臺看了公呈，不肯批准，子文挺身向前道：「生員錢蘭，力學好古，士行無玷，今乃以莫須有之事，而羅織以不可測之罪，致使眾論噓噓，莫不切齒不平，伏乞祖臺為朝廷惜士，超豁無辜，恩均覆載。」撫臺道：「錢生既係冤誣，日後自當寬宥，爾諸生何須群吁？」子文道：「昔孟軻有云：『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況今無罪而陷士？某等實切寒心，豈能袖手旁觀、不發一言，以彰公道？」狄撫臺見眾論曉曉不已，厲聲道：「錢蘭既到官，其曲直自在官矣，諸生何必強辨，以取抗法之罪？獨不見顏佩韋之事乎？」若虛道：「前時蔘州被逮，猶奉聖旨，況擊苑官旗，故佩韋不免於難耳。若今日之事，惟在祖臺犀照，便徹覆盆，況生員等既為公舉，雖碎首殞身，有所不畏，又安知以佩韋為鑒乎？」撫臺見眾論不屈，只得准了公呈。子文等遂叩謝而出，復向眾朋友一致謝畢，自與若虛到司獄，問慰錢生，不消細話。

再說鄭心如探知錢生入獄，十分中意，乃以探信為由，直至獄中，對著錢生道：「賢弟無辜被陷，惜我綿力，不能代控奇冤，然觀裴孝廉之意，不止為那友梅，因聞賢弟家道殷實，故有此舉。目今若得三百金送他，在我身上，足保無事。」錢生嘆道：「身陷獄中，家母處尚無消息，又何從措辦此銀？」心如知事不諧，即往趙家說友梅道：「錢老夫人，以誘惑恨卿，裴公子復以裝病見罪，裴之勢焰，卿所知也。若能與我三十金，則我以二十兩，密賂裴之門客谷期生，方免不測之禍。其十金，則以委囑錢之僮僕，庶無驅逐之憂。不爾，則禍不旋踵而至矣。」友梅知其設心誑騙，乃謝道：「承君雅念，為妾深謀，第妾自錢郎被獄，方寸已失，惟冀彼之速脫，又何暇慮及於斯？」心如乃艱然而出，於中路遇著賣花婦梅三姐，鄭向所狎熟也，因詢其何往，梅三姐道：「偶進胥門耳。」心如道：「胥門內錢秀才，被妓女趙友梅局騙不遂，暗唆裴公子訟於都堂，都堂即著本府拘審，今監禁在司獄司，已一月餘矣。汝經來其家，曾知之否？」梅三姐大駭道：「十一相公自在虎丘讀書，哪有此話？」心如道：「千真萬真，我豈戲言？」梅三姐一聞此信，進得胥門，如飛的走入錢宅，報與老夫人知道。

原來錢生在獄中三十九日，那錢貞每日雖到獄中訊候，卻瞞著老夫人，家中大小雖或相聞，俱被老錢致囑，兼以未知的確，亦不敢輕易亂傳。不料那日梅三姐卻把鄭心如所說，備細說出，嚇得老夫人冷汗淋漓，半日不能開口，急忙喚進錢貞詰問。錢貞不能隱匿，只得支吾說：「初去時，俱是鄭心如誘引，以後惹禍之由，老奴尚未知其詳。」

老夫人便把錢貞痛罵了一場，卻又放聲大哭，秋煙姐在旁在也不住淚如雨點。梅三姐與繡琴諸婢，俱來勸慰。老夫人收淚，向梅三姐殷勤致謝。又喚過錢貞道：「先老爺在日，待汝不薄，及臨沒之時又再三囑託『撫我佳兒』。今乃通同誘引，釀此奇禍，倘幼主少有差失，雖碎割汝肉，不足以償我之恨！」錢貞亦低頭含泣，夫人又道：「別樣官事，亦不足為慮，豈不聞炎上之勢，雖楊左諸君，猶陷於羅網，而況於孤兒寡婦乎？吾且問你經今月餘，只管彌縫不露，將幼主沉於獄底，作何了局？」錢貞道：「皆賴崔、李二相公出冤揭，動公呈。若奶奶要知端的，除非請來一問。」老夫人即著人去請崔、李，又以禍起於趙友梅，便著錢貞喚集僮僕一十餘人，直到趙家??鬧。那些家僮巴不得有事，奉了主母之命，少不得哄然蜂擁而去，不題。

卻說崔李請到，坐在前廳，老夫人於屏後致謝扶救之力，並問事體若何。崔李便將前後事情，備說一番。因賀道：「恭喜佳郎公出獄，只等撫臺病痊，即日無事。但細查禍之所起，皆出於鄭心如，俟九畹事平，晚侄輩還要約齊同社，鳴鼓而攻之。」老夫人道：「此皆不肖子自貽伊戚，兼老身失教之故，於心如如何尤？」遂具酒飯款待。二子略飲數杯，即辭謝而去。

原來錢生得脫狴犴，因請客賈文華。前在趙家陪飲之後，生贈以數金，賈甚德之，其後賈與裴玄，一面即契，留在寓中。一日閑話，偶及友梅之事，賈文華為生辨剖甚悉，且言疏財好友，做人溫裕謙恭，亦茲不曾拜從蔘洲門下。玄聞之，頗悔輕信心如。又值崔子文私賂門客谷期生，期生乘間屢白其冤，於是玄有寬釋之念矣。天何希雲求得王梅川書

至，書中剖悉諄諄，詞音懇切，玄乃致書扶臺，令其宥放。不料生之厄運未滿，狄撫臺忽然患病匝旬，及至發牌仰府時，又多了十餘日。

錢生既釋，崔、李、陸三子，俟立於道左，相見之際，悲喜交集，屈指在獄日期，恰好四十九日。忽想起梅山之言，喟然而嘆道：「梅山老人，信神人也。」三子亦各嗟異而別。

須臾抵家，老夫人預置一杖，俟生歸，當撻之數十，及見生容顏憔悴，手軟不能杖下，惟跪而責之道：「爾母德涼，雖不能比數於三遷、畫荻之訓，然亦費了多少辛勤，冀汝成立，乃不能守身如三，而幾啖虎口。雖爾之自作自受，其何以衍宗祧而慰垂白之母乎？」夫人說至此，不覺涕淚交下，錢生亦嗚咽不能對。既而夫人又謂生道：「汝之被禍，皆因含沙所謝，今雖幸免，恐斯人尚不肯忘情於汝。金陵范闇然，汝父同年也，其夫人蘇氏，與我恩若嫡親姊妹。日前曾有書來，備說謫官在家。我今晚寫下回書，汝明日即往南京，一則省慰年伯，一則在彼攻書，明年鄉試，若不得一第，休來見我！」生惟惟受命。

至夜，歸房，秋煙潛來話別，泣謂生道：「自承愛倖，便已身懷六甲，今官人遠行，歸期未卜，倘後來生下，或男或女，夫人疑妾外私，而不肯相信，奈何？」錢生乃取羅帕，題詩一絕，留與秋煙為證。詩曰：

瑞葉熊羆夢已通，海棠曾記試春風。
欲知別後相思處，只在秋林煙影中。

是夜，即留秋煙同寢。至曉，遣人密約友梅，欲與舟中一會，不料友梅遷去已久。錢生得報，愴然不樂，只得往請同社作謝，然後起程。恰值崔、李、陸三人俱至，言起金陵之往，皆扼腕不怡。將行，老夫人又握手叮嚀道：「竹林之下，願汝相親；綺陌之塵，慎勿再踐。還有一件，那王太常，雖係年家，他近在寺人蔭下，更宜絕跡。」時桂子、紅葉諸婢俱隨著老夫人送出，獨有秋煙泫然欲泣，惟恐夫人審問，先掩袂而歸。崔、李、陸買舟送過無錫，然後作別。正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客情。且把錢生按下不題，再表趙友梅。自從錢生繫獄，情思恍惚，寢食俱忘，每每問卜求籤，更以釵珥施於佛寺，祈生免禍。那一日，忽值錢老夫人差人喧鬧了一場，趙月兒不勝氣苦，又恐裴公子要來尋事，自想安身不牢，即忙僱了船隻，一直遷到杭州。租一所園房居住，在明聖湖邊，岳王墳之左，正當山水勝處，餘曾有《西湖十詠》，附錄為證。詩曰：

路入西泠照曙霞，氤氳香霧覆晴沙。孤山月落鐘初歇，古埠煙迷柳半遮。芳草欲逐游子騎，好風將送泛湖槎。綠窗猶擁鴛鴦臥，簾外聲聲喚賣花。——右《蘇堤春曉》 嫋嫋隨風萬縷輕，搖空似浪暗藏鶯。只緣夢綠嬌翻舌，豈為啼紅巧弄聲。畫舫能傾游客耳，香閨解動美人情。最愁春暮花如雪，老卻歌喉懶不鳴。——右《柳浪聞鶯》 涼飆滿院麥秋天，歷亂荷開照水妍。治袖翻紅吳苑女，舞衣剪翠蕊珠仙。花心瀉露清銷暑，葉底披襟小泊船。一陣艷香心已醉，夕陽幾處送繁弦。——右《曲院荷風》 曲港花蔭間柳蔭，漣澗拍岸水深深。有時戲藻金梭擲，忽地吹波玉尺沉。貪餌恐為漁父釣，穿蘋應避鷺鷥淳。非魚雖不知其樂，跳躍悠然足會心。——右《花港觀魚》 嶙峋對立直凌空，南北巍峨勢並雄。玉柱全撐青靄表，蓮花共透白雲中。月明黛色垂千仞，雨後嵐光積萬重。安得躋攀最高頂，掃開浮翳擁蒼穹。——右《兩峰插雲》 幽然夜色渚煙收，渺渺湖光漾碧流。錯落培涵三個影，空明月涌一輪秋。纖雲已逐金風掃，燈火遙連玉宇浮。我欲扣舷歌古調，波心只恐老龍愁。——右《三潭印月》 塔影亭亭掛夕暉，小廬取次掩紫扉。一峰紫翠煙容達，列壑蒼黃樹色微。鳥宿亂隨浮靄去，馬嘶爭惹落花飛。笙歌半在南山路，多少游人帶醉歸。——右《雷峰夕照》 雲深古剎隱南屏，向夕蒲牢遞遠音。催散玉樓歌舞宴，驚醒客邸利名心。疏聲過嶺天邊落，清響隨風月下沉。促得山僧歸去急，獨攜藜杖上遙岑。——右《南屏晚鐘》 萬頃澄波一派秋，冰蟾皎潔印中流。風來鷺嶺天香遠，雲散銀河兔影悠。寒照兩峰嵐翠重，光生千里柳煙收。扣舷朗詠詠仙賦，直欲憑虛到玉樓。——右《平湖秋月》 一道修梁跨水隈，銀沙十里映樓臺。疏林似剩瓊花片，荒蕪疑飛鷺羽來。晴日乍溶新水漲，曉風已捲凍雲開。如何策蹇堤邊望，半是尋詩半探梅。——右《斷橋殘雪》

說這武林洵為山水名區，只因趙友梅心在錢生，哪有情懷賞玩，每日間，禁不住兩行珠淚，丟下一片愁腸，不覺香銷粉悴，非復疇昔之花容月貌矣。到得旬餘，便引動了闔寡門的清士，耽風月的狂童，怎奈友梅不言不笑，並沒有一點溫存意態，所以來的俱含愠而去。本郡有一個宦家之子，姓胡，字伯雅，為人痴頑不韻，人都稱為憨公子，也慕友梅之名，同一個門客，喚做常不欺，特來相訪。友梅關了房門，不肯接見。趙鴛貪他是個宦家，逼勒數次，只得出來相會。憨公子目不轉睛，看了又看，不住的贊道：「妙妙妙，佳佳佳！」常不欺道：「從來佳麗出在揚州，今見趙娘，果然名稱其實。」憨公子默坐了一會，忽然問道：「我小弟幼時，嘗聞家祖先尚書說，揚州有一個名妓，叫做李端端。今友老也是揚州人，可曾相熟麼？」友梅不睬。常不欺便插口道：「說起那李端端，真個美貌非常，前年在下曾到揚州去，與他相好之極。」

趙月兒在內，只聞二人敘話，並不見友梅接口，惟恐憨公子不悅，忙出來寒溫道：「拙女只因病後，故懶於言笑，大爺何不與常老爹擺那棋枰，決一個勝負？」憨公子遂與常不欺對局，不欺一連伴輸了五六盤。憨公子道：「我的棋，比你何如？」不欺道：「大爺這樣妙棋，不要說在下不敢爭先，便走遍了杭州府，也尋不出一個敵手。」憨公子拍手大笑，整棋再著，常不欺又詐敗了兩局。值酒銷已備，擺列出來，憨公子把杯相勸道：「酒是引興之物，乞趙娘多飲幾杯，助助興兒。」友梅低了頭，只不做聲。憨公子道：「我們此來，無非取樂而已，若友梅這樣敷衍而避焉，請勿復敢見矣。」不欺道：「畢竟是纔人之口，話出來，庶不郁郁乎文哉！」二人且說且飲，只有友梅，不勝慚慚，長嘆了一聲，不覺掉下幾點淚來。憨公子怒道：「一人向隅，滿座不樂，這也可厭之極，可厭之極！」即便站起身來，拖了不欺就走。不欺曰：「大爺既不耐煩，不如到吳山腳下，李一娘家裏去罷。」憨公子點頭道：「有理、有理」。遂不終席而去。等得趙鴛出來挽留，去已久矣。你道友梅為何不懼趙鴛，這等自由自主？只因生性聰明，那趙月兒愛惜如親生之

女，自十四以至十六，三載之間，所獲纏頭，已不下千金，故月兒不加詞責，惟冀其改情易慮，其如萬般苦勸、委曲開陳，而友梅之心，不可轉也。當晚愍公子不別而去，氣得月兒面皮紫漲，忍耐不住，便大怒道：「你這賊淫婦，原不受人抬舉，你到我家，雖已識得幾個字兒，我卻用了無限心機，把那書、畫、棋、琴，件件教會。寒時便怕你冷，夏天便憂你熱，把你受惜如掌上之珍。這是為何？無非要你興旺門頭，使我暮年安享，誰料，一見那錢十一的小冤家，便把魂靈兒落在他身上，終日價不情不緒，沒心沒想。只恐你有他心，他無你意。他是仕宦人家，少什麼金釵十二，要與他圖做夫妻，你也忒妄想了。你愛他有貌，我看他瘦削臉兒，也不能賽過二郎神。你羨他有纔，只會做幾句歪詩，也不能比那七步曹子建。況今生在獄中，犯了裴公子之怒，生死未卜，你還要時刻掛念，只怕你害了失心瘋的病了。不要說在蘇費用，即遷到臨安，每日買柴糴米，難道是天上落下來的？我們開個門頭，一日無客，一日不活，天幸來了這個愍公子，你又不瞅不睬，使他含怒而去，怎不氣死我老娘也！」

月兒話到此處，轉氣得手腳冰冷，直僵僵挺在椅上，只管喘息。停了一會兒，又道：「你這賤人，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若從良是件美事，我做娘的亦不遲至今日了。只因有了丈夫，便要被他拘束，何如春風秋月，散誕自由。若富足之家猶可，設或花費無窮而家私有限，吃的是葷鹽，穿的是布素，又何如飫珍羞之味、服羅紈之衣？這還是一夫一婦，若不幸而做了那七大八，動不動被正妻藉辱，罵是娼根賤妓，其苦更有不可勝言者。況男子漢心腸最狠。始初恩愛，果然似漆如膠，到得後來別戀了新歡，便把你撇在腦後，那時節進退兩難，噬臍何及！怎熬得那清宵寂寞，永晝淒淒？倒不如今日憑你看中那個俊俏郎君，和他相處幾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其苦樂又不啻天壤之隔也。汝乃聰明人，亦何俟叨叨細說，只要你依了我，萬事全休，稍有不然，汝認得我皮鞭麼？」友梅泣道：「兒聞人多矣，其纔情具足，未有如錢郎者，故一言已訂，雖九殞無悔，惟乞母親垂憐其意，不致深訶，則沾德無涯，而報恩有日。」月兒微微冷笑道：「好個自在話兒，我也不與你長舌廣說，只問你依也不依？」友梅瞪目應道：「一言已決，何必再問！」月兒不勝忿怒，乃以皮鞭，自肩至脛，撻至五六十，可憐潔白肌膚，寸寸皆青，損傷之處，血流如注。友梅惟哀聲呼痛而已，卻絕不改口。月兒再要打時，見他遍體皆傷，無處下手，只得假放手道：「今且饒你去細想，明日若還不知悔悟，我肯饒你，只恐皮鞭也不肯饒你！」因叫侍女勞英，扶她去睡。

友梅到了房中，睡在床上，千思萬想道：「錢郎不知生死，冤家又苦苦相逼，你看這樣光景，料不能留得此身與錢郎會合，倒不如拼著一死，以報錢郎罷了。」捱到人盡睡熟，竟取了一條長汗巾，懸梁自縊。不知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說。

第六回 有心人巧竊花枝

詩曰：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床上鏤金箱。卻說友梅命不該絕，恰值侍女芳英起來小便，此時殘燈尚明，於燈影之下，忽見友梅似打秋千的，高掛在梁，嚇得魂不附體，登時狂喊。那趙月兒在夢中驚覺，也不及披衣，赤身來救，即忙解巾放下，四肢雖冷，胸額猶溫。乃與芳英大聲呼喚，徐以姜湯灌進。直至二更，方纔甦醒，開眼一看，即轉身向裏。月兒愈恚道：「汝以死嚇我，我偏不怕。」連叫取那皮鞭來，友梅微嘆道：「死尚不惜，又何懼乎皮鞭？」月兒雖說，見其肌肉皆傷，亦不敢下手。既而友梅長號一聲，仍復量去。急得月兒又連聲呼叫，移時而醒，乃泣道：「兒自幼雖蒙恩育，數年以來，所獲金帛，亦足以償母矣。薄命之軀，惟求速死，卻又頻頻喚轉，何必相苦如此耶？」月兒亦無可奈何，只得回嗔作喜，溫言勸慰。

到了清晨，轉覺身熱如火，昏昏沉沉，口中呻吟不絕，進以茶湯，即時嘔出，月兒自悔發怒之暴，心下著忙，於是延醫看視，親奉湯藥。將及半月，病雖稍可，奈容顏日漸羸瘦，月兒恐有不起，乃與之道：「昨有人自姑蘇來，言錢郎已脫桎梏，汝宜放寬心胸，以圖相會，今後惟汝是依，吾不強汝。」友梅聞說，信以為然，不覺心境頓舒，飲食稍進，又將半月，方得平愈如初。

且說錢塘門外，有一開鹽肆的姓程，名必孚，表字信之，原係徽州府休寧縣人氏，自祖上移居虎林，已五世矣，年方二十，家累千金，娶妻林氏，姿色平平，而妒悍異常。必孚年少，頗狎昵於花街柳巷。一日偶經岳廟，聞人說道：「張家園內住的趙友梅，維揚名妓也。」必孚聞之，心動神飛，即時過訪。時友梅病體已痊，豐艷如舊，聞有客來，即掩房深匿。月兒出來接見，留坐待茶，必孚殷勤露其來意，月兒嘆道：「只怕程君無緣。」必孚愕然道：「小可但慕芳姿，不惜財帛，孰意老娘這般見棄，卻是為何？」月兒乃以誓嫁錢生一事，細細訴說。必孚聽了，悵然自失者久之，乃道：「既如此，某亦不敢相強，惟獲一面，鄙願足矣。」月兒進內，曲勸至三，友梅閉了房門，終不肯出。必孚因以厚贈啖月兒，月兒凝思良久道：「翌日午前，妾與之博奕於廳下，君聽棋聲，即悄然闖進，我便擁持於後，不容趨避，則足以飽君之目矣。」必孚大喜，復諄諄然相約而別。

至次日飯後，友梅不知其故，果與月兒對局於前廡，俄而程生自外趨入，友梅急欲避時，已被月兒雙手推住，面面至足，被程生看個仔細。因以挾持而見，雙臉斷紅，泫然欲淚，其怨恨之容，轉覺可憐。此時程生，神情飄漾，頃刻難持，正欲向前作揖，友梅已用力掙脫，翩然而逝矣。必孚莫能再睹，惘惘而歸，懷念之殷，幾忘寢食。有汪生者，諱見昌，亦徽州郡籍，入泮於錢塘，必孚之表叔也。偶於途中相遇，汪生深詳其銷瘦，程以實告，且言姿色之美，目所未睹者。汪生乃歷舉在杭名妓以擬之，皆曰非其倫。時有薛素素者，名重東吳，汪生又舉以為？，必孚搖首道：「亦不如也。」汪生駭然道：「天下信有如此絕色，雖西子王嬙，不足數矣。然彼既有屬意之人，吾任作單相思，亦復何益？」必孚道：「侄有別墅，在涌金門外，意欲圖為側室，不知以後如何？」汪生道：「婦人水性，既歸吾侄，諒無終拒之理。只恐趙縲索價太高，吾當效張儀，為子作說客，可乎？」必孚道：「倘獲事成，侄以三十金為壽。」汪生遂欣然別去。

逾數日，即詣張園，向月兒備述其意，月兒正萌脫卸之念，惟恐不成，止索銀二百兩。汪生歸告必孚，必孚欣然領諾，於是擇吉成交。至期，月兒謬謂友梅道：「我與你自到臨安忽已數月矣，坐吃山空，終非久計，意欲返轉姑蘇，只不知錢郎果然脫獄否，又不知汝之姻事若何？吾聞開聖籤，靈應如響，且去此不遠，曷往祈諸？」友梅不知是計，果即梳妝登轎，轎夫先已受囑，遂由小路，直往涌金門別墅。必孚預備酒餼蔬果，焚香燃燭以俟，更覓一能言孫媪，以便臨時勸慰。俄而肩輿已至，友梅出轎進門，抬頭一看，並非廟宇，只見燭火煌煌，大驚道：「爾輩何人，輒敢哄我至

此？」程生自內趨出，深深揖道：「多承尊堂厚情，已將娘子嫁於程某。豈娘子有所未知耶？」友梅大怒道：「妾自有夫，君豈無婦？若依舊送歸則罷，否則吾以頸血濺爾之衣矣！」孫嫗笑勸而之道：「趙鴛不仁，豈能遂娘所欲？」今程大爺真實君子也，允與不允，悉憑主裁，倘有商議，不妨緩為之計，何必以彼為歸，而視此如仇哉？」友梅沉吟了半晌，乃道：「既要留我在此，必須臥不同床，坐不同席，他日一遇錢郎，即便相從而去。計爾所費，加倍奉償，並不許異言推阻。」必孚聽其言辭剛勁，不能指語，惟鞠躬惟惟而已。夫妓以色事人者也，且又程生年甫妙齡，家非窮乏，乃立志不移，貞行皎皎，雖傳說所稱揚媚李娃者，何以加焉？友梅自歸程之別業，因防衛甚謹，兼以利刀佩於腰間，遂使必孚不能相犯。然以錢生急難相會，愁心日益，珠淚時零，往往調玉軫以寄悲，託貞松而詠志。所作詩詞，不能備載，姑錄其《碧芙蓉》詞一闕。詞曰：晚雨浥梧桐，催起恹恹，一聲啼鳥。別鶴雖彈，此曲誰能曉。西湖水與淚爭流，兩峰雲比愁還少。花枝有主，寄語東風不空相繞。西樓閑倚遍，難禁入夜清悄。咫尺姑蘇，夢也如何。杏雨能夠幾夜歡娛，拾得來千回煩惱。重門深閉，憑誰寄信，相思宿債應難了。

忽一日，與婢女輕紅，倚門閑立。只見一個相面先生，生得形容秀異，修髯如雪，頭戴方巾，身穿一領醬色布袍，手腕掛一面小紙牌，牌上寫道：「五錢一相。」從門首向東而去。友梅暗想：「此人一表非凡，且相價甚高，必非尋常相士」。急令輕紅，向前相請。那先生即隨著輕紅，走進草堂。友梅深深的道了萬福道：「賤妾鼠目獐頭，敢辱先生神鑒。」先生道：「老夫相人別有奇術，不比那走方的相士，走把達摩相訣與那麻衣相法中幾句話話胡亂哄人，只是一味直講，娘子休要見怪。」友梅道：「但求直言為妙。」那先生即令友梅立正了，自上至下凝神細看，又把雙指輪了一回，乃道：「娘子十歲以前，安穩無事，不消細說。單講十歲這一年，就該令尊令堂一齊見背，從此蕭牆生難，離棄祖基，陷身羅網。今年貴庚十幾歲了？」友梅道：「妾是辛亥生的，今年一十六歲。」先生又將十指輪了一回，躑躅而起道：「恭喜！恭喜！目下就有異人提拔，雖不能做個正室，也是一位三品夫人。」友梅道：「賤妾運蹇，悉如先生所論，一句不差。若云命有貴夫，現今身居坑坎，死亡只在旦夕，先生休要見謔。」先生道：「老夫據相直談，安肯戲言失實？」友梅道：「妾是維揚人，細聽先生口氣，亦像揚州，敢問尊姓大名？」先生道：「老夫果是鳳陽人氏，浪游江湖，棄姓埋名已久，賤號只叫做梅山老人。」友梅忽然想起，錢郎曾說，有個梅山神相，莫非即是此翁？便問道：「春間在蘇州玄妙觀中，有一位梅山長者，可是先生否？」梅山道：「即是老夫，娘子何以曉得？」友梅道：「不瞞先生，妾實淪身青樓，與姑蘇錢中丞之子錢蘭有伉儷之約，彼時錢郎曾經相遇，故賤妾得知實號，不意今日天幸相逢，並乞先生一言指示，妾與錢郎果有重會之日否？」梅山道：「只憑一點貞心，自然鬼神呵護，命合有期，不須疑問。」言罷即欲起身，友梅慌忙挽住，雙膝跪下道：「妾身雖脫勾欄，仍罹機檻，每為狂且所逼，度日如年。自非先生闡破迷途，一言垂救，莫道斷釵重接，能諧琴瑟之和，只怕環珮空歸，難結鴛鴦之緣。」梅山道：「老夫四海為家，一身流寓，有何異能，脫子於厄？」友梅涕淚滂沱，牽衣不放，梅山亦覺淒然，乃安慰道：「子不須掉淚，我有一故人，幸亦雲蹤暫寄於此，他是英雄劍俠，專肯濟困扶危，與錢秀才也有一面之契，我去為子懇求，諒他必能赤手相扶，只在八月十五，二更時分，子其端坐以俟。」友梅便斂在再拜，拔下金釵為謝。梅山堅辭不受，揮手而去。友梅深幸得遇梅山，然以二更之約，猶疑信相半。忽見一人推簾進來，視之，乃孫嫗也。友梅笑迎道：「孫老娘此來，莫非又作說客耶？」孫嫗道：「非也，恐娘廓處無聊，特來閑語耳。」於是坐談良久，嫗即從容諷道：「老身豈敢為程郎游說，特以娘終身之事籌之，莫若順從為便。假使程郎蕭然四壁，家無擔石之儲，則不敢勸。即使家有金穴，而春秋已富，或貌甚不揚，則亦不敢勸。即使富家矣，年少而容美矣，然娘是明媒正娶，不幸而做了斷釵破鏡，乃守節不移，此是綱常倫禮之正，則又不敢勸。今聞錢公子不過是一言之私訂，反不若程郎有二百金之聘儀，即思錢之情重，然以程郎待娘何如？至其家月餘，未嘗聞用強凌逼，每每市綾羅，購珠玉，委曲以奉娘歡，其情情眷眷，又何深也。若娘堅執不從，萬一程郎怨恨，將娘另嫁一個蠢劣兇惡之徒，那時節又怎能保全貞操？此是老身藥石之言，惟娘三思，勿貽後悔。」友梅謝道：「仰尊厚情，妾當銘骨不朽，若要土梗盟言，改弦易操，雖使儀行復生，吾志斷不能回矣。」孫嫗乃不悅而退。

無何已屆中秋，程生暗地著人將菱藕芡實，兼灸鵝火肉、鮮魚月餅之類，陸續送來。將晚又著人送至湖白酒四甌。友梅以葷餚酒，一半賞與著房夫婦，一半饋於孫嫗，自己只吃藕菱芡，烹茶而啜。是夜萬里長空，毫無片雲遮絮，俄焉推起一輪皎月，清光如畫。其杭城賞月之盛，真是家家弦管，戶戶笙歌。只有友梅凝妝靜坐，作《風吹柳》一章，寓意以謝程生。詩曰：

灼灼園中花，詎無桃李姿。
好風是何意，偏吹楊柳枝。
相扶固雲陋，貞信恆自持。
莫怨柳情薄，只因風吹遲。
願為華陰雀，銜環報恩私。

友梅將素帕一方，題詩方訖，忽聞譙樓已打二更，四壁悄然，只有風聲唧唧。友梅嘆道：「梅山之言謬矣。」俄而窗外一聲桐響，仰首視之，則見一人立於庭下，頭戴氈笠，身穿箭衣，年可四十，形軀秀偉，進前謂友梅道：「俺承梅山之託，特來相救，玉漏已半，幸勿遷延。」友梅且驚且喜，忽搖手令其勿言，低聲應道：「有守房夫婦，寢於外廂，倘被知覺，反為不美。」那人便不開口，背了友梅，逾垣而出。其步履如飛，瞬息之間，到了一個宅宇。

原來那人即在昭慶寺東、賣雨傘的張仰坡隔壁，賃一所廳房作寓。友梅方進儀門，遙見堂上，列炬輝煌，丫環五六，簇擁著兩個美姬，出來迎接。友梅見有內室方纔放心，那人進去，換了方巾出來，重與友梅施禮。友梅再拜而謝道：「小妾不幸，陷身匪類，仰承君子，仗義相扶，使妾得與錢郎重遇，現出二天。願聞高姓大名，以便鑲之心骨。」那人答道：「俺有姓無名，人但呼為申屠丈，曩與錢郎在虎丘梅花樓上，曾會識荊。昨晤梅山兄，備悉趙娘貞操卓然，俠俺不勝欽敬。至於移花接柳，匡難除兇，乃區區恆事耳，何足沾齒？」言畢，即令擺列筵席，款待友梅。申屠丈自到後房飲酒，只留二姬陪酌。既而斗轉參橫，將次雞鳴而息。次日，梅山老人亦來探望，友梅慌忙出謝。申屠丈因從容問道：「趙娘貞行，雖已略知一二，其與錢郎聚散始末，尚乞賜聞。」友梅便把前後事情，詳細說了一遍。申屠丈聽罷，拍案大怒道：「裴玄那廝，危於朝露，也不必說了。至於趙鴛不仁，若不殺之，難消此恨。」友梅道：「趙母恩養數年，亦不足怪，惟恨惡叔宋鈞，將奴哄賣為娼，以致受諸荼毒，真堪痛入骨髓。」申屠丈便問：「宋鈞今在何處？」友梅道：「住在廣陵新城，因做人兇狠，人都稱為宋黑虎。」申屠丈即喚：「真真兒何在？」喚聲未絕，忽見一人，立在階下，身長七尺，腰闊數圍，鳳目彪形，黃須黑臉，向前應聲答道：「主公有何鈞諭？」申屠丈道：「今有廣陵宋

鈞，為人殘暴殄義，與爾七首，為我速取頭來。」真真兒應了一聲，霎時不見。申屠丈悄悄謂梅山道：「中原賊星甚熾，將來國祚傾危，道兄夜瞻乾象，亦卜其數之遠近否？」梅山道：「只在二十年內，天下便當鼎沸，所恨老夫年邁，不及見君輩匡時之略矣。」

二人閑話，未及兩個時辰，真真兒已回，手提一顆人頭，鮮血淋漓，擲於階上。申屠丈令友梅向前識認，友梅舉目一觀，嚇得魂驚心悸，移時不能開口，只把頭點。申屠丈向葫蘆內，取藥一丸，傅在頭上，頃刻化為清水。因謂友梅道：「我這真真兒，一日一夜能行萬里，俺令他把天下無義漢子，共誅了四十九人，連今日宋鈞，湊成五十。」友梅聞說，心益竦然，即斂衽致謝道：「妾承二位洪恩，既拯於陷溺，復雪其大仇，但妾在此攪擾不安，倘即送往姑蘇，早晚得與錢郎相會，尤為恩便，沒齒難忘。」申屠丈笑道：「趙娘不須性急，那錢郎雖脫囹圄，已被夫人遣往白下，只在冬初更有一場大難。俺今訪友燕京，即於便路解救。子留敝寓，自有二妾奉陪。兼以梅山在邇，雖使程生追究，足保無虞。」友梅遂不敢再言，申屠丈忙令左右置酒話別。既而半酣，二姬共聯一絕，以當驪歌。詩曰：陰雨丹楓晚送君，休將別淚染榴裙。一聲清肅卻何處，鶴背俄驚萬里雲。

二姬吟畢，申屠丈斟滿巨杯，送與梅山，自亦立飲二爵，遂與友梅相別。梅山亦便起身送出。要知友梅與生，何時方會。

申屠丈此去，如何救難，且待下回，便知分曉。

第七回 傳情錦字為憐纔

詞曰：香閨深掩暮雲低，家在鳳城西，好風吹起相思夢，因簫史，弄玉心迷。潛出秀幃一面，暗將錦字重題。怨歸心去逐鷓鴣啼，才子為情羈。客中未及明珠聘，意惆悵，幾度沾衣。菡萏花須並蒂，鴛鴦鳥詎孤栖。右詞寄《風入松》卻說錢生，自在無錫與崔、李、陸三子分袂，帶了紫蕭，向前進發，一路淒淒涼涼，想起友梅，恩愛方深，忽被一場橫禍，以致兩下分離，又苦又恨，每每對月長吁，臨風墮淚。過了數日，方抵金陵。因天晚不及入城，即向客寓過宿。次日咨訪店主，知范太守住在聚寶門內大街，令紫蕭算還飯錢，沿路問至范宅。只見室宇蕭然，門可羅雀，那管門的，詢知蘇州錢公子，不敢怠緩，即忙請入前廳，一面著人進內通報。錢生徘徊細看，果然收拾精雅，中間掛一幅孫雪居寫的《山陰訪戴圖》，上有一匾，是「芝秀堂」三字，乃雲間董玄宰先生題贈。瞻玩未完，范公已整衣出見。錢生以年侄，不敢當客禮，再三謙遜而坐。范公見生舉止安徐，儀容秀韶，心下十分愛重。寒暄方畢，又將家事一一細問。錢生言辭敏瞻，應答如流，范公益肅然起敬道：「憶自令先尊仙逝，老夫清酒臨吊，一見賢侄，不覺倏又長成如此，洵乃宗廟瑚璉，奚啻謝家玉樹。」錢生道：「老年伯宏猷碩望，正宜股肱明廷，何乃急流勇退，以尋竹塢花坪之樂？侄恐太傅不起，其如蒼生何？」范公道：「老夫蹇材拙運，故歷官二十年，僅至郡守，若再貪戀雞肋，豈不為鄧禹笑人？況西河抱戚，老淚幾枯，益覺紫霞念長，紅塵計短矣。」錢生喚過紫蕭，取出回書，雙手遞上。范公亦即傳命，請出夫人相見。

少頃，蘇老夫人出來相會，錢生備致老母謹候之意。夫人亦殷殷致問起居，拆開回書，與范公看畢，范公欣然而笑道：「若得賢侄在此下帷，使老夫朝夕得聆珠玉，尤為深幸。」於是置酒款待，延生進內，飲於凝芳閣中，夫人亦出來陪敘，命侍女紅蕖行酒。錢生偷眼視之，輕霞暈頰，秀髮齊眉，也有幾分姿色，想起秋煙，不覺情意淒其，幾欲淚下。范公酒量甚寬，見生能飲，其興益豪，乃以巨觥對酌，直至更闌，痛醉而散。即以閣之東廂，為生寢室。方生飲酒時，見繡簾邊，雲鬢半露，嬌艷非常，時來窺覷，錢生意是公之騰，及歸房。紅蕖以茶捧至，因以訊之。紅蕖道：「此乃小姐珠娘也。」錢生又問芳春幾何？答道：「十七。」復問受聘未，紅蕖搖首含笑而去。錢生既已醺酩，又值心緒不佳，漸覺酒涌上來，和衣睡倒。俄而紅蕖復至，喚醒生道：「小姐恐郎君酒後口干，特奉涼瓜以沁喉吻。」生笑謝道：「承小姐投我以木瓜，愧無瓊瑤之報，煩小娘子為我多多致謝。」紅蕖既去，錢生獨坐，悄然把殘燈剔亮，見幾上有花箋一幅，乃吮毫作詞一闕。詞曰：昨夜碧紗窗靜，拾得相思一枕夢。忽到羅浮，卻被紅兒推醒。心耿耿，不見玉梅花影。——右詞寄《如夢令》蓋寓懷友梅之意，折為方塊，置於硯匣之下。至曉起來，與范公相見，同吃早膳畢，謂公道：「家叔推任山東，荒瑩在邇，欲去一拜。」范公欣然遣僮平引道。錢生去後，忽王太常遣使，邀賞荷花，公不能辭，午前即去。

原來范公諱耿，止生一子一女，子名朝瑛，已在開封任上，患疾而亡，故公有西河抱戚之語。其女性敏慧，工琴書，真有班妃、易安之纔，生就沉魚落雁之色。因夫人初孕時，夢見仙女授以明珠一粒，故以夢珠為名。及年三歲，有道人見之，謂乳媪道：「此子異日敏巧絕人，有以明月珠為聘者，方可妻之。」言訖，已失道人所在，公益奇之，是以遴選東床最難愜意，既要纔與貌兼，又須夜光照乘，雖巨族名門，屢求庚貼，而公莫之許也。

其夜錢生坐在席上，珠娘潛於簾縫窺之，退謂婢女蓮香道：「天下倩美之士，後有如錢郎者乎？」既而紅蕖來備述錢生所問之語，珠娘笑道：「郎真狡獪，豈亦覷見我耶？」復令紅蕖送瓜以覘生。及次日，錢生既去探叔，范公亦即赴席，珠娘瞞了夫人，與紅蕖悄悄的潛入生之臥房，見其琴劍書笥，文房器玩，無不珍美。忽於硯匣邊，有花箋微露，取而觀之，乃《如夢令》一闕，諷詠數四，知其別有寓託。然時方季夏，不能喻：「玉梅花影」之句，乃展開花箋，楷書二絕於後。

詩曰：
靜幾明窗日到遲，牙簽相伴下帷時。
江郎莫負生花筆，留向春閨學畫眉。
其二：
菡萏初開香滿池，何須更憶玉梅枝。
彩箋詞比琴心怨，借問相思為阿誰。

寫畢，仍折為方塊，藏於硯底而出。至暮生歸，記起前詞，恐為范公所見，將欲藏於筐中，展開詞尾，忽見小楷數行，字畫端勁，真有顏筋柳骨。及細味其詩，則又暗託芳情，並寓觀諷，心下狐疑，竟不知是何人所作。俄而紅蕖以瓜李送進，錢生即以箋詩問之。紅蕖笑道：「昨夜令妾送瓜的是誰，則做詩之人，從可知矣。」錢生驚喜道：「既是小

姐的佳句，小生當珍為至寶，飢則以為食，渴則以為茶，坐而哦、睡而諷矣。」紅蕖戲道：「見了詩句，就是這樣寒酸，若見了小姐的花容，只怕郎君還要嘔吐多饞涎哩。」言訖，帶笑而去。錢生復將二詩吟哦了數遍，嘆息道：「吾則道天下有纔有色的佳人，只有一個趙友梅了，誰知又生一個范小姐，使小生獲睹此詩，好不僥幸也。」當夜無話。明日公謂生道：「昨日王梅川邀請工部主事呂玄卿賞荷，並來邀我，偶在席上，談及令先尊，他因說賢侄與裴孝廣有隙，前日特為寫書勸解。如果有此事，賢侄既在敝居下帷，須去面謝，此老雖不可交，然禮亦不宜疏闕。」錢生雖受母戒，然以公命，即往投刺。只見門第赫奕，僮僕如雲，往來車馬，絡繹不絕。等候了半日，方得進去，坐在廳上，又有一個時辰，方見梅川科頭跣足，手搖羽扇，慢慢的踱出來。及見錢生，又假意說「容取巾服」，錢生一把拖住，梅川便拱手道：「溽暑中衣冠久廢，只得欠禮了。」錢生婉款伸謝，梅川，惟略敘寒溫而已。須臾茶畢，錢生起身告別，梅川亦不挽留。纔下庭除，即一拱道：「幸恕褻衣，不及遠送了。」錢生意甚快快，殊悔多此一來。歸之語公，公哂道：「此乃小人得勢之態耳，何足介懷？」正在慨嘆間，忽見一個長老進來謁見，公即降階而迎，相待之儀，十分恭敬。顧謂生道：「此位乃清蓮庵寂如上人，戒律清恪，乃方外椒蘭也。」錢生見其修眉方耳，灑然有出世之姿，亦肅然起敬。那寂如長老，講起妙諦，滾滾如貫珠，真能使天花亂墜。臨別袖中出一綠簿道：「小庵新塑一尊送子觀音，尚少數金，乞檀越助成善事，功德無量。」范公欣然允諾，又留吃素齋，然後別去。自此錢生日在窗下，惟把友梅所寄之書，時時展誦。誦畢，又將夢珠二絕，又復吟哦。一連十餘日，送茶捧飯，俱是小婢山茶，而紅蕖久不見至。錢生悶悶不悅，作詩一絕，以抒幽懷。詩曰：欲寄相思少便鴻，新愁更比舊愁濃。羅幃咫尺猶難見，何況行雲無定蹤。

卻說夢珠小姐，自那日窺見錢生之後，刺繡渾慵，懷思不置，有時離欄斜倚，脈脈無言；有時鸞鏡半窺，悠悠凝想，不覺眉山鎖翠，金釧俄松，惟有紅蕖深解其意，乃勸慰道：「小姐是千金艷質，老爺又選擇門楣，怕沒一個風流快婿？何乃注念錢郎，以致憔悴至此？」珠娘喟然長嘆道：「是非爾所知也。我嘗誦詩，至桑中淇上之約，未嘗不丑其行，豈肯躬蹈之乎？只因世人，有纔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纔，如錢郎之貌，固不待言矣，前日爹爹嘗把他的課藝進來，我細細覽閱，文辭秀雅，格局高華，黃鐘大呂之音，白雪陽春之調，以此出戰，誠掇巍科而有餘。若錢郎者，所謂昆山之璧，價值連城；北海之鵬，程搏九萬者也。我每欲潛出一會，以觀其意，奈夫人嚴於拘束，跬步不離。雖婚姻之事，主在椿萱，然可託終身亦須斟酌。當此之際，誠不能不為之耿耿耳。」紅蕖道：「小姐敏心卓識，信非奴輩能窺，但夫人拘管雖嚴，何不潛賦一章，待紅蕖送去，以探錢郎之意何若？」珠娘凝思良久道：「汝言亦是。」乃以薛濤箋，賦七言近體一首。詩曰：倚遍雕欄每倦吟，近來愁壓黛眉深。花源已泛劉郎棹，銀漢休辜織女心。詎謂藍田無美璧，可能煙島擬文禽。玉人若喻詩中意，莫吝瓊瑤惠好音。

紅蕖接詩欲行，珠娘又叮囑道：「切須謹慎，不可漏泄與夫人得知。倘錢郎有甚話說，急來回復。」紅蕖乘間走出凝芳閣來，錢生正在倚柱呷唔，見了詩箋，即展開細看。嘆道：「吾固知小姐情深，若得為比翼之鶼，連理之樹，餘之願也。但有一腔心事，必須當面訴聞。小姐既不吝瑤篇贈我，更不知有須臾之閑，使鄙人得睹芳容否？」紅蕖道：「郎君要見小姐，何不也做一詩與我捎去？」錢生即取碧筠箋，次韻一首，折做同心方勝，付與紅蕖。紅蕖得了詩箋，即忙回報珠娘。珠娘接來視云：

書幌淒其久廢吟，粉垣雖隔兩情深。
欲援綠綺聞芳耳，難託青鸞訴苦心。
蘿蔓抵慚依玉樹，雲街何日效鸞禽。
彩軒肯自瑤臺下，重倚朱欄待好音。

珠娘又問道：「錢郎還有何言？」紅蕖道：「他道有一腔心事，必要與小姐面談。」珠娘笑道：「我亦欲圖一見，以決終身，其奈夫人何？」紅蕖笑道：「我有一計，只要用著蓮香，不知小姐以為何如？」珠娘道：「汝有何策，第為言之。」紅蕖道：「明日老爺約定呂工部，要到牛首山、燕於磯諸境隨喜，想必信宿而回。乘此機會，何不令蓮香假充小姐，與那錢郎一晤？面上雖有了幾點麻兒，只須多擦些粉，金蓮略大些，把那繡裙放下，也可隱瞞。小姐欲訴的衷腸，說與蓮香念熟，若錢郎說甚心事，只消含糊答應，以待小姐自己主裁，另行回話。只要把夫人陪住在房，待紅蕖伴著他，悄悄出去，此計何如？」珠娘莞然而笑道：「不謂汝倒有陳平之智，只怕蓮香不肯。」紅蕖道：「以小姐之命，諒他不敢違拗。」珠娘即時喚過蓮香，以此語之，蓮香點頭微笑。於是紅蕖復至書房回復。

次日清晨，范公果別生而出，將及黃昏時候，珠娘把那珠衫繡裙重熏蘭麝，換與蓮香，妝束齊整，宛然是個閉月羞花的小姐。紅蕖跟著，嫋嫋娜娜走出東廂來。錢生憑欄凝盼，但見月上梧桐，猶未見至，悵然道：「豈其謬耶？」俄聞竹屏之外，足音琤然，只見紅蕖隨著小姐，已翩翩而至矣。錢生喜躍趨迎，深深一揖，堅欲迎入書館，蓮香固推道：「即此共談片晌罷。」遂拂石而坐。即蓮香原有幾分姿色，兼以星月之下，轉覺婉然動人。錢生笑謝道：「小生以萱幃之命，觀候尊親，不意緣契三生，遂獲簾邊半面，然自料奔末之夫，何足以配仙質。忽承小姐贈以瑤箋，使鄙人喜出非常，感深五內。」蓮香述小姐之意以對道：「妾聞婚姻之事，冰人言之，高堂主之，非兒女子所當私議。但以君子惠中秀外，學究天人，信乃曠世難逢，何可失之當面。故不恥自媒，輒敢以蕪蔓之詞，謁其鄙誠。倘君子不棄葑菲結以秦晉，妾得躬執箕帚，幸莫大焉。」錢生太息道：「過承小姐錯愛，豈不欲即求偕老，但心有隱憂，未也輕許。」蓮香道：「郎君有何心事，不妨為妾言之。」錢生道：「實不相瞞，小生與維揚妓女趙友梅曾有夫婦之約，今雖風流雲散，相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若即寒盟，是乃鮮情薄倖之徒，不惟友梅罪責，即小姐亦必我尤矣。然執守前言，以負小姐一片美情，則又眷戀不忍，際此兩難，故欲面商之耳。」蓮香未聞小姐之意，不敢妄對，但唯唯之而已。紅蕖惟恐夫人呼喚，連聲促回。蓮香臨行，復謂生道：「門客許翔卿，與家尊至契，郎君若以作伐求之，則姻事可諧矣。」言訖，瓊珮珊珊，翻然而逝。

錢生佇望久之，黯然魂失。因蓮香語意含糊，惟怕好事之不成也。乃以衷曲懇於翔卿，翔卿即轉達於范公。范公道：「錢郎纔貌絕佳，可稱快婿，但弱息幼時，曾經異人相道，有以明珠為聘者，方是夫妻，故求婚雖多，者夫惟恐不是姻緣，未敢輕諾。若錢郎果有明珠，老夫無不依允。」翔卿又以公言復生，錢生雖係宦家，然火齊木難，世不常有，聞之殊覺快快。俄而節屆中秋，范公設宴，以請呂工部，亦邀王太常相陪。呂玄卿自恃少年科甲，睥睨一座，旁若無人。然生亦軒軒霞舉，雅言雋語，辯若懸河，范公又欲顯生之才，授以紙筆，令生作詩。錢生承命，即書二絕。詩曰：長河澹澹碧雲收，秋色平分月到樓。莫謂勝情惟瘦亮，於念不數晉風流。其二：遙空群籟靜無聲，雲外天香滿鳳城。可惜清樽雖共賞，嫦娥應笑未成名。初時王梅川待生甚倨，及見詩，方卓然獎異，遂欲以女妻

生。次日，親來謝宴，即浼公作伐，公欣然應允，遂以告生。錢生堅卻道：「煩老年伯善為侄辭，此事斷難從命。」原來公與夫人，愛生纔貌，甚欲得生為婿。因以明珠一言，猶豫未決。及見錢生不允梅川，心中大喜。過了數日，梅川又遣人致書，公拆開視云：弟初見九畹，以其年少輕佻，意甚忽之，及叨盛宴耳，其燦花之論，使弟爽然自失。以彼其纔，異日燕臺市駿，誠良樂之所急也。小女標梅待賦，欲託紅絲，惟藉年兄執柯，則錢侄必無推阻。前已面抒鄙懷，未審鼎言轉致否。肅此再瀆，佇俟回音。范公回書，不與生看，即便寫書回復。又過了兩日，正與錢生講論經史，忽見門公慌忙報說，工部呂老爺來望。公謂生道：「玄卿此來，是為吾侄姻事矣。」錢生道：「若為姻事，全仗老伯委曲回之。」范公點頭而出，與玄卿相見，各敘寒溫畢，玄卿道：「王老先生有一淑愛及笄，欲招貴年侄九畹為婿，特喚老先生作伐，此乃美事，何老先生回書推託？梅老十分不悅，念又央某進宅相求，惟老先生玉成為妙。」范公道：「此因敝年侄以不奉母命為辭，在僕豈能專主。」玄卿道：「既如此，可請九畹面談。」范公即著人請出錢生相見，邀玄卿到書房待茶。玄卿踱進書房，靠窗案上，有紅箋一幅，范公急欲收拾，已被玄卿看見。范公笑道：「此乃小女看月之作，不妨請政。」玄卿接來觀之，乃七言律一首。詩曰：碧梧金井暮煙收，露濯清輝照入樓。靈藥又逢銀兔搗，塵思不起素娥愁。羅衣借鑒簾須卷，團扇翻題句自幽。看到夜分人靜處，塞鴻遙送一聲秋。

玄卿誦畢而贊道：「令愛有此詩才，不在班謝之下矣。」言未既，錢生肅容出見。玄卿道：「九畹兄高纔絕俗，王小姐美貌無雙，此乃天付良緣，九畹兄不可固卻，以負王老先生一腔美意。」錢生答道：「謬承王老年伯厚愛，晚生焉敢推辭，但老母在堂，未曾請命。晚生自幼又發一個痴想，不弟春闈，誓不聘娶。況因先君早喪，家業飄零，雖有睹巢之思，實無白璧之聘，今以王老年伯，高門鼎族，何患無乘龍佳客，而必以某之學疏纔淺，子然瑣尾之士哉？」玄卿道：「既係是年家，又是太常公門第，也不為辱沒了兄。況聞春間被獄，若非王老先生出書解救，吾兄豈能安然無事？今以好意聯姻，故作客談推卻，且下梅翁起服北上，不惟魏公待以腹心，又與裴司馬橋梓至厚，吾恐拂逆其意，禍不遠矣。」錢生道：「詩不云乎：『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今王老年伯，國之大臣，豈不欲令人克全倫禮，而忍以威勢劫之哉？」玄卿見生不允，又見范公默默無言，遂勃然變色而別。錢生退入書館，低首自思：友梅不知下落，珠娘姻事難成，欲歸無顏見母，欲留又恐梅川尋事加害。左思右想，悶悶不悅。忽見紅蕖走至，以片紙付生道：「小姐所命也。」錢生接來一看，不覺變愁為喜。要知范小姐紙上寫的是何言語，下回便見。

第八回 觸怒權奸因卻婿

詩曰：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
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
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右《酌酒與裴迪》

話說錢生正在憂懣不悅，忽值夢珠小姐差紅蕖以數行持至，錢生接來細看，那紙上寫道：

前夕晤君，聞已許聘趙氏，若然，妾願居其次，因家君燕子磯回，雲在關帝廟中遇一申屠丈，天下異人也。子若竭誠往謁，或者明珠可求。至於王太常，品行不端，但宜婉曲辭婚，慎勿直遂，以取莫怨。自今以後，妾之身，付在君矣。幸亟圖之。

錢生覽畢，不勝欣忭道：「小姐不但深情，兼有敏識。曩時申屠丈曾說：『倘有緩急，不妨謀諸我。』那梅山老人又道：『遇珠則圓。』這段姻緣想有幾分可就。然非小姐裁示，幾乎忘矣。」遂帶了紫蕭，直往燕子磯關廟訪問。廟祝道：「相公莫非姓錢麼？」錢生怪而問之，廟祝道：「申屠丈先生臨去時，囑咐小道云：『三日後，有一位姑蘇錢秀才來訪，可對他說，須到東昌相會。』」錢生大驚道：「申屠丈可謂神矣。」想起堂叔錢一鶴，正做東昌府知府，不如乘此機會，到彼省候，便可以從容尋問那申屠丈了。主意已定，回到書館，請見范公道：「不肖執意辭婚，梅川年伯必然見罪。今有家叔蒞任東昌，意欲暫往省謁，俟年伯服滿進朝，再當趨侍左右。」范公大悅道：「賢侄所見不差，但途中須要保重。」遂即庀藻作租。至夜席散，錢生方進臥房，把那行李收拾。只見紅蕖潛至，持一錦囊付生道：「小姐聞君遠行，無由面別，特俾妾來，以此不腆為贖。」錢生謝道：「煩乞小娘子致意小姐，小生此去，倘或得了明珠，不時定聘，乃不可為著小生，憂損花容。」乃檢視囊中，只有紋銀一鎰，其餘俱是金珠，約值三四百金。錢生把那琴劍書笥，留在其內，只把小姐所贈之貨，並要用物件，俱放在皮匣中帶去。曉起別公，出門之際，回頭頻望，魂斷意迷，不覺潸然泣下。珠娘一聞生去，玉怨花愁，其相憶之情，不待言矣。再談呂主事，細述錢生推卻之意，回復梅川。梅川赫然大怒，玄卿笑道：「諒那腐儒薄福，豈能坦腹喬門。然在老先生，豈患無一嬌客，何必取此迂妄之人哉？比聞閻老有女，四德俱全，何不為令郎公求此佳婦？」梅川道：「鄙意懷之久矣，因此公清奇簡傲，不近人情，又不知其女可稱淑媛否？」玄卿道：「昨日親見，范小姐《望月》一詩，請為老先生誦之。」遂朗詠一遍，梅川聽罷，欣然道：「有此美纔，豈無麗質？但無人可做寶修。」呂主事道：「聞有清士許翔卿，與范老先生至密，不若託彼為媒，下官亦當從旁相懇。」梅川大喜。無何，已屆重陽，遣僕持柬邀請許翔卿，翔卿接柬視之，上寫道：制侍生王芬頓首啟翔卿兄愛下：久懷雅致，未獲識荆，茲屆重九，敝園樓臺崇敞，願與君登高一談，君幸惠臨。不穀。翔卿暗忖道：「此公平昔勢利，矜以慢人，今特遣使邀我，其中必有緣故。」欲要推辭，又恐見怪，只得隨了來使，具名拜謁。梅川一見翔卿，笑容可掬，直延進後園書室，備敘寒溫，少頃，擺列酒饋，賓主對坐，飲至半酣，梅川從容問道：「閻老近日起居何以？」翔卿道：「范公琴酒陶情，頗得香山池上之樂。」梅川道：「聞有淑愛，纔色無雙，桃夭未詠，意欲為小兒求聘，吾兄試度其允否？」翔卿道：「只恐范公不敢仰攀。」梅川作色道：「翔卿何出此語？吾與閻然不惟同年，兼且累世通家，今以兒女聯姻，乃是一樁美事，故特奉迓玉趾，煩為小兒作伐，事成之日，柯儀必當重謝。」翔卿道：「既承明公鈞諭，敢不借口舌之勞，以締朱陳，俟與范公求得庚貼，即當回復。」梅川大悅，呼童斟酒，連敬數杯。臨別，梅川又道：「小兒親事，全仗尊力，並煩致意范翁，不可學那錢蘭小畜生，不識高低，故為推卻。」翔卿惟惟，作謝而出。不敢遲緩，連夜往見范公。范公道：「彼特冰山作泰山，吾與往還，尚懼禍及，豈有以女締親之事。明日君去回復，只須依我，如此如此，以辭絕其意。」翔卿領諾。

次曉即至王宅，求見梅川，梅川道：「許君清早惠臨，想必姻事得妥？」翔卿道：「執柯無力，惶恐惶恐。」梅

川即變色而問道：「豈闐然有所不允耶？」翔卿道：「范公非敢不允，只因小姐三歲時，曾有異人相道，此兒福薄，議親不可太早，早則不壽。須到二十歲外，有以明月珠為聘者，方是夫妻。故議親雖多，范公一概不敢許諾。特浼小可致謝厚忱，異日尚要踵問荊請。」梅川大怒道：「明明欺我，造此胡言。我今日方知那錢生不允親事，也是他的主意。罷罷，拚我這窮太常，與他做一個對頭。」又叱翔卿道：「我好意做成汝做媒，誰料汝也不知人事，為他捏造虛辭，特來誑我。」翔卿再欲開口，梅川已氣沖沖的踱進屏後去了。翔卿滿面羞慚，回達范公，范公道：「由他發怒，我巴不得與他絕交。」正在談論，忽見呂主事差人下書。公拆書細看，單為王太常求親一事，中間指陳禍福，無非迫抑公允從的說話。范公擲書於地，微微冷笑道：「鄙哉，玄卿！真小人也。我老范錚錚傲骨，豈為社鼠恐嚇耶？」那遞書的在門首等候半日，不見回書，含怒而去，報與玄卿。玄卿十分不快，即時往見梅川。梅川道：「范公不允結親，毫無情面，我欲尋事害之，君謂計將安出？」玄卿道：「老先生榮行在即，俟進京之後，設計中傷，有何難哉？」梅川搖首道：「怎耐得這許多時？」玄卿道：「既要速行，更有一策，我聞裴大司馬，初為淮揚鹽院，被閻然彈了一本，已成不解之仇。老先生何不摺撫其過，修書一封，送與司馬，則司馬必信公言，而老范難免不測之禍矣。」梅川大喜道：「此計妙絕。」即央玄卿起稿，星夜遣人北上。且不說王、呂安排陷害，只可惜范公不知禍患臨身，猶以絕交為幸。正是：

灶突已煙上，燕雀猶未知。
且說范公有一嫡侄，諱斐，字文甫，年踰弱冠，以恩例為國子監監生，自朝瑛沒後，公即承繼為嗣。一日偶從府前經過，聞得衙役人喧傳說道：「聖上差下校尉，要拿一位鄉宦。」范斐挨身相問，正問著王太常的家人，那家人也不認得范斐，隨口應道：「要拿做開封府太守的范閻然。」范斐聽了大駭道：「那范太守居官清正，居鄉仁善，犯著何罪，聖上卻要拿他？」那人笑道：「這是朝廷的主意，我們哪裏曉得。」范斐驚得面如土色，飛報范公。話猶未畢，只見許翔卿疾趨揮汗而至道：「風聞校尉到府，雖未開讀，外人紛紛俱說為著明公，雖未知真假，不得不來相報。」公方大驚道：「我任開封二年，雖無功德及於百姓，未嘗得罪於朝廷，不知皇上拿我，為著何事？」

正欲遣人偵探，忽報呂爺來了，范公慌忙迎入。玄卿道：「閻老猶未知麼？適聞官旗到郡卻為著老先生，我想朝廷之上，權重的莫如大司馬裴公，與裴公至契的，莫如王梅老。今老先生遭此奇禍，據下官愚見，何不將令愛小姐，連夜送過王宅成親，待王老先生進京，求救於裴公，則天威可解，而身家可保。」范公道：「謹謝厚愛，若范某無罪，則聖明自然息宥，如果悖逆不法，這是獲罪於天子，豈媚於輿灶所能免乎？」玄卿道：「老先生只因性氣躁直，所以見嫉於人，仕途坎凜，今當禍患已成，猶依然執拗，只恐廷尉未必於公，九重高而難吁，不聽僕言，悔無日矣。」范公道：「與其在己以幸免，不如守正而待命，緹騎一來，某即含笑而去矣。」玄卿知事不諧，即起身告別。

范公忙喚范斐商議道：「吾料禍根必起於梅川求親不遂，此老奸險異常，我若被逮入都，家內無人，他還要尋計毒害。汝今晚帶領叔母、妹妹、並汝妻子，悄然出城，明日五更，即僱船直走姑蘇，暫避在錢老夫人家下。」又向翔卿道：「君以家事清寒，斷弦未續，我有使女蓮香，每欲備奩贈君，遲遲未果。今臨不測之禍，死生難料，君可速喚肩輿，從後門抬去，以遂我之初心，幸勿推卻。」翔卿頓首泣謝。公即進內，與小姐訣別道：「汝兄天歿，所以承顏膝下者，惟汝一人。滿望贅婿，使我兩人暮年有靠，誰料誤聽明珠一語，遲延至今，竟以求聘不遂，遭了王賊之害。我今進京，萬一皇天憐我，無罪或得生還，與汝尚有相見之期。只怕群奸布網，天欲絕我，或斃在獄中，或受刑西市，則我父子自今一別，永無再見之日了。我也無所囑，惟承事母親，比我在時尤宜孝順。待錢郎一歸，即諧伉儷，事夫敬姑，若能各盡其道，則汝父雖在九泉之下，庶幾瞑目矣。」小姐聽罷，登時哭僕在地，哽咽不能出聲。范公又謂夫人道：「本欲與卿白頭相守，奈何同林之鳥，大限各飛，若到姑蘇，切須照護女兒，伺錢郎東昌一回，不必明珠，即完了女兒婚事。至於家業，夫人自能料理，吾亦不及備細叮囑。」夫人道：「相公保重。」剛剛說得半句，即淚如雨注，放聲大慟。左右奴婢，無一人不墜淚者。公雖天性剛烈，亦覺淒然傷感。吩咐未畢，校尉已至門首。小姐牽住公衣，大哭道：「爹爹為孩兒被禍，孩兒不能學那緹縈女，上書叫屈，不如死在膝下，做厲鬼以報冤。」范公再三撫慰道：「我為父的，不得罪於國家，到京自能申辨，汝不必過為無益之悲。」外邊催喚甚急，怎奈小姐牽住不放，公遂絕裾而出。

是夜拘禁公館，次日把聖旨宣讀，即以檻車押赴長安，親戚故友，並無一人探望，惟有老僕金元隨身扶侍，可憐仁厚惇懇，如公見幾而作，已退歸林下，猶不免於睚眦之辭。君子於此，每為之三嘆焉。夫人、小姐當晚收拾細軟，同著范斐夫婦，一路悲傷，自向蘇州進發。翔卿得了蓮香，即諧花燭，蓮香泣道：「范爺為人剛方正直，所以小人嫉惡。今被逮入京，料必兇多吉少。平昔解衣衣君、推食食君，妾見其厚君者至矣，君獨漠然，不以為念耶？」翔卿嘆道：「范公遇我甚厚，其如事關朝廷，力不能救耳。」過了數日，蓮香復說翔卿道：「王太常託君為媒，君順了范爺而違逆其意，今范爺已被不測之罪，所謂脣亡齒寒，禍及己身耳。故為君計，不如收拾到京，兼打探范爺消息，公私兩得，不識君能從否？」翔卿自肯道：「賢妻之言，深為有理。」於是治裝北上不題。

且說錢生便默默然跟了紫蕭迤邐出城，只因思憶小姐，心裏搖思。一回忽念著老夫人，未審安否如何？一回又想起趙友梅，不知移徙何處，屈指秋姻懷娠已經七月……真是離愁種種，別緒悠悠。況此時恰值秋末冬初，西風蕭瑟，木葉紛脫，碧空嘹亮，每逢過雁哀鳴，黃菊凝霜，遙見孤村野店，滿目淒涼，越添情況。有昔賢一詩為證。詩曰：

衡門無事閉蒼苔，籬下蕭疏野菊開。
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
雁飛關塞霜初落，書寄鄉山客未回。
獨坐高窗此時節，一彈瑤瑟自成哀。
——右《秋日即事》

玉河楊柳已蕭蕭，羈思逢秋轉寂寥。
親舍每疑雲外近，長安翻覺日邊遙。
浮名肯似尊鱸美，壯志寧隨皮肉消。
自笑行藏渾未卜，巫陽堪問竟誰招。
——右《秋日書懷》

離城約有十里之外，忽聞樹林中有人問道，「錢居士何往？」錢生驚訝道：「此處並無相識，卻是誰人喚我？」回頭一看，有些面熟，遂即下馬相見。只因遇上那人，使錢生幾乎化做橫亡之鬼。

畢竟喚者何人，且聽下回便知。

第九回 投蘭若俠客除兇

詩曰：

山頭禪室掛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
黃昏半在山下路，卻聽鐘聲連翠微。
——右《過初池》

說那喚生的，果是何人？乃青蓮庵寂如長老也。錢生去心如箭，只在馬上拱手。那寂如長老隨上里許，殷殷相懇道：「茅茨咫尺，請告一茶。」錢生感其意切，跳下雕鞍。寂如合掌，錢生亦整衣而揖道：「不佞行色匆匆，過承上人見屈，浮生有幾，願偷半日之閑，但不知此去寶刹，還有多少路程？」寂如以手指道：「過了小橋，前面竹林之內，便是荒居。」遂攜手同行。

不及半里已到庵前。門扉之外，一泓碧水，桃柳成行，扉上一聯是摘唐人詩內「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字劃遒勁，即范公所書也。進入庵門，但見曲徑清幽，朱欄窈窕，蓮座邊貝葉開披，寶鼎中香煙遙散，好一個精雅禪室。有昔賢詩為證。詩曰：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那庵內有一老僧，曰智直者，寂如之師也，寂如以下又有寂通、寂照，頭陀法雲共有五個，惟寂如是揚州人氏，少習儒書，中年披剃。當下請生進去，與智真等一一相見畢，然後邀入方丈告茶。茶畢，又請入自己臥房，但見琴掛壁邊，佛懸窗左，紙帳竹床，事事清雅。智真長老忙令寂通剪蔬治齋。錢生以眾僧禮意綢繆，只得從容坐下。常言道：「趨財奉富，莫如浮屠。」有錢施舍，便是施主檀越；滿面笑容，殷勤接待。你若無錢施與，他便情意淡薄，相知的也不相知了。自己化緣，則雲僧來看佛面，若俗家吃了他一茶一果，雖以數倍奉酬，心猶未足。當日寂如與生，不過泛然一面，相知甚疏，為何這等倍常款接？只為范太守所許裝佛之銀，未曾見付。他以錢生與范公年家契厚，欲煩吹噓之力，所以極意奉承。

須臾齋畢，寂如談起心事，相求轉促。錢生道：「極該遵命，奈有東昌之往，歸期尚遠。吾師便中入城，何不自往索之。」寂如聽說，一片趨奉之心，頓然厭冷，錢生亦即起身作別。不期紫蕭登廁，智真又拉生到後邊靜室，瞻禮那新塑的送子觀音，頭陀法雲，獨向齋堂收拾。見了皮匣，用手一提，覺道沉重有物，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疾忙招喚寂如，附耳私語。寂如笑而不言。你道那法雲，果是何等樣人？原來是個山東響馬。俗家姓伍名彪，與寂如為中表弟兄。半年前，官兵追捕甚急，暫向空門隱避。若論其謀命劫財，也不知做了幾千百遭，雖幸漏網，怎奈兇性不改。只為錢生合當晦氣，被他見了皮匣，驟懷著不良之念，故喚寂如商議。誰知寂如又是佛口蛇心，極貪極毒。初時假意不肯。法雲道：「吾兄塑這一尊觀音，僅僅百金耳，乃沿門募化，舌敝口幹，不知走了多少腳步，今財物自送上門，反棄而不取，難為智矣。」寂如道：「只是害他二命，予心不忍。」法雲道：「只消多誦幾卷經文，超度他速生陽世，便可以功罪相准了。」寂如道：「南無阿彌陀佛！但憑吾弟主意。」於是瞞了智真，又與寂照、寂通約會停當。等待錢生要行，寂如抵死相留。錢生道：「多謝上人厚愛，敢不少住。但小生此往，急欲尋一故人，容俟異日返轡，再聆揮塵。」寂如又問：「尊友為誰？」錢生道：「是江湖上一位異人，喚做申屠丈。」那寂如最有機智，探了口氣，便哄生道：「居士何不早說？那申屠丈向與貧衲至交，只在早晚，准來會過，方到東昌。居士既要見他，但須留在敝庵，何必崎嶇程路？」錢生信以為實，忙令紫蕭，取銀發回牲口。紫蕭打開銀包，約有十餘兩碎銀。寂如瞧見，轉覺動火，一面著人整治精潔素齋，開了一壇隔年陳酒，一面取出自己杜撰的打油詩句，向生請政。其詩不能備載，姑錄一二，以為笑資雲。

《山行訪友》（次弟寂通韻）：日出東邊雨又飄，山前山後草蕭蕭。蛙如小鼓花間響，竹似長槍風排搖。幾處田禾農笠戴，數家村店酒旗招。不知良友居何處，野衲來尋每問樵。《春日即事》：芳草沿堤長，老晴三月天。桃花已紅落，梅子又清圓。晒衲小橋畔，搔頭曲徑邊。木魚聲未動，談笑自悠然。

錢生閱未數章，不禁失笑。忽見紫蕭進來，悄謂生道：「寂如的說話，未可深信。頃見寂通、寂照，不住的交頭接耳。這個所在，荒村僻路，杳隔人煙。觀那頭陀，又生得面目兇惡，未知人心好反，相公須要主意。」錢生亦驚訝道：「汝何不早說？今已薄暮，只得權宿一宵，明早去罷。」

不移時，紅日沉西，晚鐘已動，寂如燃燭方丈，羅列素齋，請生赴酌。錢生酒量雖佳，乃是隔年窖下，初飲時，甘而香美，未及數杯，便覺頭目森然。寂通執壺，只管殷殷相勸，紫蕭在旁，頻以目示錢生。錢生會意，即起身告止。寂如直引到後邊客房安歇。錢生已是半酣，上床即寢。紫蕭即於床側，和衣寢寐，但聞庭砌寒蛩奏響，反側不能睡去。將及更餘，起身登廁，側耳靜聽，恍若磨刀之聲，心中惶惑，潛往聆之，只見頭陀法雲，袒裼蹲地，手中磨刀，有四尺餘長。驚得冷汗浹背，疾趨進房，搖喚生醒，告以所見。生從夢中驚起，魂魄俱喪，忙問道：「此有後門乎？」口中雖問，奈何牙齒岑岑相擊，雙足酸軟，寸步不能移徙。紫蕭已探知後路，負生於背，啟戶而逃。將及里餘，遙望樹林中，火光閃閃，趨往叩門，內有一婦，應聲而出，怪問道：「若輩中宵奔，恐非良善君子。」紫蕭放生於地，搖手道：「汝勿揚聲，此乃家主，適為賊僧劫害，暫向汝家躲避一宵，容當厚謝。」那婦人移火照生，乃一美麗少年也，暫舒玉腕，扶生進門，笑向生道：「妾家良人，重利遠出，使妾靜守孤幃。天遣郎君寅夜至此，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郎君豈亦有意於斯乎？」原來此婦姓戚，頗有河間之行，寂如每欲私之，而戚氏固執不允。是夜愛生美貌，欲求倉卒之歡。錢生驚魂未定，豈復措意於殘花敗柳？

俄聞喊殺聲至近，生與紫蕭，方欲出門避去，見法雲橫刀於前，寂如、寂照、寂通俱明火持杖雜沓而至矣。戚氏以身蔽生，寂如因有宿憾，趨前一杖，法雲復刺一刀，可憐年少蛾眉，悠爾蘭摧玉碎。錢生雙膝跪下，哀聲懇道：「囊資自在寶刹，願乞饒命。」法雲叱吒一聲，揮刀即刺，錢生只得閉目待刃。但聞驕然一響，開眼視之，卻是法雲頭忽墜

地。一人自梁上跳下，手執匕首，不滿一尺，往來飛刺，寂照、寂通俱迎刃而斃，只有寂如不知去向。錢生細看那人，面黑須黃，形容古異，竟不知從何而來。又見尸首縱橫、鮮血飄流，毛骨俱寒，益深駭。那人向著錢生道：「郎君不須害怕，吾乃真真兒也，承主公之令，特來相救。」乃以白練二方使主僕各蔽其首，耳畔但聞江濤洶湧之聲，足下如躡浮雲，又如憑虛御風，不待移步，而飄然自往。

俄聞呼道：「至矣，至矣。」撒練一觀，乃是一所莊院門首。真真兒輕扣三下，其門自開，一人秉燭觀書，龍鳳姿容，江河劍俠。近前視之，其人非別，即梅花樓所遇之申屠丈也。錢生驚喜而拜道：「一自吳閩賤教，迢隔仙凡，注想芝容，徒形夢寐。茲為兇僧覬覦，皆因智之先機。自非玄扈神威，幾乎魂歸冥漠矣。」申屠丈亦答拜道：「俺自虎林獲遇梅山，便欲訪友燕雲，因以敝事，在燕子磯逗留數日，極欲會郎一面，又值故人訂期於此。不意郎君受此一驚，雖命中所犯，然文星正現，豈兇禿所能加害也。但郎遠來訪某，必有所諭。」錢生備以明珠為告。申屠丈拍腦數四道：「若論別事，可以俄頃如命。至於夜珠，乃希世之寶，非購之賈胡，索之椒房勳貴，不可得也。然郎特來尋我，敢不竭力求之。此去東昌，程止四九，郎宜往省令叔，暫留府廡，俟某一獲奇珍，便當面奉。」錢生聽見許允，非常欣喜，又問梅山行止。申屠丈笑道：「梅山亦為郎君，用了多少心機，他日燕子樓成，慎勿忘那撮合山也。」錢生雖不喻其意，然亦不及詳問而別。

且說錢公一鶴，字曰鳴皋，夫人米氏，一子錢菘，俱留在家，只攜琴書之任，蒞政期年，口碑載道，頗有杜召之擬，五袴之謳。一日，退堂閑坐，忽聞雲板傳進，姑蘇十一相公在外。鳴皋聞報，急忙請入衙中。相見已畢，各敘衷懷。鳴皋深以錢生遠臨為快，細叩學問，談文析理，俱中肯綮，不勝嘆服道：「一別數載，不意吾侄學業大成，鄧林之木，十霄可望，洵為謝氏之惠連，非復吳下之阿蒙矣。」錢生亦備細問那起居近況，鳴皋道：「愚叔他無所樂，惟幸訟簡民安，日飲醇醪耳。」

自此生在衙中，倏忽月餘，盼望明珠，久無消息，乃潛出私衙，觀探山川土俗。蓋東昌為南北往來之所，過客如雲，車馬闐塞。流覽之際，忽遇清士賈文華，文華驚問道：「聞說臺駕自往南畿，為何卻在於此？」錢生道：「此係家叔敝治，特來省候。不知賈兄此行為著何事？」文華道：「某獲遇斐公子，刮目相看。近因大司馬促取進京，僕亦隨轅北上耳。」錢生笑道：「古人有云：『游大人以成名。』今文華得遇貴人提挈，甚喜甚善。但長安道中紅塵千丈，得意濃時便宜馬首向南，勿使閨中冷落，悵望那陌頭楊柳，可也？」文華含笑而去。又一日，錢生步出城外閑行，聞土人說道：「離城數里有陶府君別墅者，園亭卉石，頗為幽雅。」錢生即縱步尋之，數里之外，果見園房一座，乃以數錢，贈與管園人，方得進內。雖有竹亭月榭，然時值仲冬，光景蕭條，不堪娛覽。徙倚片時，聊以適興而已。既而轉身回出，忽見園左一家粉壁上大書七字云：「白雲峰零沽美醞。」錢生口吻枯渴，正有茗碗之思，因近前觀那店主，雖是市井中人，白鬚飄然，形相不俗。又觀其脯饌壺觴，十分精潔，遂入店中沽飲。白雲峰笑道：「相公像是南邊來的。江南好不繁華享用，我這裏野味村醪，恐不中意。」錢生亦笑道：「細觀盛肆，可謂精雅之極。聊買一壺，以消閑況。」於是斜倚朱欄，把杯徐酌。不多時，卻消盡了二壺。想起明珠未知何日方有，欲作一詩記懷，乃向白翁借取筆硯。雲峰道：「想是相公要吟佳句了。」忙進以桐葉之箋，松煙之墨，筆既免穎，而硯亦端溪。錢生暗暗贊賞，即濡毫揮成一絕云。詩曰：偶倩松醪浣俗塵，翩翩裘馬伴游人。妝樓只盼明珠到，北海何須待化鯤。

白雲峰道：「相公正要青雲高步，為何反有『何須化鯤』之句？」錢生注目直視道：「翁亦知詩者耶？」白翁道：「老漢少時，頗解吟詠，近因年邁，筆硯遐疏矣。」錢生口中雖應，而心實未信。將歸，留銀一錠，並作下次酒資。自此不時往來，與白翁漸漸契密，然亦未知錢生是五馬公子之猶子也。鳴皋以生時時出游，惟恐涉跡於平康巷陌，乃稍為拘禁，而問生道：「汝來許久，我因衙門事情勞午，未及詢汝，年將二十，亦曾託媒行配乎？」錢生答以尚未。公又謂生道：「金須鍛煉，玉必琢磨，吾侄武庫雖充，亦不可久荒范耳，明秋又是文戰之期，倘能高捷棘闈，自然有女如玉。」錢生未敢語以明珠一事，惟頷之而已。

時值歲闌，朔風凜冽，淒雨時濛，遂不及再詣白翁酒肆。不覺殘冬已過，人日俄臨。是日，鳴皋被四府請宴，錢生以衙齋閑寂，又悄悄步出林間。向著壚頭剝啄數聲，雲峰久不出見。俄聞班竹簾內嬌嬌滴滴的聲兒，應道：「來了」。應聲未絕，氳氳香氣沁入鼻端。正是：兩處牽情，已惹相思無數；那知三生石上，重尋一笑姻緣。

要知端的，且俟下回，次畢其說。

第十回 詠雪詩當壚一笑

詩曰：雙袖踰躑舞越羅，小娃十五解吳歌。灑壚體說臨邛好，閨闈門前花柳多。——右《竹枝詞》
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蕩酒旗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滿街山杏花。——右《竹枝詞》

當日錢生自尋白雲峰閑話，不意娉婷嫋娜，走出一位佳麗人來。錢生注目視之，神瑩秋水，態若朝雲，其他不能細數，只這秀髮堆鴉，金蓮一捻，便足魂銷。那女子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玉齒，逡巡問道：「郎君是欲沽飲麼？」錢生道：「非也，特來尋雲峰閑敘。敢問姐姐，還是白翁何人？」那女子道：「雲峰，妾之家尊也。去冬有一位，做那『偶倩松醪浣俗塵』之詩的，或是郎君否？」錢生道：「此乃酒後俚言，何勞記憶。」女便問生姓氏，所習何業，錢生謬答道：「姓孫，到此貿易。」隨問其青春幾許，那女子道：「虛度三五。」又問芳名，答道：「小字瑤枝。」錢生又問道：「餘自客歲，即向尊肆沽飲，往來匪朝夕矣，為何不見姐姐？」瑤枝道：「因外大父有恙，過去相探耳。今日家君亦為探望而去，想必抵暮方回。」錢生又問室中更有何人，瑤枝道：「止有老母，近亦抱病伏枕。」錢生雖與昵敘良久，然一片芳心自在友梅、夢珠，並非鐘情於瑤枝也。惟瑤枝獨欽羨生纔。及生欲別，固留道：「尊寓在城，風寒路迂，請以屠蘇暖君凍足。」錢生笑道：「鄙人愧無玉杵臼，姐姐乃欲啜我以瓊漿耶？」方舉杯欲飲，而彤雲聚起，天昏欲晚。素雪既零，淒風凜冽，未幾，推扉一望，大地悉成縞素。錢生倚楹而喟，若有憂色。瑤枝道：「歸途既阻，妾家衾綯頗備，君何憂焉？」錢生道：「室無男子，而小生徘徊不去，將無瓜李之嫌，以貽尊君見罪？」瑤枝道：「無害也，老父龍鐘，諒不能冒雪而歸。」乃令小鬟煖紅爐火，與生擁爐而坐。錢生道：「姐姐既知拙詠，必工染翰，可無佳作，以貺予懷？」瑤枝即為呵凍，和生前韻一絕。詩曰：每恨桃源閉綺塵，無端輕別有情人。妾心只羨鴛鴦鳥，不敢投梭惱謝鯤。

錢生覽詩大笑道：「詩誠妙絕，但不知謝鯤是誰。」瑤枝道：「遠則千里，邇則目前。苟有情種，妾便以終身許之矣。」錢生道：「小生固是有情者，可惜遇卿晚耳。」瑤枝默然。錢生又道：「清坐寂寥，曷若以雪為題，聯吟一律，可乎？」瑤枝道：「惟命。」詩曰：

碎剪冰綃片片春，（生）瑤臺多少散花人。（瑤）
剡溪夜棹遠堪訪，（生）庾嶺寒葩色掩真。（瑤）
十二珠簾非卷月，（生）三千銀島淨飛塵。（瑤）
小橋漁笠渾如畫，（生）疑是南宮筆有神。（瑤）

吟訖，瑤枝進門，侍奉湯藥。於是陰風淒淒，暝色白合，銀釭既點，角枕橫施。瑤枝直待其母睡熟，方得步出中堂，見生向火而坐，急問道：「君怕寒耶？」即卸下綿半臂，與生御寒。錢生謝道：「偶爾相逢，姐姐便鐘情如此，使小生何福消受？」瑤枝乃詰問道：「妾細哦君詩，並觀君言語動靜，的是名家仕胤，決非商賈中人也。願明以語我。」錢生笑而不言。瑤枝道：「妾固知之矣。君必欲終秘耶？」錢生乃以實告，且囑其隱而弗泄。

瑤枝道：「君既宦家，必已問名貴族，但不知充下陳、備灑掃者，曾有幾人？」錢生憮然道：「尚乏齊眉，何雲姬媵。」乃以夢珠小姐月下相會，及尋申屠丈求取明珠一事，備陳顛末。瑤枝道：「細聽君言，則君與范小姐，均可謂有情人矣。第不知今後又遇一人焉，其有情亦如范小姐者，君肯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其後見者乎？」錢生道：「餘情痴人也，每閱稗史，至君虞之負小玉，王生之負桂英，未嘗不掩卷三嘆，而尤其辜恩薄倖。然世上又有一等，入秦樓而竊玉，過芝館而迷香，情欲搖搖，而欣彼羨此者，則亦好色淫亂之徒耳，而非所謂深情之士也。若夫信誓旦旦，終始不渝，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者，方謂之有情耳。使餘今而後，又遇有情如范小姐者，欲我舍范小姐而從彼，則吾不能，若欲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之，則胡為而不然？」瑤枝道：「妾聞待媒而嫁者，正也。擇美而從者，權也。竊觀郎君，器宇不凡，溫然玉潤，誠騷雅之領袖、士林之翹楚也，故一睹豐儀，志念遂決。君雖無援琴之挑，妾實有銜玉之意，願獲託身姬侍，又未卜君子肯分涓埃之情，少及於濯滌之賤乎？」錢生暗思：梅山老人曾許我以三位妻小，雖友梅、夢珠，會合無期，盟言已訂，或者第三室之緣，其在斯乎？乃欣然許諾。瑤枝即求設誓，錢生乃誓道：「生則同衾，死則同穴，泰山如礪，心炳日月。」誓畢，漏下已三鼓矣。燈火之下，細睹瑤枝，皓齒明眸，愈覺艷麗。乃笑道：「盟既訂矣，良宵難過，請坐何為？」瑤枝正色道：「妾之所以午夜會君者，誠為百年之事也。今既蒙金諾，荇枕有日，雖鄙陋之軀，不足珍愛，然私諧萱幃以圖苟合，則妾亦淫蕩之人耳，君何取焉？」錢生道：「卿言是也，我雖熱中，姑忍制以待合焉耳。」直至雞鳴而息，終不及於亂。黎明雪霽，錢生賦詩為別。詩曰：邇迓相逢即誓盟，何須跨鶴入瑤京。黃河莫道深無底，未及卿卿一片情。瑤枝亦次韻以答生。詩曰：休忘雪夜訂姻盟，作速觀光上玉京。今後馬嘶門外路，凝妝終日盼多情。

吟訖，遂戀戀各道珍重而別。錢生進府，錢公愠容詰問，乃謬以尋謁申屠丈求珠為辭。鳴皋驚道：「那申屠丈乃江湖仙俠，我雖聞其名，而未見其人，子何從而識面？又何因而求珠耶？」錢生備告以姻親一事。鳴皋道：「昔日裴航，得玉杵白以聘雲英，至今述異者以為美談。今吾侄亦欲尋明月珠，以求范氏，倘婚姻果遂，異日風流場中，又添一段佳話矣。但申屠丈既已許汝，只須靜以俟之，又何必栖栖然，而空驚於外哉！」錢生退至側邊書室，思念瑤枝，作小詞以述其事云。詩曰：

有女艷當壚，疑是來姑射。十五正芳年，一幅春風畫。不必奏求凰，便許終身嫁。此後問相思，又在青簾下。

右調《生查子》

錢生又見齋前梅花盛開，以懷友梅，作詩一絕。詩曰：
曾記芳名是友梅，梅花獨向郡齋開。
朝雲暮雨知何處，不入羅浮夢裏來。

過了數日，鳴皋坐堂將退，忽見皂快稟稱，有一申屠丈要見老爺。鳴皋慌忙請入後堂，掩門相見。又喚錢生出，會畢，申屠丈便向袖中取出明珠付生道：「俺自郎君見託，直逾嶺海，尋見賈舶，以三十萬緡購得此珠，雖淹滯十旬，幸不辱使命。在郎姻事可諧，而某報郎之心亦盡矣。」原來珠逾徑寸，光明圓潔，若黑夜放在室中，則一室皆明。昔惠王所云「照乘」，季倫每以代燭，皆是物也。

錢生捧珠踴躍，再拜而謝道：「萍水相逢，過叨恩渥，既起之於垂殞，又錫之以奇珍，銘骨鑠心，感何可既。」申屠丈又囑生道：「室家之事，因當勉圖，此外或遇閑花野草，亦須屏卻淫邪，以存陰鷲，庶幾功名可成，而遐齡可保。郎宜珍重，俺從此別矣。」鳴皋與生牽袂懇留，申屠丈執意要行。錢生歎道：「此別之後，不知何時再會？」申屠丈道：「後會無期，難以輕約。或於便鴻，當稍附一信耳。」言論，飄然策蹇而去。錢生即於次日黎明，辭別叔父，帶了紫蕭，回詣金陵。鳴皋亦遣人護送，並修書一封，問候范公，為生申說親事。

錢生一到白下，即入城先訪許翔卿。許家回說舊冬已到北京去了。錢生便由大街趨往范宅，但見門外悄無一人，門上封皮緊鎖。錢生茫然不解其故，遍處尋問，方遇一老蒼頭，蒼頭泣道：「家老爺不知為著何事，忽被聖上拿門，去年十月間，已為錦衣衛校尉拘往長安去了。」錢生又問：「夫人、小姐今在何處？」蒼頭道：「當老爺臨去那一晚，夫人、小姐即隨著小相公出城，今亦不知去向。」錢生聽見，徬徨不寧，淒然欲泣，乃謂紫蕭道：「我只道有了明珠，則姻期可以唾手。誰知又遭此變，如何是好？」紫蕭道：「既范爺有了這件奇禍，即尋見了夫人小姐，恐亦無濟於事。不如原到東昌，再為商議。」錢生曰：「汝言最是。」遂連夜出城，向客店中安歇一宵。次日，五鼓起身就路，不則一日，又到了東昌。

鳴皋見生，驚問道：「吾侄去而復回，莫非親事不諧麼？」錢生說出范公被逮之事，鳴皋駭道：「閻老已謝歸林下，那當事者猶放他不過，必欲羅織以罪，真可為寒心矣。故仕宦之險，昔人喻以泛海，信不虛也。但吾侄姻事，將欲如何？」錢生道：「姻事且不須提起，竊料范年伯此去，輕則貶竄遐陬，重則竟有滅身之禍。愚侄放心不下，欲到京師，探聽消息，不知叔父以為可否？」鳴皋道：「今日正是小人世界，子去探問，恐或被人偵知，不惟無益於公，抑且惹禍於己。況今科試在邇，我正欲為汝斡旋前程，以向秋闈慶戰。若到北都，豈不誤了科場大事？依叔愚見，還是不去

罷。」錢生道：「不然，平居無事，則依附門牆。一朝有患，即掉首不顧，此乃小人澆薄之態耳，侄豈肯效之？況范年伯青眼盼睐，既已骨肉我矣，今日到京一望，亦情理所不能已者。且不肖此去，自當小心在意，決不惹禍，以貽叔父之憂。」鳴皋躊躇半晌道：「汝既要去，我即著人，為汝納了北監，以便在彼應試。須念三年辛苦，閑在寓中，再把經文用心細繹。倘遇朱衣暗點，豈惟爾叔之喜，庶不孤爾母倚閭之望耳。」

於是擇吉日起程，鳴皋置酒餞別，臨歧再三囑咐：「前途謹慎。」又作詩為贈，有「不獨秋風聆鶉 荐，馬蹄並望探花歸」之句。錢生俯首受教，揮淚而行，因期促意忙，不及向白翁一晤。

將抵部門，已四月中矣。畢竟是皇都地面，風景繁妍，有多少劍履簪纓、鳴珂於丹陛，雕鞍紺幟，擊鼓於通衢。以至龍樓鳳闕之崇華，四海九州之客旅。有先賢《長安春望》詩為證。詩曰：

南山晴望郁嗟哦，上路春香玉輦過。
天近帝城雙關迴，日臨仙仗五雲多。
鶯聲盡入新豐村，柳色遙分太液波。
漢主離宮三十六，樓臺處處起笙歌。

錢生到京，尋一寓所，在國子監之左。其居亭主姓王，號季文，原籍姑蘇，以刀筆為生涯，蓋訟師也。有女蕙姑，年已二十有五，雖曾受聘，尚未於歸。生以桑梓之宜，且便於進監，故借寓焉。此時王太常已起服進朝，連升二級，除授吏部左侍郎之職，錢生慮其猶宿舊憾，故從母姓，而改諱為芳。自有鳴皋遣來之僕，投遞文書，照例納監，不必細談。

生以鞍馬勞憊，在寓靜養數日，方到刑、兵二部打探范公消息。忽於中途湊巧遇著賈文華，便邀入酒樓敘晤。文華道：「臺下進京，必有貴務。」錢生道：「不為別事。只因金陵敝年伯，奉旨欽提，特來探候。」文華道：「若尊駕早到半月，便得相會，今范公已出京去了。」錢生道：「賈兄既知敝年伯出京消息，必知所以得禍之由了，願乞賜聞始末。」文華乃附耳謂生道：「只因范公有一小姐，新吏部王爺欲與聯姻，范公執拗不允，故王吏部致書裴爺，求他尋計中傷，不料裴爺正怪范公冷落，故假旨逮了進京。初意不過但恐嚇他一番，使他驚懼，從了王太常的婚姻，便放耳，不料范公為人耿直，寧死不從。欲要重處他，又因他在開封做太守，清廉有名，故但謫到塞外去了。」錢生聽了，不勝嗟嘆。文華飲罷，因有事別去。錢生悵然，回到寓所，毫無外事。每日只是閉戶溫習經史，以圖上進。但客窗誦讀，殊覺寂寥，有詩細詠之道：

枕疊殘書床繫繩，照人無焰是孤燈。
縱然異日青雲客，此際淒涼不啻憎。

卻說王季文的女兒蕙姑，因夫家無力未娶，琴瑟衍期，標梅失望，未免花朝月夕，對景生情。又見錢生少年風雅，愈覺動心。又聽他夜夜誦讀，如鶴唳、如蛩吟，聲聲感人肺腑。這一夜，按納不住，乘人睡熟，竟悄悄走至窗下竊聽。欲推門而入，門是關的，只得輕輕扣響，錢生聽了，忙掩卷問誰，卻又寂然。未幾，將欲展卷，又聞扣響如前。生平素畏鬼，亦呼紫蕭，而紫蕭已垂頭熟睡，乃執燈自起啟扉，只見蕙姑靜立於扉外。驚避進房，蕙姑亦尾後而入。錢生愕然道：「小娘子寅夜至此，有何見諭？」蕙姑道：「聞君靜夜讀書，特來作伴耳。」錢生道：「小生自有聖賢為伴，請勿進內，男女之間，嫌疑不便。」蕙姑剔了燈煤，翻弄書帙，含笑而問道：「君乃風流名士，曾閱《西廂記》否？」錢生正容道：「此乃艷曲淫詞，豈入我輩之目？」蕙姑又雜以諧謔，多方誘生，而生終不能動。乃雙臉暈紅，含愠而退。自後，錢生防避甚密。

一日，與王季文閑話，偶及蕙姑親事，姑知其婿文長儒，乃順天府學，一貧如洗，不克糊口。錢生以叔鳴皋所付囊資有餘，且憐蕙姑之情，乃呼長儒，以五十金贈之。無何，已是八月初旬，錢生因試期已迫，謚慮凝神，擬經書題七個，做成七篇。及入場，四書題悉如所擬，惟經題稍異耳。以後二三場，俱一揮而就，文藻燁然，若有神助。及揭曉，中在前列。

鹿鳴宴畢，謝過座主房師，收拾行李，將欲南轅。適值鳴皋遣人以書付生。生啟緘視云：閱鄉書，知侄果已奪標，使我老懷浣慰。此後更宜著鞭，把長安花一朝看盡，而錦裏言旋，一副爾叔眷眷之望，尤為至快也。我老矣，將營糟丘，投奔而隱，爾弟豚犬，不足為言，所以紹青氈而有高門之慶者，獨在汝耳。時屆歲寒，燕山雪花如斗，惟侄加餐自慎為囑。外寄小菜數種，銀若干，以為汝旦夕薪水之費，須逐件檢入。錢生得書，行蹤遂止，然心中快快，一片相思愈深幾倍矣。

欲知春試如何，下回便見。

第十一回 因賽神計劫蘭閨秀

詩曰：

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媼解唱迎神曲。
鎗鎗銅鼓蘆葉深，寂寂瓊筵江水綠。
雨過風清洲渚閑，椒漿醉盡神欲還。
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堯山。
日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祐。
韓康靈藥不復求，扁鵲醫方曾莫睹。
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天已時。
聽此迎神送神曲，攜觴欲吊屈原祠。

——右《夜聞賽神因題即事》 唐李嘉祐作。

卻說錢老夫人，自從生往白下，即備重禮，酬謝了崔、李、陸三子，又託崔子文置酒虎丘，以答報那勸公呈的同學朋友。既而崔、李俱到外郡游學，惟陸希雲不時到門訊候。老夫人膝下淒涼，少不得心中牽係，俱不必細說。

且談秋煙姐，既切離思，又因懷娠，所以精神倦憊，情緒全無。聞啼鳥以驚心，愁眉常鎖，睹花枝而增慨，涕淚時流。惟有繡琴，十分中意，往往微言帶諷，冷笑含譏。秋煙每不能時，亦以惡語相加，二人因而成隙。每一日早起，以人參湯進於夫人，夫人看見淚痕瑩頰，細為詰問，秋煙遂把他事抵飾。繡琴知之，乃譖於夫人道：「向見秋煙與某童戲於廂房，前曉又見秋煙潛入錢吉房中，逾時而出。」夫人聞而稍有疑意。又一日，秋煙要買繡線，尋見錢吉，持錢付與，因而閑話片晌。繡琴又以告夫人。夫人治家嚴肅，雖婢女，不容少有邪私，於是深信繡琴，而欲覓配以嫁秋煙。無何，乳腹漸高，夫人乃大怒，將呼杖而撻之。秋煙料難隱匿，以生所題羅帕詩奉進，夫人細玩，詩意清新，而筆跡可驗，即回嗔作喜道：「既有此事，汝何不早言，若幸舉一男，亦一喜快也。」於是恩寵日隆，女紅盡輟。繡琴愈嫉焉，乃與桂子密謀傾擠，乘間竊其汗巾一條，置於錢吉枕底。吉妻見之，疑與秋煙有私，與吉爭鬧，而以汗巾訴於夫人。及呼秋煙審訊，秋煙茫然無以自明。夫人大怒道：「汝與賤奴通奸，輒敢污蔑爾主。」遂以荆條撻之數十，即時祛出錢吉，而買藥墮胎。服藥三劑，胎竟不下，於是褫去衣裙，每日蓬首跣足，供役廚房，兼又槌管兼至。自此秋煙之苦，殆不可勝言矣。

至冬，將欲臨蓐，繡琴與夫人計議，俟其生下，即當淹溺。夫人又託梅三姐，尋配以出之。忽錢貞報進：「南京范夫人、小姐與小相公俱到。」夫人驚喜出迎，范夫人肩輿陸續而至。相見畢，彼此各敘間闊之情，一一問安。次及范公，范夫人泫然泣下，便訴出奸人傾陷，被朝廷提問一事。小姐觸著愁腸，掩面而泣。老夫人亦不勝傷感，次後問生何在？范夫人道：「賢郎在被難之前，已往山東省叔矣。」老夫人心下始安，治酒款待，雖殷殷勸慰，范夫人、小姐，終席不舉一觴，止啜薄糜而已。范斐既已安頓家小，即往京師探望，辭別而去。范夫人偶見秋煙腹中懷孕，而因悴可憐，心頗疑之，因以訊夫人，夫人道：「言亦可丑，彼與狡童私媾，今將臨月耳。」隨喚秋煙，又羞辱了一場。

且說夢珠小姐，自公被逮之後，時刻悲思，寢食俱廢，每夕焚香吁天，願得聖恩寬宥。范夫人雖十分憂郁，惟恐苦傷小姐，時時安慰，其如玉慘花愁，終不能少解。嘗作《憶父》詩云。詩曰：
天恩何日釋南冠，歸雁雖多信尚寒。

讀罷《離騷》重拭目，白雲何處是長安。珠娘以夜長難寐，獨於燈下觀書，耳中忽聞嗚咽啞啞，婉轉悲啼，聲甚淒楚。訊之，乃秋煙也。唱然道：「我有天大憂愁，只得含悲忍泣，爾乃自罹其苦，胡為徹夜號嘆乎？」秋煙推扉而進，淚流滿面，終泣而對道：「奴有一腔苦衷，無可告訴，今天幸軒車遠至，願得少披肝膈，不識小姐亦肯垂聽乎？」珠娘道：「我本愁人，今見爾貌楚言哀，使我殊為悲感，有何冤抑，不妨語我。」秋煙遂以錢生私昵之情，及臨別留詩。繡琴嫉譖之事，委曲敘畢，因泣道：「奴之一身不足惜，所恨讒言蔽明，心事莫白，以主人之胤，而為淫媾之私，倘蒙小姐肯賜片言，以白其誣，死而不惜。」珠娘聽知孕從生有，便懷愍愛之念。次日進見夫人，力為辯悉，夫人道：「小姐不可信那花言佞口，我思之審矣，彼必先與賤奴通奸有孕，惟恐事泄，乃私主以藉口，故詩雖真而情則謬也。」小姐又反復言之，夫人終不能信，但含笑而已。

既而繡琴又與桂子有隙，歷數其短，以告夫人。桂子聞而大怒，始以謀竊汗巾及偷出減妝內銀花數事，一一陳訴。夫人嚴為鞫究，桂子之過是虛，而繡琴之事卻實，深悔誤信其言，呼秋煙而撫慰之道：「我屈汝，我屈汝。」即以繡琴發在梅三姐家。適有維揚客人，願出三十金，買以為妾，梅三姐匿其半價，而以十五金，請命於夫人，夫人深恨之，不考其人之清濁，欣然依允。未幾，秋煙獲生一子，試其啼聲呱呱，卜為英物。老夫人大喜，以生諱蘭，而古有「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之語，遂命名曰寧馨。少不得三朝彌月，自有親鄰饋賀，俱不及細敘。老夫人以小姐前為秋煙屢白其誣，至是繡琴事敗，深服其智識過人。又嘗於鏡奩內，得所作《憶父》一詩，詞意酸楚，感而墜泣，因嘆道：「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悲，過於慟哭。此語信然。」遂有為生納聘之意，而難於啟齒，私訊紅蕖，紅蕖述范公臨行之語以對，夫人大喜，自後待小姐之意，愈為恩密焉。

光陰荏苒，不覺冬去春殘，倏爾又逢仲夏。范斐自塞上遣人回報，始知公已遣謫孤山。范夫人心中稍慰。惟珠娘既有思父之孝思，復以錢生杳無歸信，怨紅愁綠，綠眉時顰，待月迎風，愁城愈固，雖在喧嘩笑語之下，不無咨嗟嘆息之聲。是以刺繡心灰，絲桐譜冷，時時託諸吟詠，以自遣其愁況云。

《春日曉起紅蕖促看海棠因書即事》詩曰：

香閨曉日上窗紗，懶向妝臺理鬢鴉。
侍女不知心上恨，幾回催看海棠花。

《暮春詠懷》：

冉冉朝煙溜碧蘿，啼鶯聲老奈愁何。
憑欄悵望家千里，照鏡慵梳發一窩。
風拂簷鈴催夢去，蝶隨柳絮繞簾過。
可憐滿徑殘紅片，不及羅衫淚點多。
因秋煙之事，慮生在外，又以花柳牽情，嘗試一絕云。詩曰：
紫燕雖歸信物受，成陰綠樹亂煙飄。
只怕春心渾未定，更隨明月聽吹簫。
其詩連篇累帙，不能盡載，茲選誌一二，以見其愁怨恨聊之意焉。

且說老夫人以槐黃時近，科舉秀才，紛紛的俱向白門應戰，不知生進得場否，心下不勝憂慮。忽一夜，夢見中丞公笑容滿面，握手而言道：「吾兒鄉闈奏捷，當在丙子。那業師鄭文錦，原注定今科中式，只因文錦做了幾件虧心喪行之事，已把姓名褫革。吾兒在燕京旅邸，能拒絕蕙姑，不淫閨女，上帝以其操行清嚴，增壽一紀，又拔在今科連中，故特來與夫人報喜。」言未絕，但聞笙簫細樂，一片喧沸，夫人因以問公，公道：「此正蕊珠放榜耳。」夫人道：「相公誤矣，今方七月，秀才尚未入場，怎去放榜？」公笑道：「夫人有所未知，人間揭曉，須俟八月下旬，至於天上，只在七月望後，便把應中俊英姓名，俱已填定矣。」夫人再欲訴敘衷懷，卻被樹枝一絆，忽然驚醒。夢中之言，一句不忘，只以錢生該在南場赴試。為何反在北京，猜疑不決。曉起，以告范夫人。范夫人道：「賢郎君挾藻摘葩，纔高八斗，今秋奏捷，不察可知，致使夫人得此奇夢，先為之兆耳。」

俄而三場考過，又早放榜之期，只見江上黃旗飛報崔李二生，俱獲捷了。同社中，惟陸希雲三報已捷。夫人望至月初，喟然嘆道：「我兒竟在孫山之外矣」。蓋生雖在北場中選，只因鳴皋為生納監，注了金陵祖籍，又把姓名改了魏芳，故報捷的只到東昌任上，兼住金陵舊宅。直到十月中，鳴皋方有書至，說生已在北闈中式，夫人大喜道：「曩夕之夢，信不謬矣。」范夫人、小姐，俱捧觴稱賀。秋煙聞了喜信，滿懷欣悅，不言可知。錢貞便欲豎立旗竿，夫人止住道：「偶爾僥幸，為什麼驚天動地？且待春闈及第，豎亦未遲。」又有幾個靠勢家人，概不收納。既而陸希雲公事北上，老夫人饋送贖儀，並修書寄生不提。

且說鄭心如自謗生之後，崔子文訴向同社，將欲群聲其罪。又被李若虛當面唾罵了幾番，心如恐失體面，只得走求朋友，向崔、李懇息，又請各家，肉袒致謝，其事方寢。只因此名一播，那姑蘇仕宦，悉知其奸險異常，再有誰人請荐？心如自覺無顏，避到臨安暫住。恰好遇著在城鄉宦，有胡御史者，延請西席。那御史是誰？即愍公子胡伯雅之父也，現任副都御史，告病在鄉，因愍公子目不辨丁，要請名師指教。鄭心如訪知這個機會，即央門客常不欺荐引，且許以厚謝，不欺便力荐心如，心如又謄出幾篇窗稿，具名拜謁。胡御史把文章細觀，擊節贊賞道：「清新藻麗，必中之纔也。」因此館事一言而妥。心如既進館中，探取愍公子之性，每日功課，並不講書做文，只談論些嫵經賭訣，以至閨閣鄙亵之事。及在胡御史面前，則又極口贊道：「令郎公子，虧其指授竅竅，近來文字，氣已食牛矣」。兼以脅肩諂笑，慣會趨迎，故不但愍公子日漸投機，而胡御史亦破格相款。自開絳帳，瞬息三載，其年暮春，胡御史起官北上，愍公子要到虎丘游玩，同了心如、不欺，隨即買舟至蘇，在虎丘寺內假一僧寮作寓。於時蘇人游虎丘者，往來紛錯如織，上白衣冠士女，下至鄙屋裙釵，莫不靚妝麗服，連臂而至。真是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江畔之柳，可謂艷冶極矣。所以愍公子縱日騁懷，十分得意。每日與心如、不欺觀看女客，看後則又數青論白，較其妍媸。至夜則飲酒啖肉，期於醉飽而已，究其胸中，不知山水為何物耳。

忽一日，有樓船繫岸，前艙靠窗，站著艷婢四五，或輕搖綉扇，或笑指岸花，紛紛的嬌聲婉語。心如挽了愍公子之手，趨前指看道：「此船必有麗人矣。」俄而群婢，先擁著兩位老者登岸，姿容俱極清雅。次有一個女子，年可二十，輕煙淡月，真所謂畫中人也。你道此船果是誰宦宅眷？原來即是錢老夫人。因范夫人、小姐思憶范公，故特置酒船中，與他解悶，那賣花婦梅三姐，亦與偕來。愍公子指手畫腳，正欲往來挨看，因是日游人太多，夫人、小姐隨即下船而去。愍公子立在水涯，凝眸遙睇，直待那畫船去久，方回寓中，大聲道：「我今日害了相思病也。」因閉目靜想了一會，不住點頭道：「我得之矣！我得之矣！」原來愍公子，人雖鄙陋，那眼睛卻有高低，乃向心如道：「適見樓船中那個女子，果是觀音出世，怎能設一計兒，向銷金帳裏，取其一樂。先生既是蘇人，必然知其姓氏。」心如道：「在城宦族頗多，何由認識。若要訪問，則亦易易耳。」愍公子又問所以訪識之由，心如道：「頃見賣花婦梅三姐，亦在船中，只須明日喚來一問，則此女之姓氏可知矣。」愍公子大喜。次日，尋一識熟梅三姐者，託彼相喚。有頃，梅三姐來，心如便問：「日昨那一位年少而美麗者，可是誰宦之女？」梅三姐道：「乃是金陵范夫人的小姐，向來僑居錢宅，年方十九，名喚夢珠。」心如道：「原來是范閣然的女兒。此位是杭州胡大爺，因見了范小姐的美貌，十分愛羨，故特請爾相商，不知爾能出一奇謀，使胡大爺得近嫦娥否？」梅三姐搖首曰：「那范夫人操凜冰霜，治家清肅，范小姐又端莊靜一，尋常不肯輕易一笑，昨日因錢夫人力勸，偶爾一游。料想重門深閉，言不及外，雖有良、平，無所用其智耳。」愍公子聽說，悶悶不怡，以手摩腹繞廊而走。心如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公子既圖好事，何不先送酬金？」愍公子忙取出五兩一錠送與梅三姐，梅三姐推卻道：「無功可居，何敢受賜？」口中雖說，然見了一錠紋銀，未免心動，便又轉口道：「銀雖權領，不知尊意必欲如何？」心如道：「我聞牽引幽期，必須投其所好。故慕利者，可餌之以珠玉；懷春者，可誘之以風情，今范氏子生於宦族，則非財貨可邀。性既端貞，亦非淫邪可入，只須三姐早晚往謁，俟彼稍有動靜，便來回復，那時我自自有計。」梅三姐欣然領諾而去。

俄而四月已盡，將屆端陽，梅三姐杳然無回信，愍公子不勝焦躁。忽一日，將暮，聞扣門甚急，急忙開視，則梅三姐也。訊以所託若何，梅三姐道：「莫訝久無回報，只因彼略無動靜耳。近錢老夫人以城居暑熱，特邀范夫人母子移住尹山園房，日昨妾往訊候，值范夫人有恙，卜於巫者，巫者云：『必於十八日，竇於五郎，方愈。』有此一事，特來回達。」心如大喜道：「果如爾言，那范小姐在我掌握之中矣。」愍公子忙問計將安出。心如道：「彼既事神，我即假神以惑之。那尹山，乃郊曠之地，而竇神必至於夜，更煩梅三姐假以探疾，先至其家。我這裏只用數人，俱以殊墨塗面，選一身長而力巨的，衣以緋袍，扮如五郎模樣，將至黃昏時分，潛匿園中。當迎神之際，鈴角既喧，人又散亂，此時梅三姐暗中潛出，關會小姐所在，衣緋的排闥直進，背負而走。彼即知之而不敢追，即追矣，見此神形鬼狀，必不敢近。我這裏預先收拾行李，覓一快船泊岸，俟小姐一到，連夜開船，載至秀州，又於鴛湖左近，賃一所園房住下，直待范氏心諧意允，然後攜返臨安。人問時，貽以姑蘇娶來之妾，豈非神鬼莫測，而且易於反手，此計何如？」愍公子聽罷，哈哈大笑道：「妙計！妙計！」原來蘇俗祀神最以賢聖為重，相傳五月十八，乃其生日。其賽也，必用饅頭，及三牲蔬果之物，巫者唱誦神歌，一人發喉，數人和之，其聲嘔啞可聽。及至椒酒屢進，則又搖枝吹笛，與作樂相似。蓋其風俗然也。梅三姐既受約而去，又託常不欺，先住嘉興尋寓，其餘自有跟隨僮僕，依計而行，不必細話。

且說老夫人的別墅，在盤門之外，離尹山猶隔數里，其園雖不十分寬敞，也有四房繡闥，竹樹亭池，洵為避暑之所。那范夫人因冒風邪，染成一疾，老夫人平素佞鬼，便令巫者卜之。巫者附會其說，以為觸犯神怒，必須虔誠禱禳，不然，疾未能已也。卜未幾而疾瘳，愈信神祐之力。於是廣備醴牢，至十八夜，巫者登場，持鈴而謳，小姐焚香於庭，二夫人自在前廳閑話。其餘僕從，俱繞場而觀。

此時愍公子所遣之人，已撬開園扉，分匿林蔭，手持瓦礫，向空亂撒。眾人驚喊道：「有鬼！有鬼！」巫者亦戰栗不寧。俄而衣緋者，暗與梅三姐關會，直趨中庭，背負小姐而走。諸匿者，或作鬼號，或拋泥礫，披髮執仗，隨後而趨。所以小姐雖極叫呼，而僮僕等，俱股慄心悸，不敢向前。及紅葉飛報夫人，拘喚眾人追趕，而珠娘已載入舟中，峭帆風迅，去之久矣。

愍公子因以心如所囑，不可造次，遂獨放小姐於中艙，自與心如坐於艙首。珠娘惶駭不測，將欲赴水，怎奈防守甚多。是夜風便，黎明即抵南湖。時常不欺已賃下陶宦的園房一所。那管園馮二，只有夫婦兩個，年將五十，俱是揚州人氏。愍公子忙央馮媽扶起珠娘，已哭得眼皮紅腫，喉干聲啞。愍公子乃同心如道：「設或小姐不肯順從，教我如何答話，如何勸諭？」心如便教以如此如此。愍公子方纔進前相見，珠娘叱之道：「汝等劫我至此，意欲何為？」愍公子

道：「特慕小姐豐姿，願為夫婦耳。」珠娘大怒道：「我乃宦家之女，豈與爾等鼠狗為匹！我頭可斷，我身必不能污也。」愍公公道：「我乃杭州胡伯雅尚書之孫，御史之子也，不為辱沒了小姐。」珠娘厲聲道：「卻不道使君有婦，羅敷有夫？爾父爾祖既為顯官，爾乃作此盜賊伎倆，真犬彘也！」愍公公道：「汝已在我彀中，若不從順，只怕插翅難飛，徒自苦耳。」珠娘低頭暗付了一會，便笑道：「爾既要為夫婦，妾亦不能違逆，但爾我俱是名家子女，豈可草草苟合，必須置辦香燭，喚一賓相，成了合巹之儀，方協於飛之願。不然，妾寧死不從耳。」愍公大喜，忙與心如說知，遣人置備各色，珠娘又以髮亂，催取梳具，及捧進梳匣，內有裁爪利刀，珠娘回顧無人，淚流滿頰，低低嘆道：「我亦不難一死，只可恨錢郎盟約成虛，父母勤勞未報。罷罷！若再遲延，必遭奸賊之辱，我寧作貞魂，游於地下耳。」乃取刀向頸一刺，血濺如流，登時身撲，愍公子已令人點香燃燭，進內催喚，只見珠娘死在地，睨而笑道：「痴人！痴人！把性命如此輕賤耶？」趨告心如。心如大驚，急向房中看驗是實，乃道：「三十六著，走為上著。」遂與愍公子開了側門，驚竄逃走。管園馮二喚到賓相，等候多時，自往裏邊呼問，行李雖在，悄無聲息，掀開竹簾，忽見珠娘橫僕於地，急忙走出園扉，四野尋望，杳無一個人影，跌腳叫苦道：「這場橫禍，怎了！怎了！」正在憂慌，剛值常不欺走到，馮二一把扭住道：「是爾借房，今又殺人在此，爾須償命！」常不欺愕然不辨其故，被馮二扯進房中，指著珠娘道：「你瞧，你瞧！」嚇得不欺冷汗淋身，半晌不能開口，低頭呆看。忽聞珠娘喉中哽咽有聲，以手撫額，猶覺溫暖，忙與馮二扶起在榻，以湯灌下，須臾甦醒。

原來小姐力弱，外邊皮肉雖傷，不曾損內也，是命不該絕。常不欺被馮二羈住不放，只得延醫調治。將及半月，漸漸平愈。珠娘始以不欺等假鬼行劫訴與馮二，因懇求道：「若得賢夫婦送返姑蘇，當以金帛重謝。」

馮二夫婦始初道是愍公子所娶之妾，至是方知搶劫來的，便假意要將不欺送官究治，不欺慌了，連夜遁去。

要知馮二肯送歸小姐否，且聽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為深情魂遺金鳳釵

詩曰：（集唐）寂寞山窗掩白雲，（權德輿）春風應自怨黃昏。（韓偓）舞鸞鏡匣收殘黛，（李商隱）環佩空歸月下魂。（杜甫）

話說陸希雲自赴公車，朔風凜冽，逼歲遙征。至明年正月，方抵京師。舍寓既定，便尋至生邸。二人相見，握手道歡。希雲即以老夫人書信付生，錢生拆書細看，箋首無非慰問平安，並望春闈克捷之意。至中間有范夫人、小姐抵舍逾年，相數晨夕，稍免寂寞之語。生方知小姐即主於家，欣然色喜。書尾又云：「秋煙去歲冬杪，幸獲弄璋，眉清目秀，器宇不凡，今已彌歲矣。並此附聞數語。」錢生大喜，於是收攝精神，杜門不出。或值希雲在寓，擬題構文，講析經義，每至內夜而息。

及三場畢後，希雲下第，錢生竟獲高捷，少不得雁塔書名，瓊林赴宴。既而希雲策蹇南歸，錢生造寓言別。希雲道：「前歲吾兄係獄，賈文華適在裴寓，為兄辯剖甚悉。今賈生以谷斯生所譖，發在刑部，勸鞠已半月矣。去家迢遠。誰為救視？若吾兄肯向老裴一言申救，則老裴必然聽兄，而賈生方有再蘇之機耳。」錢生喟然道：「吾曩遇文華，曾以微言規諷，惜乎彼不能喻，致有今日之事。雖在泛然一面，猶當力救，何況有德於弟，敢不領教乎？」希雲大悅，錢生以贐儀厚贈，直送至盧溝橋，然後分袂。

當入殿試，卷有班馬文章，鐘王字跡之批，因「黼黻」二字有訛，乃置三甲，工部觀政。時王梅川正在銓部，又使人謂生云：「若得入賢，本部主事可得也。」錢生不從，遂不獲與選。然是時，朝綱日紊，錢生亦無仕意。因文華一事，持令長班持刺，經拜裴玄，玄見錢生已成進士，足恭款接。閑敘良久，錢生以文華為懇，玄笑道：「我待彼厚，而彼負我實甚。若他人言，弟決不從，今以兄命，當即宥釋之。」及玄回拜，錢生又極力言之。奈歸心甚急，不能候賈釋獄，乃留書一封，託王季文轉送裴玄。膏束秣馬，擇日出京。

在路兼程迅發，將抵東昌，鳴皋先已遣人在驛迎候。進衙相見畢，鳴皋道：「自侄春闈報捷，使我喜而欣舞，即具病榻，辭諸撫臺。雖蒙撫臺慰留至再，土庶有借冠之請，然以恩蔭，歷官至二千石，願已足矣。況得賢侄步武前修，與宗有望，而鱸魚正美，轉覺歸興濃耳。故專俟錦旋，不日交印二府，與爾同返金陵。祭奠之後，爾便回家省母，不知任意以為何如？」錢生道：「叔父之命，敢不遵依，但不肖偶叨一第，何足為榮。若以吾叔河清素望，方將折冲樽俎，奚即以歸隱為急哉？」鳴皋道：「方今蕭牆隱不測之憂，四野有倒懸之苦，材非經濟，豈可尸位素餐，故不若拂衣而去，以栖遲於桑間十畝。吾志決矣，子無強勸。」少頃，同知張沁，理刑俞忠吉，鄉紳馮訥，俱來奉賀。當晚，鳴皋設宴以請同寅，盡歡而散。次日，錢公便欲起身，錢生告以瑤枝訂姻一事，公笑而許之。生以便服，只帶紫蕭隨，迤邐出城，來到白家門首，但見竹扉靜閉，叩喚數次，翁方啟扉而出。一見錢生，扑簌簌淚珠滾下。白翁聞知，亦即出來，持生而哭道：「君害我兒，君害我兒！」錢生驚問其故，白翁道：「自從去年人日，君與吾女訂姻，一去之後，杳無信息，致使小女思郁而亡。今已七日了，教我白頭夫婦，再靠誰人？真害得我好苦也。」言訖，大哭。乃引錢生進內，靈柩即在壁也，錢生撫棺一慟，昏絕於地。有唐崔護詩為證，詩曰：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白翁夫婦慌忙呼喚，移時而醒，翁又取出瑤枝留詩一緘，錢生拆開視之。乃是集唐四絕，備述訣別之意。詩曰：

離恨空隨江水長，（賈至）

雁飛猶得到衡陽。（王昌齡）

時時引領望天末，（孟浩然）

猶把梅花愁斷腸。（李群玉）
登高遠望自傷情，（長孫佐輔）
北雁歸飛入冥冥。（賈至）
幾度相思不相見，（楊巨源）
黃鸝空轉舊春聲。（武元衡）
鶯囀高枝燕入樓，（張仲素）
羅衣濕盡淚還流。（裴交泰）
一朝憔悴無人問，（盧照鄰）
夜夜孤魂月下愁。（杜牧）
不如行路本無情，（長孫佐輔）
夢逐東風到洛城。（武元衡）
緘此貽君淚如雨，（李端）
須知後會在來生。（白居易）

錢生誦訖，止不住涕淚交下。白翁夫婦亦復搥胸大哭。錢生慰之道：「曩與今愛一言訂約，則夫婦之盟已定，豈以人亡，而失半子之禮。今某幸獲登第，俟俟至姑蘇，稟過老母，即當遣人迎接。念死者不可復生，翁宜自遣，勿致過哀成疾。」白翁方知錢生已成進士，乃收淚致謝。錢生忙令紫蕭備設醕果作奠，又為文以祭曰：嗚呼！窮泉一墜，悠悠古今。死生雖隔，不泯者情，憶卿之玉容兮，橫遙山而眉嫵，凝秋水而神瑩。想卿之藻思兮，組回文於機杼，含明目於胸襟。夫何，彼蒼既鐘卿以蕙心紉質，而獨靳予以遐齡？寶柱弦斷，玉蕭無聲。或亦雙成暫謫，向瑤臺而遡返；諒非羿妻竊藥，奔月窟而長生。而何以逐彩以輕散，同朝煙以俄零。嗚呼哀哉！

記昔去年，邂逅而遇，鷓浮柏葉，額點梅馨，共熏爐以坐晚，援白雪而聯吟。爾既邀我以伉儷之約，我亦許爾以山海之盟。本謂百年之好，諧於一夕，而庶幾縮鴛鴦之繡帶，並翡翠之芳衾。孰知疇昔之念，俱屬無妄，而百哀紛感，愴空帷於此辰。嗚呼惜哉！

江波洶湧兮，雌劍已失。夜臺杳渺兮，別鶴徒鳴。婉然在床，彷彿光而若見；曠焉隔世，想幽會而難尋。返魂之香莫改，種杏之術無靈。留鏡奩之殘黛，懸繡幌而淒清。

嗚呼！歲寒則暑，日昃則盈。知有生之必死，奚惆悵而悲深。惟怨爾以蜉蝣之衣，瞬息而化；日及之萼，未開而傾。顧餘尤不能無恨者，葉輕盟約，鼎視功名。竟淹留於京邸，而使爾悲懷以歿，是餘之罪也。又安得不屢嘆而思卿！爾有父母，甘旨是承。爾之靈輻，移殯荒塋。茲以澗藻，聊既微忱。神爽有期，留珀枕以待夢；香魂如在，託環佩而傳音。此餘謂死生雖隔，而不泯者情，殆思感之所或致，詎誕妄而不足憑者耶？

錢生讀罷祭文，伏地而哭。雲峰感生情重，雙手扶起，殷殷相謝。是夜，即宿於白翁家。將至更餘，紫蕭已是沉沉睡熟，錢生猶明燭獨坐。俄而一陣旋風，吹得燭火無光，半明半滅，又聞西北隅，悉窣有聲，錢生似夢非夢，忽見一個女子，縞衣紅裳，冉冉而至。大聲唱問道：「人耶？鬼耶？」那女子道：「妾乃瑤枝鬼魂也。自去春君別之後，日夕懸眸，竟無雁經只字。及至秋闈，君易姓為魏，自在北場中選，而妾不知，謂君下第，自此憂思抑郁，一病而亡。日間，承君賜奠，具見高情。趁此夜闌，特來鳴謝。」錢生平昔畏鬼，每夕必有二人旁臥，方得安寢。那夜因以情愛所牽，了無怖意，既而燭火漸明，細看瑤枝，豐姿如故。乃嘆道：「朝來一聞訃變，使小生悲苦填膺，方恨無少君之奇術，不意姐姐竟能現形相會。」瑤枝道：「妾之此來，非敢以泉下餘魂，迷惑君意，只因與君有再世之緣，特來面託。」錢生驚喜道：「吾嘗閱《牡丹亭記》，至杜麗娘還魂之事，以為若士寓言，而未敢輕信。今姐姐云再世姻緣，莫非亦能返魂，而與予了卻前盟否？」瑤枝道：「妾見冥王，備以雪夜訂姻，及伉儷未諧，憂郁而亡的緣故細細陳述，冥王亦為感惻，便令判官查覆。判官先查君云：『錢某不染淫私，奉上帝之命，增壽一紀，今科已經聯捷，應有三位妻房，官至三品。』又查妾云：『瑤枝還有四紀陽壽，應在陰司四十九日，方得還魂，合為錢某側室。目下天氣漸炎，只恐屋舍腐壞，乞著當境土地，即運寒冰護尸，方能轉回陽世。特此查覆。』冥王即差鬼卒送妾在南獄魏夫人帳下，蒙夫人授妾以靈液之丸。其丸以靈液草修合，草生大宛之西，條枝國弱水之旁，一千歲而抽葉，又一千歲而吐花，俟花褪之後，取汁搗爛，雜以犀珀為丸。凡死者含之於口，雖在酷暑，肌肉不壞，至七晝夜而復生。昔東方朔為虎傷足，西王母以草敷在傷處，頃刻而愈，即此草也。日昨，夫人正與少室仙妹下棋，忽命妾云：『爾夫衣錦而歸，將到汝家探望，汝宜回去一見。』故妾今夜得以魂魄會君。乞君致語者父，俟終七之期，千萬開棺。妾得再回陽世，皆出於郎君之所賜也。」言訖再拜。錢生道：「若得姐姐再生，天大之喜，敢不牢記，以語尊翁。」瑤枝又再三叮囑，仍回西北隅，奄然而沒。錢生半信半疑，驚愕久之。忽火光一暗，瑤枝又在面前。錢生道：「姐姐去而復來，還有何言？」瑤枝道：「回生之事，世不常有，只恐家父未必信君。妾長眠時，老母以金鳳釵為殉，今妾以釵留在君處，如果不信君言，即以此釵付之，則家父必然無疑矣。」乃向鬢旁拔釵付生，須臾一陣陰風，瑤枝回首，轉盼數次，隨風隱隱而散。錢生不勝神異，竟忘一宵之倦。俄而雞鳴於埭，東方已白矣，乃喚起雲峰，即以告之。雲峰笑道：「若得小女再生，實老朽萬分之幸也。但今仲夏天炎，不要說四十九日，只怕七日之間，已肌體朽腐矣。此必錢爺思憶小女，故得此奇夢耳。」錢生笑道：「令愛真有先見之明，特以鳳釵為證。」雲峰取釵細看，大驚道：「小女屬纊之時，寒荊曾以此釵為殉，今有此奇事，則還魂之說，斷無疑了。嘗聞馮娟七月而重活，麗娘三載而復生。由此觀之，彼傳記所云，信不誣矣。」正在嗟異，忽聞叩門甚急，原來是錢公遣人催接，錢生乃與白翁夫婦，約以後期，灑淚而別。

回至衙中，問公借俸銀五十兩，遣使送與雲峰，以為瑤枝回生藥餌之資。錢公急於離任，惟恐父老遮留，是夕先以琴書行李發出。次日五鼓，悄然出城。回至白下。錢生即到墓祭祖，又向族中一一拜望畢，便過訪許翔卿。不料翔卿於一日前，已到孤山，探候范公去了。錢生嘆道：「翔卿高誼，真有古人之風。」遂辭別鳴皋，即日啟程，回至姑蘇。但見陳府尊已曾送到進士肩額，門第一新此時老夫人已稱為太夫人了，登堂拜見，問安已畢。秋煙姐歡天喜地，抱了寧馨，出來迎接，寧馨見生，便笑嘻嘻的，要生懷抱。錢生細看寧馨，果然生得眉宇清秀，不勝欣喜。又請出范夫人相見。施禮未畢，范夫人便哭倒在地，秋煙姐慌忙以手攙扶，錢生驚訝不已。以問太夫人，太夫人備言：「避暑園莊，於五月十八晝神之夜，忽有穿緋袍的直進中庭，背負小女而去，竟不知是人是鬼。迄今月餘，遍處尋訪，杳無蹤跡。」

錢生聽罷吃了一驚，多時目不能瞬。既而泣道：「兒因求聘小姐，死裏逃生，尋得明珠，不料回轉白門，老年伯忽遭奸賊之害，已經奉旨北上，及兒進京探候，又值年伯出佐戎行，無由一面。後來睹母親慈諭，始知伯母、小姐避居家下，意謂僥幸一第，則姻事可以立就。不料又生此變，不由人不痛心也！」乃取出明珠，雙手奉與范夫人，夫人泣道：「小女尚無蹤影，怎敢收領此珠？」錢生道：「但請老伯母收下，小姐雖無下落，不肖自當遍處尋覓。」范夫人只得含淚而收。至夜，秋煙訴說繡琴之事，錢生亦為痛恨。少焉，共入羅幃，邀雲覓雨，兩情繾綣，樂可知已。

次日，先去拜謝了崔子文，以至陸希雲、李若虛。俱拜畢而回，方與范夫人商議，忽錢貞報進，有一姓常的在外求見。那姓常的是誰？原來即是常不欺。自那日脫離陶園，便欲附舟回去，行至半路，忽又想起：「都是鄭心如設計，劫了范小姐，卻又只顧自身脫去，把一場人命，幾乎使我李代桃僵。我今不免報知錢宅，一來說明心如兇惡，以消此恨，二來索些酬謝。」躊躇半晌，便即轉身到蘇，問至胥門，恰值生方抵家，出來相見。問了姓字，常不欺便把鄭心如設謀，賣花婦做腳，從頭至尾，說出根由。錢生又喜又恨，拱手稱謝。因問道：「那賣花婦是誰？」不欺道：「叫做梅三姐。」話聲未絕，只見梅三姐穿了一套新衣，進來叫喜。錢生怒從心起，厲聲詰問。梅三姐看見常不欺在座，驚得面色通紅，不敢開口。錢生便即進內，稟知太夫人。太夫人大怒，忙呼婢婦，把那梅三姐剝去衣裳，亂棒捶擊。梅三姐料難隱瞞，只得招認。范夫人咬牙切齒，痛罵不已，復以利錐，刺其肩臂，流血至踵。

當晚僱船二只，一船范夫人與紅葉諸婢，一船生與不欺，連夜至蘇。但見園扉鎖閉，扉上粘一示諭曰：

本宦示：照得南湖別墅，向著家人馮二管葺。近馮二盜竊器玩，並什物等件，於本月初五，寅夜逃去。已經出捕緝拿外，如有無賴棍徒，到園騷擾，以致戕損花木者，定行送官究治不貸。

錢生念罷示諭，驚問不欺。不欺道：「我看那馮二，亦非良善之輩，此必陡起奸謀，把小姐載往別處去了。」錢生又遣人遍向鄰居查問，俱推不知，只得悵然返掉。是夜，泊船平望，將至二更，范夫人嗚嗚咽咽，悲啼未息。錢生亦反覆不能睡去，起來靠窗而坐，忽聞領船，有一婦人唱道：〔山坡羊〕靜蕭蕭碧梧庭院，冷淒淒雕欄倚遍。悶懣懣銀箏漫擲，聲切切思繞天涯遠。端的是難消遣。盼雙星，獨不眠，秋風應把應把黃昏怨。月色砧聲，紐做愁腸一片。良緣，何日調和琴瑟弦。蒼天，恨入煙花誤少年。

〔前腔〕一行行歸鴻初見，一聲聲哀蛩似怨。一陣陣涼風繞窗，一點點淚向羅衫濺。最可憐，抱琵琶向綺遙。幾回着把，羞把霞杯勸。怎得拋離舞衣歌扇。門前，不羨王孫車馬喧。池邊，只羨雙飛戲水鷺。

那婦人唱得哀音宛轉，絕似孤鶴唳風，清猿泣月。錢生側耳靜聽，不待曲終，已青衫淚濕矣。料是娼妓之流，著人邀喚，那婦人隨即過船。錢生驚問道：「爾是維楊趙嫗麼？」其婦仰首一看，亦驚訝道：「原來是姑蘇錢相公。」錢生即問友梅何在？趙月兒便把老夫人被祛逐、及至臨出嫁與程生，細陳始末。錢生又問友梅嫁去，與程生相合否，月兒道：「小女自嫁程生，不及兩月，忽然不見。那程生反到妾家要人，妾即向程索命，彼此訐訟年餘。程已傾家破產，飄流遠去，妾亦不能度日，嫁與商人。今夜湖光蕩漾，月色橫空，想起少時光景，不勝傷感，因唱小女所度之曲，以解悶懷耳。」錢生叩舷而嘆道：「嗟乎！我意友梅，尚有相見之日，今聽汝言，已做了斷雲浮梗，不獲與梨花同夢矣。」言訖，淚如雨下。月兒亦覺悽然，旋即起身告別。

時已夜半，錢生促喚解維，風帆迅速，瞬息至家。便把憨公子等訟於府尊，府尊立刻出牌，先把梅三姐拘到。不待用刑，梅三姐一一招出。府尊大怒，掣簽重責二小，收禁獄中，以俟關到憨公子、鄭心如，一齊聽審。

畢竟後來如何，且待下回解說。

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鬼現身

詩曰：

夜色茫茫江畔月，含冤來散現魂魄。
能使奸兇心膽寒，彭生如意皆此物。
色莫羨兮財莫漁，每因財色喪其軀。
男兒不做昧心事，磊落口與常人殊。

卻說馮二之妻，因陶官在江北做官，僱為乳母。以後任滿，帶回本郡，特著他管理別業，十分信任。不意馮二狠心難託，自那日假意告官，把常不欺嚇退之後，與妻商議道：「我想終年管守園房，怎能有一個發跡之日。適值宅內託付玩器數件，值值百金。看看范小姐，又是姿容絕世，不如哄他，只說送返蘇州，連夜尋船載至維揚，或妓、或妾少也，賣他一二百兩，並把器行變易做本營生，爾我後半世足以溫飽過日。爾意如何？」馮嫗大喜道：「我亦正有此意，事不宜遲，遲則有變」。

二人計議已定，那馮二自會操舟，便向鄰家借下船隻。馮嫗假作驚慌之狀，以給珠娘道：「怎耐常不欺，又去報知憨公子，只在早晚，要與小姐成親。老身憐念是個宦門閨女，特令拙夫尋一小船，今夜便送小姐回去，不知尊意若何？特來商議。」珠娘欣謝道：「若得賢夫婦如此用情，決當厚報。」馮嫗又道：「還有一件，吾由大路直到，惟恐憨公子以快船追襲，假自松江抄轉，方保無虞。只是在路，又要多行幾日。」珠娘道：「我又不諳程路，悉憑主裁。」當晚，馮二夫婦只把細軟收拾，等至夜闌人靜，扶了珠娘下船，蘭橈迅舉，兼程進發。

忽一日已到鎮江，泊舟水涯，馮二正炊午飯，忽聞隔船有人問道：「二叔別來無恙？」馮二抬頭一看，乃是族侄馮肇，向在青蓮庵，披荆為僧，即寂如也。自那夜與法雲、寂如等謀劫錢生，遂把戚氏擊死，畢竟寂如眼快，覷見真真兒，手持匕首，刺人如決飛鳥，他便回身走脫。雖幸漏網，不敢回庵，向與金山寺住持文友相熟，遂在寺中住歇。是日打從長洲抄化而回，剛與馮二相遇。便邀二過船，敘淡良久，從容問道：「吾叔此行，仍欲往揚州，或是暫時貿易？」馮二乃告以心事，寂如低頭想了一會，乃道：「吾叔載此尤物，易起人疑，況且到了維揚，未必有售主。設或有人聘

娶，或賣在樂戶，必須面看。萬一小姐烈性不從，叫喊起來，未免敗露。據侄愚意，倒有一條妙策，不知吾叔允否？」馮二欣然問計，寂如道：「住持文友，與我至密，悉知其為人，酷好美色。不如今晚泊船山下，侄與文友說合，包兌二百兩紋銀，待至夜深，把小姐哄入寺內，那時深房邃院，再有誰知吾叔得銀？又便於營運，此計何如？」馮二大喜，遂點頭相約，各自開船過江。那揚子江乃是東南天塹，但見：深沉巨浸，森渺寒光，一望迷茫，四圍無際，煙收霧斂，隱隱的露出金、焦兩點，宛在中央。雨霽虹銷，泛泛的飛來鷗鷺成群，爭依孤渚。不盡客航，幾葉峭帆。風乍捲，亂劃漁槳，一聲歎冷月初殘。恍見數層銀島，原來是雪浪搖空。忽聞萬馬奔馳，卻便是怒濤推至。正是：鳥飛應畏墮，帆遠卻如閑。

風帆迅速，不多時便抵金山。只見殿宇崑崙，遠憑江勢，真一大觀也。有詩為證。詩曰：水天樓閣影空空，化國何年此寄蹤。淮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涌一孤峰。濤聲夜恐巢枝鳥，雲氣朝隨出洞龍。不盡登臨去帆疾，蒼茫遙聽隔煙鐘。

寂如先進寺內，忙向文友說知。又友笑道：「若得美人以供爾我衾枕之歡，此樂便是西方，何必更求蓮座。只是二百金，一時不能措辦，奈何？」寂如道：「我有一計，雖云太毒，然彼以不義而得，我以不義取之，亦不為過。」文友欣然問其說，寂如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文友大喜。時已傍晚，忙開隔年陳酒，整治鮮魚大肉，款待馮二。原來馮二最與曲生相契，嘗了酒味香甜，先已忻快。酒過數巡，文友取出紋銀一封，兌准十兩與馮二看道：「以後一百九十兩銀色悉照此封，須俟小姐進寺之後，一並兌奉。」馮二向來窮乏，驟然見了滿捧紋銀，轉覺精神飛舞。文友、寂如忙以巨杯勸進，將至黃昏，馮二已不省人事，頹然醉矣。寂如乃扶至江邊，馮二猶口中模糊道：「二百兩是足值的，快些兌銀，我欲開船趕路。」被寂如用力一推，頭重腳輕，翻身下水，可憐一念之貪，反以骸骨葬於江魚腹內。正所謂螳螂捕蟬，而不知又為黃雀之所攫也。

且說珠娘在路數日，心頗生疑，往往詰訊馮媽，媽惟委曲支吾。及渡江至寺，但聞江濤震蕩之聲，又以問媽，媽謬道：「此太湖也。」既而斜陽西下，天色漸暝，馮媽道：「太湖乃盜賊之藪，幸有敝親在此，不妨借宿一宵。明日飯後，必至蘇矣。」小姐無可奈何，只得隨行上岸。進門數重，方抵一室，但見房櫳清雅，屏帳鮮華，卻無一個女婦出見，心益憂疑。俄而壁上彈指一聲，媽即掀簾而出。於時寂如既推馮二於江，復賺媽道：「二叔頃已醉臥在船，宜喚之速起，以便兌銀交付。」馮媽方至江濱，不提防文友在側，雙手一推。寂如大呼道：「救人！救人！」而洪濤拍岸，已隨波逝矣。可憐馮媽，亦死於非命。

珠娘在房，值小童以酒餚捧進，擺下杯箸三副。珠娘問道：「爾家何姓？」童笑道：「此乃金山寺也。娘子猶未知麼？」珠娘聽說，不覺魂魄俱喪，連聲叫苦道：「又墮奸計矣！」方欲掩門自盡，忽有一年少婦人，自燈後趨出，將燈吹滅。此時，文友、寂如俱在馮二船中，把那器玩什物，細細收拾。於是點燭進房，遍體風騷，意謂小姐可以迫協成歡。及見室中黑暗，用火一照，並無傾城美麗，只見一個婦人，披髮滿背，面上鮮血淋漓，張口露牙，垂手而出，簾外刮起一陣陰風，頓把燭火吹息。二僧驚得毛骨俱寒，轉身奔赴於地。少頃起來，重向琉璃取火，指摩雙眼，振攝精神，揚聲秉燭而至，則見磷火煌煌，那婦人愁眉蹙額，坐於門首，耳畔但聞啾啾鬼哭號呼、索命之聲。二僧遍身慾火，渾如冷水一澆，惟口中咄咄狂喊至曉，不得作行雲之夢矣。正是：只憑鬼婦銜冤哭，方保千金廉質全。

且說臨安程信之，自八月十五不見友梅，心中怏怏如失重寶，疑為趙鴛誘匿，具呈本府。趙鴛受了冤誣，也把人命狀詞，控告巡按，為此構訟期年。信之家事日漸消乏，其年又遭回祿，遂致資本蕩然，在杭不能存立，只得安頓妻房，自到揚州依附族叔。那族叔諱宏，號逸庵，自曾祖即為鹽商，真有百萬之富。宏以舉人選官，任至四川成都府同知，長子必成，仍習祖業；次子必賢，肄業府庠，年方二十一歲，才貌兼優。信之自到廣陵二載，逸菴以其才識敏達，深為器重。是年五月至杭，搬載家小回至鎮江，夜半遇盜，信之墜水，幸以浮木得生，其妻林氏及囊資什物，俱被劫去，信之袒跣號泣而歸。告在本府，出了捕文挨緝。當珠娘被誘入寺之夜，正值信之同了捕役，泊舟山畔，更衣入寺，禱於關帝，祈得六十八籤。籤曰：南販珍珠北販鹽，年來幾倍貨財添。勸君止此求田舍，心欲多時何日厭。信之念罷籤詩，茫然不解，又把被劫情由，備細禱告，若與林氏果得相逢，只祈一簽上上。須臾求出一簽，乃是七十四。籤曰：崔巍崔巍後崔巍，履險如夷去復來。身似菩提心似鏡，長江一道放春回。

信之看到第二句，以至末句，滿懷欣喜，遂即下船。是夜睡至二更，夢一少婦，血痕滿頰，近前哭訴道：「妾身戚氏，住在金陵城外青蓮庵之後，禍遭兇僧寂如謀奸不遂，將妾擊死。今寂如遁跡本寺東房，與住持文友，又欲奸污夢珠小姐，被妾現魂救衛。明日小姐之父范父，自塞上南歸，泊舟維揚，君能救出小姐，與范太守相會，並把寂如送官正法，以洗妾冤，則君破鏡必合，相遇有期。」信之驚愕不能言，惟惟而已。戚氏臨去又囑道：「妾含冤不散，自隨寂如，迄今二載矣。因彼皈依釋氏，難以近身，今曉彼又謀溺叔孀，罪惡滔天。雖有佛力，不能庇護，故妾得以隨身索命。妾無范氏，則冤仇莫雪；范氏無我，則貞操不全；君若不遇妾與范氏，則夫婦不能完聚。牢記！牢記！」戚氏既叮嚀而退，程亦欠身而醒。但見白露拂江，半蓬明月。思憶夢中戚氏所言，句句分明，又詳付籤詩，與夢暗合。遂不復睡，坐以至曉，喚起捕役朱敬山以語之。敬山道：「夢雖難憑，然明顯若此，不可不信，況且住持文友，曾經會過，便不知果有寂如否？君可進寺相訪，我等尾後，以觀動靜。」信之果以為然，急起叩扉，謁見文友，又問起寂如，寂如亦便出來相會。只是二僧因為鬼祟攪亂了一夜，方欲就枕，而信之適到，故眼色矇矓，神思倦憊。信之見了如此光景，暗暗驚異，乃與敬山遍向曲房靜室，細細邏察，卻是悄無影響。逗留逾時，方欲告別，忽見廊下一婦，拍手而笑，復以手招信之，轉身走入靠西室內。信之、敬山等，急忙隨後而入。那婦人倏又不見，惟正南張畫一幅，恍若畫上笑聲啞啞。信之舉目直睇，但呼怪事。

畢竟敬山乖覺，細看二僧，面容頓改，言語違離，便雙手扭住道：「爾等禿驢做得好事！」忙令信之掀畫一看，內有小門。推門而進，又有精舍數間，窗外欄干六曲，行過長廊，果有女子隱隱號泣。信之奮步向前。珠娘在內，聽得人聲喧嚷，疑是二僧逼奸，忙以羅帶自縊。信之破扉而進，大呼道：「果是范小姐否？我等特來相救。」小姐背立含泣，而應聲道：「妾果范氏，君輩是誰？」信之道：「某等泊舟山畔，夜來得一奇夢，故知小姐被危。又知尊翁先生，今日必至維揚，乞小姐不須疑慮，作速登舟。」珠娘嘆道：「妾以閨中弱質，奈何命運不辰，出頭露面，受盡摧挫。荷蒙君子仗義相扶，在妾有何面目，再立於人世乎？況家君遠困遐陬，豈能即返，君請自為正務，此地乃妾畢命之所

耳。」信之道：「小姐 差矣，若果失身兇禿，死固已然，今不為所犯，而必欲捐軀，則貞白之心反不能顯暴於世矣。某因失偶 相尋，愁腸如沸，故一聞小姐之事，不覺怒發沖冠，出自誠心相救，豈小姐視如僧輩，而固為拒卻乎？設或尊君未即相逢，某當多著女伴，送至尊居，幸勿疑某亦蓄他意也。」小姐乃收淚致謝。當信之苦勸 時，朱敬山已把文友、寂如鎖在船中，招呼二十餘人，蜂擁上岸，把細軟件物，一切筭匣器皿，無不席 捲下船。信之乃以自船中艙，與小姐獨坐。將欲解維，合寺僧侶悉知，擁出江邊，沸聲詰究。朱敬山既有捕批，小姐又現在可證，遂不敢攔阻而退。

是日風順，開船未幾，便至揚州。將船停泊，信之便到岸上，遍向座船逐一挨問，哪裏有個南京范 太守的船，只得走回與朱敬山計議。敬山道：「若不解進府裏，被他先告一狀，反吃官司。只是到官， 須要小姐面證。」珠娘在艙，聽得見官二字，不覺號啕大哭，走出船頭便欲赴水。左首船上有一老者驚 問道：「那一位好似我家夢珠小姐。」珠娘回首一看，認是老僕金元，大叫道：「金元救我！」金元便 即扶腋過去。原來范公的船，與客船相似，故信之尋問不出。

當下珠娘急問老爺哪裏？金元道：「老爺拜望太守未回。」言未畢，公已回至船首。見了珠娘，大 驚道：「我兒為何在此？」珠娘見公，牽衣大哭，便把被劫情由，細訴一遍，公亦垂淚道：「只道我為 父的受苦三年，誰知汝亦遭此厄難。只是汝既被劫，爾母亦必苦壞矣。」珠娘曰：「母親只為爹爹謫戔， 終日愁苦，今天幸賜還，想是朝紳出疏申辯。」范公搖首道：「那些權佞眈眈虎視，在朝大臣，俱以身 家為重，誰敢撩須。我一到邊陲，自謂必死，全賴新主洪恩，方遂首立之願。即如今日得會我兒，亦莫 非雨露之所賜也。」言訖，便令金元導至程船道謝。信之說起二僧兇惡，頃已解府，尚欲借重鼎言。范 公道：「二兇叫甚名號？」信之道：「一喚文友，是本房住持；一喚寂如，向在青蓮庵中。因殺死戚氏， 這命在山。夜來託夢以救令愛小姐，即戚氏之鬼魂也。」范公切齒怒恨道：「那寂如受戒慙山，我向來 敬禮，誰料兇暴至此！今既解去，我即刻進府，面見太尊。」公怒氣沖沖，與信之作別，是時揚州府知 府叫做李胤祥，因公是諫諍超遷，十分敬重。當日，范公再進賓館，備陳前事，李府尊大怒，立刻就把 文友、寂如，重責四十，問成大辟。正所謂：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你道范公，為何便得擇歸？只因天啟駕崩，崇禎以藩王繼位而立。上在藩邸，悉知魏忠賢專擅國柄， 謀為不軌，故登極之後，便遣忠賢出守皇陵。忠賢危懼，到了山東飯店，自縊而亡。於時，凡為魏黨所 害，貶降在外者，悉復原職。然公只宜即往金陵，為何留滯揚州？只因夫人、小姐在錢老夫人家下，故 公先著范斐，同了許翔卿至京。修葺房屋，自來拜過府尊，然後取路至蘇。也是天意，該與小姐相會。 當晚公自府中回船，珠娘接見道：「頃有信之之叔程公來拜，帖兒在此。」公方欲展開，又值信之帶了 兩個婢女來至船首，公慌忙趑入。信之道：頃會家叔，道及小姐舟內無人，故家叔特著兩個粗婢， 權為 服侍，並設蔬餚，以屈尊駕少敘。」范公道：「萍水相逢，謬承賢竹林如此厚誼，使老朽何以為謝？但 不知令叔尊號？」信之道：「家叔賤號逸菴。」范公驚喜道：「原來是逸菴兄，乃吾好友也。乍到匆匆， 未及看謁，豈知即為令叔！少間必當趨晤矣。」信之去後，公即答拜逸菴。相見畢，逸菴稱賀道：「恭 喜，恭喜！」范公笑道：「第三年出塞，骸骨偶歸，何喜之有？」逸菴道：「聖人當寧，魑魅潛形，而 吾見之公憤得雪。今日軒車榮返，固一喜也。令愛受磨澗而不磷淄，堅白之行，尤人所難。況乎數千里 之隔，與兄一朝奇遇，又一喜也。」范公道：「小女得全陋質，皆出於戚氏陰護之力，令侄匡救之功。」 言未訖，一人肅衣出見，逸菴命之拜公道：「此乃次小兒必賢也。」公視之，形軀端厚、眉目秀雅，試 以學問，頗有根源，逸菴道：「弟有一事相懇，輒欲面談，不知可否？」范公道：「願聞臺諭。」逸菴 道：「仰慕令愛芳姿，欲為小兒求聘，必俟仁兄鈞諾，然後敢通媒妁。」公乃告以明珠之故，逸菴大喜 道：「若要別件珍寶，寒家未必預備，至於明珠之類，先人幸曾留下。」急忙進內，取出一顆，放在瑪 瑙盤中，旋轉不定，光映一室。范公捧珠大悅，便以親事承允。逸菴道：「容伺揀選吉日，先以此珠獻 媚」。范公欣然惟惟。

是夜，賓主酬酢盡歡，既而酒闌，談起舊事。公謂逸菴道：「猶憶昔年，弟自開封罷官，偶造貴郡， 承兄偕名妓女友梅。於時極清風於芳潤，拾明月於幽林，呼酒快談，纏綿徹夜。友梅既度新聲，第亦放 歌相和。曾幾何時，而追憶此歡，忽已四載矣。不知羅浮春色，今無恙否？」逸菴嘆道：「自兄別後， 那趙姬便不知所往矣。」時夜漏將半，公執手謂信之道：「戚氏所云句句皆驗，獨於尊閨未有下落，然 云救了小女，自然去鏡復合，竟者相會之期其在敝郡乎？僕於明早掛帆，君宜繼至可也。」言畢，起身 告別。次日渡江，只著金元到蘇迎請夫人，自與小姐，先返白下，要知程必賢姻事若何，下回便見。

第十四回 明月珠東床中選

詩曰：

光燿燿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胡云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游女弄漢皋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東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珠網之玲瓏。

——右《明珠賦》（採錄半篇）

卻說范公回至金陵，未及旬日，程逸菴已託表弟宋瑄為媒，與程信之、程必賢一同來望。相見甫畢， 宋瑄便令從者，以小金盒捧上明珠，范公笑道：「某前言已定，斷無二二。夜珍之賜，容待寒荊抵舍， 方敢拜登。」宋瑄道：「家表兄迫於賤事，未及造府拜見，故先著晚生以珠呈奉，既承老先生金諾，則 尊老夫人意必相符，還望麾留，足叨厚誼。」范公乃欣然收領，遂館必賢等於宅西別業。又逾數日，老 夫人方到。見公面容黎黑，驚喚道：「一別三年，相公須鬢俱皓然了。」珠娘出來，見禮方畢，與夫人 抱頭而哭，公再三勸慰，夫人方收淚道：「女兒之事，問於金元，已知大略。只不知相公謫到邊塞，景 況何如？」范公嘆道：「若說塞上風霜，其實淒楚，那杜游擊孤軍出鎮，疲瘁殘弱之兵，不滿二千， 卻又當敵人之沖，刁斗不息。每至胡笳群動，牧馬悲嘶，惟與杜君向南飲血。自揣此生，必以馬革裹尸， 誰料今日又得與夫人相見。」夫人道：「那裴崔威勢，近日如何？」答道：「夫人猶未知麼？自先帝殞 天、今上秉政之後，魏忠賢自縊而亡，全家貶徙嶺外。如今王梅川矢心策手，便把魏裴彈了一本，又欲 修睦於我，替我出疏辯冤，故王梅川得以原職閑住。聖上即升我為苑馬寺少卿，我不欲為官，所以致仕。」 夫人又泣道：「只可恨女兒無辜也受此一番磨難。」

范公道：「我正為女兒婚事，專待夫人歸來商議。」便把程逸菴求親，說了一遍，取出明珠付與夫人。夫人大驚道：「相公臨別叮嚀，曾說錢生一歸，便諧花燭，不意錢生淹留京邸，直待春闈奏捷而還。」公驚問道：「我閱南畿試錄，並無錢生姓名，為何春試得捷？」夫人道：「他只慮玉梅州嫉害，故從了母姓，又改諱為芳。」范公道：「三四內果然有一魏芳，但不知登第而歸，可有明珠否？」夫人道：「錢生到家，正值女兒遭難，他一聞此信，悲思婉轉，便以明珠付我。我推卻不受，他道：『小姐雖無下落，我畢竟要到處尋求。』妾感其意誠，只得收下，及前日金元來報，妾身起程之後，彼亦買舟後至。若又許了程家，何以回那錢生？相公此舉忒覺孟浪矣。」范公想了一會道：「據夫人之意，何以處之？」夫人道：「依妾愚見，作速辭卻程翁，仍許錢生為是。」范公道：「我與逸菴相知情厚，況是親口許出，今明珠已收，程生已館於別業矣，怎能辭卻？」夫人道：「不然。我母子至蘇，感承錢夫人殷勤款待，及臨別之際，含淚相送，堅以姻親為懇。況兼錢生付珠在前，程家議親在後。今若變易移心，不惟食言，而且負德矣。」公以事在兩難，悶悶不悅。

方公與夫人談論時，珠娘在旁聽說許親程氏，便退至闌閨，柳眉低鎖，杏臉生愁。嘆了一口氣道：「悔不死於陶氏園中。」紅葉聽了，驚訝道：「小姐怎發此言？」珠娘道：「我與錢郎，雖不曾一面相親，然以詩箋傳意，又託蓮香訂盟月下。今錢郎幸得中了，果有明珠為聘，事已萬分無疑。誰想程翁，亦以明珠，央媒來說，爹爹竟爾許允。把三載深情，一旦付之流水，使我忽然聞此，心如刀割。」紅葉道：「說起錢爺情重，果然難得。自京邸回來，一聞小姐之事，便慘然不樂，既與夫人同至陶園尋覓，又把梅三姐送府追究。看他心意違違，頃刻不能放下。以後管家報說老爺、小姐已在揚州相會，便即眉開眼笑，與夫人奉觴稱喜。其一往情深，愛念小姐如此。況又少年科甲，異日青天偉業，不卜可知。即使程生有其才，未必有其貌；有其一貌，亦不能有其情。豈以小姐天姿國色，竟與羔兒作配乎？趁今未曾下聘，速與夫人商議，尚可挽回。」珠娘道：「羞人答答的，怎好啟齒。事若不諧，有死而已。」話聲未絕，忽聞雲板傳進，蘇州錢爺已到。原來錢生自夫人歸來，便把不欺厚贈而遣之。稟過太夫人，起身進京，一則賀問遭驚，一則訂期納採。因先詣祖居探候鳴皋，款留信宿，是日方來謁見。范公以生既成進士，兼以風流旖旎，真所謂國士無雙也，殊悔多許程生，故相見之際，意其不安。是夜仍宿生於凝芳閣之東廂。生以物換星移，轉盼三載，而窗前的碧梧如故，竹色依然，感念舊懷，賦詩一律。詩曰：鳳凰城裏舊仙家，瑞溢門闌獲彩霞。綺閣仍披徐孺榻，星機重犯使君槎。當軒竹佩因風響，繞徑梧陰帶月賒。追憶桃花曾識面，漫緣流水覓胡麻。

翌日早起，夫人出來，殷殷然以擾宅為謝，錢生亦深敘簡慢之罪。夫人忽見壁上新題，大加贊賞道：「構意清新，吐辭芬郁，誠文苑之鳳毛也。」錢生以明珠微露其意，夫人面容忽改，含糊不答。錢生心下狐疑，急忙持刺，往拜許翔卿。翔卿恭敬出迓，施禮畢，分賓主而坐，彼此敘了寒溫。錢生道：「前歲浼兄作伐，因乏明珠，蹉跎至今。幸而求獲一丸，已面奉范伯母矣。再乞訂准，以便擇吉。」翔卿道：「過承厚愛，敢不執柯，所惜錢爺到底緣薄。」錢生驚問為著何由，翔卿道：「范爺前在維揚，與程逸菴當面訂姻，今程兄來已數日，將欲擇期行聘矣。」錢生痴呆了半晌，嘆息道：「弟以求取夜珍，幾遭兇禿之手，真所謂劈洪波而探之於龍頷者也。不謂明珠雖得，事多齟齬。三載以來，也不知歷了多少淒風苦雨，今日滿望一言安就，誰知年伯將我遺落。無乃負小姐數年待字之意，而負錢生一片求聘之心乎？」翔卿道：「范公愛重錢爺，豈欲變更？只因金山寺中救出小姐，皆賴逸菴從侄之力，故不得已而許之，非公之本懷也。」錢生又力懇翔卿，婉轉為計。翔卿方沉吟不語，忽見屏後鬢雲隱現，遣出小鬟催喚翔卿。翔卿起身進去一會，忙忙出來，見生面如土色，支頤嘆氣，乃抵掌而笑道：「錢爺暫省愁煩，某即刻進見范公，當圖別計，以卻逸菴，決不致錢爺有遺珠之恨。」錢生乃深深揖謝，又再四囑託而回。至凝芳閣下，含愁獨坐，正在咄咄書空，只見紅葉走至。錢生慌忙迎進，嘆息而謂之道：「我自前歲，承紅姐以詩箋傳遞，又與小姐一面之後，晨風夕雨，總助相思，明幌花簾，惟增悵慕。這一段痴情，其念可以質之鬼神。今日此來，恨不即刻便諧連理，誰知忽然改易，使我三載痴心，化為春夢。雖是爾家老爺之故，在小姐亦以憐才一念，棄若飄風，獨不記月下之言乎？」紅葉道：「錢爺不要錯怨小姐，自因老爺許了程家後，小姐眼眶橫淚，長嘆一聲道：『乍離虎穴，又遇風波，何妾緣之慳而命之薄也！』乃喚紅葉悄悄囑咐道：『我欲以數字，密報錢郎，只為愁滿肺腸，一辭莫措，惟汝為我傳言致意，不可以薄命妾憂損情懷，亦不可以姻事難諧，急為去就。且再從容以觀老夫人主意若何。』」錢生嘆道：「若得小姐如此厚意，庶不枉了錢九畹一片誠心。相煩紅姐，也把我若衷，轉達妝次。」紅葉見生辭意悽惻，將欲掉下淚來，因安慰道：「錢爺請自保重，倘早晚老爺與夫人計議，一有好消息，妾即當走報也。」錢生慌忙深深一揖道：「若蒙紅姐見憐，沒齒不敢忘德。」二人正在喁喁細談，忽聞窗外履響，紅葉奔逸而去。生以未罄所懷，悶悶不懌，吟五言一絕云。詩曰：好事翻成夢，多愁只為情。可憐吳紫玉，寧忍負韓生。

既而傍晚，錢生和衣偃臥，紅葉又來，輕輕推喚，錢生一躍而起道：「紅姐昏暮出來，必有好音見示。」紅葉道：「頃刻見老爺在夢筆軒與翔卿促膝細商，妾於隔垣側耳，雖不分明，然略聞語意，大約姻事可諧，為此特來報知。」錢生喜添十倍，連連稱謝。到了次日飯後，范公請生出到前廳，只見宋瑄、程信之、程必賢、許翔卿俱到，一一施禮，依齒而坐。范公道：「老夫今日奉屈諸君，不為別事，只因小女，擇婿十年，至今未果。曩歲九畹年侄，下帷敝舍，便欲以弱息委字，因惑於明珠一言，猶豫未決。及年侄取到明珠，老夫又為含沙所中，待罪北關。嗣後小女玷危，幸遇程兄救至維揚，恰值老夫歸舟暫泊，所以遇復逸菴，央討秦晉。隨辱宋兄持珠遠貺，得以絲籬附託，固老夫萬分之幸也。誰想九畹錦旋之日，先以明珠付在拙荊，日來又辱又旖自蘇而至，致使老夫數日思惟，不能裁決。若許了逸翁，則年侄又道付珠在前；如允了年侄，則逸翁又疑老夫欣慕進士了。故老夫愚意，不若限韻出題，求二位賢契各吐珠玉，待老夫一筆謄寫，傳進小女，聽其選擇。庶彼此無言，而老夫可以免罪，不知宋、程兩兄與翔卿以為如何？」翔卿道：「明諭極是，此正昔賢雀屏絲幕之意也。」公即令人取出兩顆夜珠，放在幾上，又令人分授紙筆。錢生詩思泉涌，自謂穩中無疑；必賢亦以夙負詩名，欺生只知八股，正要賣弄才學，俱向公推遜道：「侄輩庸碌小巫，怎敢在班門弄斧。」范公道：「賢契俱是詞壇領袖，休得太謙。」此日信之雖然在座，因以已事稍恍，寂無一言。只有宋瑄，心下不悅，私謂翔卿道：「若非信之之力，小姐怎得保全。今日此舉，反為錢君作嫁衣裳也。只可笑范先生何不直言回了逸菴，多此一番轉折？」翔卿道：「范公端人也，決無一毫私念，兄請勿疑。」二人自在一邊說話，公即以明珠為題，令二生拈韻。錢生得了「奇」字，必賢得了「難」字，錢生情興勃勃，信筆一揮，恍若龍蛇飛舞。必賢思文翩翩，數行立草，猶如三峽倒流，須臾之間，二生詩俱脫稿，奉上范公。范公連聲嘆賞，謄寫遞進，錢生既注目以盼佳音，必賢亦屏息以俟。忽報吏部王爺來拜，范公急忙換了冠帶出迎。

梅川進來，與宋瑄等次第見畢，獨與錢生細細的寒溫了幾句，一眼見明珠笑問道：「今日滿堂佳客，豈來自銅柱朱崖，為何夜光燦目？」范公備語其故，梅川道：「不必論二位佳制，老夫一定要與錢郎作伐了。」言未畢，門上報進錢爺來拜，原來鳴皋亦為生親事未知如何，特來拜望。范公即忙邀入，依次相見，不題。

且說二詩傳進蘭房，珠娘焚香淨手，然後展視。先拈一首，卻是「難」字韻的。詩曰：

夜深不惜月將殘，徑寸光凝一室寒。

神女弄時游漢曲，鮫人位處落金盤。

酬恩肯借靈蛇用，無脛終從合浦還。

莫謂暗投逢按劍，香閨明鑒辨何難。

逐句吟哦了一遍，笑道：「詩非不工，乃學究語也。」放在一邊，又看一首，是「奇」字韻的。詩

曰：

分明盈掌質合規，曾探驪龍向碧漪。

的磔露荷承盒捧，玲瓏蛛網隔簾窺。

日臨色更欺珍璨，莫墜光能代目移。

慚愧石家空秘綠，難從照乘擬珍奇。

珠娘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贊嘆道：「好詩！好詩！且勿論詠物精工，人所不及，即其鑲金為句，琢玉為辭，讀其詩，而斯人之深情逸韻宛在眼底，正我向來寤寐不忘者。其殆錢郎之筆乎！」又反復朗詠數過，笑謂紅蕖道：「此詩蓄意悠遠，非錢郎莫能作，非我莫能知也。」紅蕖道：「小姐目如犀火，自應辨識夜珠，然事係終身，亦宜慎擇。何以知其必是錢爺所作？」珠娘道：「彼云『曾探驪龍』者，暗喻曾經會過，先有婚姻之約也。首聯託喻詠珠，頸聯表揚珠之光潔，雖有不即不離之妙，其實暗藏深意。末云『石家空秘綠』者，昔日季倫有妾，名喚綠珠，今我亦名夢珠，故以照乘比我，而言石家之綠珠，不如照乘之珍奇也。自非敏手慧心，安能措詠？那一首則不然，前六句，無非借引故實，後二句以珠自況，而欲取鑒於我，因知為程生所作耳。」紅蕖笑道：「小姐這樣聰明，真是掃眉才子。」珠娘看畢，便提起免毫，細細圈點，藏在篋中，又把那一首選不中的，也向詩尾批了數句，著紅蕖傳出。范公接來，送與梅川，展開一看，乃是必賢所作。箋後批云：中聯工整，結語冗雄，惟上清照乘，足以方斯雅制。惜乎起語卑弱，金石之聲微乖耳。

梅川看罷，獎嘆道：「批語極切，若以令愛為試官，士無不公之嘆矣。」又笑謂錢生道：「如今的金花彩段謝媒儀，穩要送與老夫了。」錢生意氣揚揚，喜動眉宇，惟程必賢勃然變色，垂首喪氣。宋瑄、信之俱覺無顏，便欲起身作別，范公一把留住，笑向梅川道：「若年兄肯為小女作伐，小弟也要與令愛做媒。程生賢契青年美才，誠可謂風流佳胥也，不識年兄肯以東床留彼袒腹？」梅川欣然首肯。原來必賢的才貌，雖亞於生，然亦百尺無枝，亭亭獨上，故梅川甚覺中意，一口許諾。范公大喜道：「既承梅翁厚情，弟即當寫書，報達逸菴，暫屈宋兄留在敝舍，以看程君作入幕賓也。」鳴皋道：「今日不期而會，小侄終牽珠綠，程兄亦諧鳳偶，一雙兩好，奇情、奇事，千秋之下，又成一段佳話矣。」因起身密語錢生道：「前日吾侄載來此婦，終日悲啼。他云住在維揚，又與程生同姓，試以語之，或者是他族中，使渠夫婦完合，也是一樁美事」。

錢生恍然醒起，乃問信之道：「吾兄還是久住揚州，或是臨安遷至？」信之道：「晚弟向居武林，依附家叔僅三載耳。」錢生又問道：「尊閨可是林氏，今無恙否？」信之慘然悲嘆道：「拙妻果然姓林，向日搬徙至揚，行次鎮江夜泊，忽為綠林所劫，至今杳無消耗。」錢生笑道：「只在小弟身上，包兄珠還合浦，劍返延津。」信之愕然驚問，錢生道：「前日小弟進京，泊舟村岸，夜半，忽聞哭聲隱隱，其聲低而甚哀，漸近江邊，將欲赴水。弟疑是人家婢妾，忙令舟子起身救住。細問其故，答道：『妾身林氏，夫主姓程，因自杭州遷至維揚，其夜遇盜，妾為賊首所虜，無計可脫。今夕賊與同伙飲醉而歸，闔家睡熟，妾方能逾窗逃出，欲尋一死。幸值君子垂救，倘肯送至廣陵，生死不敢忘德。』」又道：「此地五六家，俱是餘黨，尊舟為何獨泊於此？」弟聞而肅然惶懼，候至寺鐘初動，忙促開船，進京之後，留在家叔舍下。正欲擇暇送歸，不期遇兄，適聞所言，其事吻合，故知為尊閨無疑矣。」信之又驚又喜，慌忙揖謝，范公大笑道：「梅翁得招快婿，老夫幸結絲蘿，誰料信之兄，又得去珠復還，轉覺奇了。」梅川等亦無不稱異，信之想起戚氏夢中所言，愈加感嘆。原來錢生一見信之，問了姓表便覺驚疑，因以小姐在心，正懷得失之念，故未暇及此。以後倒是鳴皋提醒，然後問及，誰想果是信之之妻。也是事誠湊巧。

當日梅川先別，隨後信之便與鳴皋同去。公退至內房，忙令小姐代作書稿，以達逸菴。小姐文不加點，信筆寫就。書曰：向弟之得歸也，惟幸濱死餘魂，重依日月，寧復知零丁弱息，亦寄命於豺狼。仰簾霞雲之庇，得逢令侄救免，反承臺召賜飲溪鱗，固已飽德飲醇之至矣。又辱兄翁，高誼謁如，不鄙葑菲，而以朱陳相約，忻荷之深，信加銜感。及弟抵舍，詢知賤內在蘇。敝年侄九畹，南宮戰勝而還，先以明珠付聘。故佳郎君玉趾方臨，而九畹亦自蘇繼至，使弟進退維谷，罔知所以。不虞令侄舍陷入萑苻，亦因九畹泊舟之便，救至敝邑。非令侄則小女不能瓦全，非九畹則令侄舍不能璧合。彼此相胥，正天意所以全姻偶也。顧弟不能無歉者，深以有負厚愛。幸值敝同年梅翁淑媛，幽閑窈窕，過於關雎，方足以副門下寤寐反側之求。特遣進魚旆達。倘獲兄翁賜允，則小女得以苟且字姻，而異日百兩盈之，鳳臺諧偶。聊託柯斧微愛，少償孟浪爽約之罪於萬一。統祈臺命，監毫主臣。

覽書笑道：「寫得委曲詳懇，不容增減一字矣。」便即寫封，正欲道人送去，只見信之同了林氏，笑容可掬，特來謝生，又與宋瑄、必賢作別先回。范公囑道：「歸見令叔，煩為老夫婉轉致意。」信之欣然，惟惟而別。生亦辭公回見鳴皋，置辦行聘之物。

不則一日，逸菴回書，許可並即訂准納採日期。范公取出金盒明珠，同了宋瑄、程生往拜梅川。梅川慨然留釀，將珠收下。次日，宋、程殷勤謝公而去。兩姓聯姻，無非遵行六禮，此不備載。

只說錢生納聘之後，時因恩例不必到部，已得選授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縣，公以筮仕在邇，卜吉贊生當合巹之夕，命生作催妝詩，錢生提筆立就。詩曰：

銀漢不須烏鵲渡，良媒只合謝明珠。
鳳樓早把新妝辨，為報三星已在隅。

既而銀燭熒煌，珠簾高捲，小姐金裝玉裹，打扮得好似天仙的帝女，兩行婢媵簇擁出來。錢生烏紗皂靴，身穿大紅員領，參拜禮畢，外面大開喜筵，公與范斐陪著王梅川、許翔翹二媒，及錢鳴皋等，內面鼓樂送入洞房。生與小姐，同飲花燭之下。不多時，酒闌人散，珠娘卸了鳳冠霞披，錢生亦脫去袍靴，移燭近前，把小姐仔細一看，雖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然與寒年月夜所見絕不相似，心下驚訝不定，便把前後事情，細細盤詰。珠娘道：「君以昔時所見的比妾如何？」錢生道：「彼不如也。」珠娘笑道：「君誤矣，昔時會見者，即妾也，豈有一人容貌前後各別？」錢生道：「休言誑我，自與小姐一面之後，曉風夕月，在在相思，總不離於心目之間，那有面龐尚不能記真者？」珠娘道：「設或妾非小姐，花燭已成，何必多問耶？」錢生顏色頓變，愀然不樂。珠娘乃笑道：「妾雖陋質，素以禮法自持，豈肯夜出閨房，以露多露？只因慕君之纔，君又固需一見，故不得已，特以侍女蓮香代會，其實非妾也。」生猶未信，珠娘解松衣領，出刀痕以示生，生方欣喜道：「好笑我三載相思，竟在夢中也。」乃細述從前相慕之懷，珠娘亦訴被難之苦。少焉解帶下幃，共入鴛鴦衾裏。真個是少年才子佳人，溫存旖旎，彼貪此愛，曲盡於飛之樂矣。

次日恰值蓮香親來賀喜，夫人小姐，優禮相待。錢生見畢，細看面容，宛然如故。蓮香說起范公以詩選擇之事，因笑道：「那日妾在屏後，窺見錢爺面色不豫，拙夫又倉皇無計，故妾聊設此謀耳。」錢生謝道：「感領盛情，中心頌之，何日忘之。」退而有感，賦詩一絕。詩曰：

國色從來識面難，洞房昨夜喜相看。
三年一覺相思夢，錯認山茶是牡丹。

錢生終以頸痕為玷，問於醫者。醫者道：「昔有美妃，為如意所傷，曾將獼髓為膏，和珠粉以敷之，其癩始滅。」錢生乃令人遍求白獼。過了數日，既感紅蕖之情，又以紫蕭曾經同難，便將二人配合。又想起瑤枝未知還魂果否，即著紫蕭前往東昌，迎接白翁夫婦。不一日，紫蕭回報，臨情盡遭流寇，城外居民各竄，遍處尋問，竟不知白公所在。錢生聽罷，不勝悵快。忽聞報進，姑蘇賈文華在外，便即慌忙出見。

不知文華來，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小羅浮舊約重諧

詩曰：

香奩不獨夜珠明，才子風流事事成。
人面桃花生死夢，草臺柳色苦甘情。
松蘿葉契心如一，雪月評章句共賡。
驅犢豈須尋塵尾，吹蕭請聽鳳和鳴。

卻說錢生，以白雲峰不知去向，正在憂悶，忽聞報說，有一賈文華要見，忙欲出迎，只見文華已走進廳上，向著錢生連連揖謝。錢生道：「向日速於出京，不及候兄一面，以後杳無信息，鄙衷時為快快，不知賈兄幾時得釋？」文華道：「仰賴錢爺一言超豁，數日之後，幸即脫獄。及詣尊寓叩謝，不料錢爺已出京三日了。因有帳目未清，淹留半月，恰值聖上登基，裴孝廉已貶徙為軍，谷期生亦為仇家所殺。」錢生撫掌稱快，文華道：「仰託厚愛，無恩可答，今日特報一椿喜事，以贖賀遲之罪。」錢生笑道：「更有何喜，重煩遠報？」文華道：「聞得錢爺，向在東昌曾與白家又有婚姻之約，今如主人回生已久，錢爺為何置之度外？」錢生驚問道：「這件事，小弟從未告人，不識吾兄何以知之？」文華道：「僕自北京回來，偶從桃葉渡邊經過，與白翁邂逅相遇，彼此問了鄉貫，敘話移時，不覺契密，那白翁便談及錢爺訂姻一事，又說道：『小女幸已再生，只不知錢爺，為何一去又無消息？』便把書信一封，著某持奉。僕抵家之後，即刻造府，不意臺駕在京，因此特來相報。」便向袖中，將書取出，錢生接來拆開一看，不覺喜動顏色，原來是七言古體詩一首。詩曰：憶昔相逢日暮陰，梅花靜掩繡戶深。挑燈共坐一窗雪，身未許郎先許心。伯勞飛燕兩分別，夜夜憑樓望明月。瑤琴聲斷蟲網多，翠幕荃靡香頓歇。未及邛山掩墓門，情通冥漠仍返魄。重見落梧秋雨暮，斷雁淒風桃葉渡。回生之事非渺茫，數行遙致胸中慄。盟言歷歷郎自知，憐取相思又一度。

便留文華書房待飯，持詩以語小姐，小姐見詩亦歡喜道：「文藻燁然，誠香奩佳句也。既有此事，何不迎聘至家，以完姻好？妾決不效那妒婦之態，使君作負心人也。」既而道：「君讀詩，必知綠衣黃裏之語，此事雖不敢阻抑，然勿使妾有積薪之嘆為幸。」錢生笑道：「夫人乃蘋蘩之主，譬如軍中元帥，若白氏女，則偏裨小將，旦夕荷戈以受指麾耳。」小姐亦為解頤。錢生又稟知范公，范公驚訝道：「還魂之事，世所罕聞，有此奇異，極應聘納。」錢生乃辦具聘儀，即挽文華為媒，擇吉娶至。定情之夕，細看豐姿，妖艷如故，是夜，就在白氏房中，小姐談笑自如，略無醋意。瑤枝向生細訴思念成疾，及幽魂夜會，以至回生始末，悲喜交集。因嘆道：「今夕之緣，實出天意，回思往事，恍若夢寐耳。」既而笑道：「昔日若從君命，今夜白綾帕上無以為質矣。」生急摟之就寢，交會之歡，綢繆徹旦，惟恨玉漏相催，金雞鳴速耳。

然生雖在極歡之際，每一感念友梅，不禁悲嘆，時會稽縣書吏、皂快等，到京迎接，已十餘日矣，錢生乃擇吉起程。先至祖居，辭別叔父，然後拜辭范公、小姐與老夫人，免不得酒淚而別。不則一日，到了蘇州，至家參拜太夫人，禮畢，崔子文、李若虛同來拜賀，錢生倒履出迎。子文一見，執手而笑道：「金榜掛名，洞房花燭，人間樂事，都被吾兄佔盡矣。」若虛道：「九畹不是凡人，當是玉皇香案吏，暫時謫下耳。」錢生道：「小弟學業未優，謬叨制錦，不知兩兄，何以教之？」子文道：「作令不難，只要愛民如子，不執一偏之見，以折獄則獄不冤，推不忍人之心，以用刑則刑不濫。」若虛道：「衙門吏役雖是作弊太多，然以吾兄聰敏絕倫，不患為人所欺，只患明察太過。」錢生謝道：「有辱大教，願書之座右，以當弦韋。」少頃，陸希雲亦至，錢生迎入坐定，忙命左右備上酒來，序坐而飲。子文道：「今日此會，不減昔年。海棠花下，可羨九畹兄出宰名都，希雲兄掄魁秋榜，只我兩人，黑貂裘敝，猶刺蘇秦之股，能無愧感？」錢生道：「梅山之言，既驗於弟，則吾兩兄，必在來科折桂矣。」四子各敘衷懷，直至薄暮而散。時寧馨年已三

歲，生以太夫人命名，不忍改易，因即取名嗣馨。聞子文有女，亦年三歲，遂託若虛為媒，下了允定之禮。又差人至桃葉渡，迎接白翁夫婦，管守田房。自與家眷，刻日赴任。

原來秋煙姐雖然生子，做人謙卑謹厚，小姐既有樛木之賢，瑤枝亦秉塞淵之性，故忙則佐理中饋，暇則品題花月，情分相投，猶如嫡親姐妹一般，所以太夫人十分歡悅。方舟抵武陵，忽見陸希雲遣人趕至遞書，錢生接書開視，簡上寫道：日者，仁兄榮蒞，弟以賤事，偶往百花洲，不及歌驪駒為送，歉甚！歉甚！茲啟賣花梅姬，獲罪門下，雖決海波，流惡不盡。然細查首惡，實係心如。今姬坐獄數月，染病垂危，倘獲海涵，使姬苟全殘喘，則仁兄度量之宏，尤勝於文穆矣。異日弟躡山陰之屐，當造貴治。暫分半榻，以看河陽滿縣花也。臨楮神馳，餘不盡悉。

錢生看畢，即寫回書，並寫書送與府尊，令將梅三姐釋放。生既到任，自有縣中堂規，及參見上司，但不必細述，按下不題。

且說愍公子同了鄭心如，自在陶園奔返臨安之後，仍在本郡倚勢橫行，做那奸淫不法之事，總是鄭心如千方引誘。及蘇州府關文到杭，愍公子忙與心如商量，著人賄囑書吏，申文回復。又遣人至蘇，探聽消息。知是常不欺漏泄事機，遂與不欺絕交，不許上門。

忽一日，要往會稽探望母舅，便與心如買舟渡江。原來愍公子的舅氏姓呂，號竹溪，越中望族也，不一日，到了母舅家裏，參見畢，呂竹溪欣然款留。一日，愍公子偶在門首閑立，忽見一年少婦人，身穿淡羅衫子，自溪畔浣紗而歸。那少婦生得如何？但見：纖眉嫵兮，垂垂春柳。美目盼兮，灑灑秋波。玉質冰姿，不假淡妝濃抹；杏靨蓮臉，盡堪艷舞嬌歌。何必緜山聆鳳曲，恍從青鳥見嫦娥。

愍公子近前一看，便春心難遏。那婦人也嫣然一笑，屢以秋波回盼，慢慢的推扉進內。原來此婦孫氏女也，年方二十，其夫姓吳，字君美，幼時也曾讀書，後來家事消乏，因在衙門中幫閑度日。其所居之房，正在呂宅門首。那一日浣紗暮歸，剛與愍公子相遇，引得愍公子心猿頓逸，意馬難拴。忙與心如言之，心如笑道：「此貧家婦，以餌啖之，易上鉤耳。」乃告以如此如此，愍公子大喜，自此不時往來窺視。

又一日，孫氏汲水進門，愍公子忙以白綾汗巾，裏銀一錠，投於孫氏足邊，孫氏但微微含笑。恰值君美徐步而歸，愍公子正在惶懼，只見孫氏輕舒玉腕，拾置袖中。又以告心如，心如喜道：「事可諧矣。」乃悄然置酒妓館，以邀君美，君美遲疑不赴。使人邀之至三，日中方至。自此，杯酒往還，相知漸密。

一日偶與心如閑話，心如道：「吾兄株守數椽，怎能發跡？不若尋些資本，出外經營。」君美嘆道：「薪水尚有不繼，若要資本，從何而得？」心如道：「小弟為兄籌之熟矣，雖有一策，只是不敢直陳。」君美欣然請教，心如道：「公子胡伯雅，揮金如土，平昔所愛，惟在嬌姿，若吾兄肯以一枝春色，暫借鸞栖，包在小弟身上，當以二百金相贈。」君美聽了，面色通紅，大怒而去。過了數日，心如方與呂竹溪分韻做詩，溪邊閑步，只見君美含笑而來，心如再三謝罪，君美道：「那日承諭，足感厚愛，但不肖夫婦，俱是良家兒女，惟恐丑聲播揚，被人恥笑。」心如道：「只有爾知我知，外人怎得相聞？況胡公子自有嬌妻美妾，不過一遭兩次，便既歸去。既於尊閨無損，吾兄又白得一主大財。請自三思，小弟怎敢強勸？」君美甚以為然，猶恐其妻不允，歸以告之。孫氏笑道：「可否在君，何必問我？」君美又悄然以會心如，且言所許之物。心如乃與愍公子計議。愍公子驚喜欲狂，次早進見舅姪，話以他事，貸銀二百兩，以付心如。心如止以二十兩付君美道：「公子客中，不及措備，今早已遣人至杭矣，准在五日內，必當如數找足。但事在今晚為妙。」君美欣然領諾而去。迨至日晡，惟恐在家不雅，別向妓館取樂，孫氏明妝秉燭，俟至更餘，俄聞輕輕嗽響，急忙啟戶迎迓，那愍公子見了孫氏，也不敘一句風月之言，也不致半點溫存之態，惟覺欲火如焚，近前摟抱。孫氏亦已春意滿懷，偎身相昵。是夜雲雨之歡，如魚得水，直至雞鳴而出。自此往來數夕，歡愛彌篤。心如極意趨奉，乃撰私情歌十首，俱以談諧之語，形容狎昵之情。其歌最為膾炙人口，選錄五絕於左。歌曰：藤蘿村裏是儂家，日暮江頭獨浣沙。莫把桃花輕擬妾，既言妾貌勝如花。其二：紫紫紅紅鬧艷塵，人生能遇幾回春。少年不做私情事，只恐春風也笑人。其三：花開蛺蝶必雙飛，汀畔鴛鴦詎獨栖。紅日半窗歡未足，共郎枕上聽鶯啼。其四：奴愛風流歡有情，佳期約定在三更。忽聞窗外低低喚，不著紅裙啟戶迎。其五：夜深花影拂回廊，春色撩人思轉狂。願得郎心圓似月，清光常照阿奴床。愍公子雖味文裏，幸得歌意淺露，諷詠終篇，也不覺撫掌稱妙。然終是公子性格，初時未得孫氏，愛之如異珍寶，及數夕之後，便覺情致闌珊。那吳君美早晚需促，心如揣知愍公子已有歸歇之意，便笑道：「吾前日與兄相約，止雲二數，未嘗許二百兩也。」君美失色道：「不肖雖極窘寒，豈肯以二十金，做此無恥之事？足下何乃侮弄如小兒耶？」心如亦發話道：「兄真妄人也。如今要娶一位與尊閨人物相似的，也只消二十金為聘，況乎僅僅數夕，便已獲此重賞。偏又得隴望蜀，何貪心之無厭也！」君美知為心如所賣，不覺大怒，拂袖而起，然只恨愍公子做此短行之事，而不知計皆出於心如也。則出門，遇著縣吏沈思梅邀去。

是夜，愍公子以明日歸吳，又持銀二兩，私贈孫氏，便與敘別。二人話至情濃之處，免不得重整風流。不期君美沉醉而歸，推門進內，不見孫氏，但聞房中笑聲啞啞，乃於門縫一張，只見其妻卸下亵衣，露出雙股與白藕相似，愍公子立而就之，正在雲深雨密之際。君美按不住怒從心起，忙向廚下取刀，飛趕進房，愍公子看見勢頭兇猛，用手一推，那君美的刀已墜地，便疾趨而出。君美一面狂喊「胡公子強奸」，一面奮力趕上，僅截其半裙，並落下朱履一只。時方初更，左右鄰居無不出門驚問，君美乘著酒興，把愍公子與孫氏如此云云說了幾遍，又大罵不已。孫氏又苦又羞，一時氣憤，便持刀向喉邊一割，登時命斷，正是：未了陽臺雲雨情，俄驚霜刃血洗腥。可憐少婦含羞死，不恨胡郎恨鄭生。有頃，眾鄰散去，君美回身進內，只見孫氏鮮血淋漓，死在地上，這一驚，倒把酒都驚醒，疾忙報知地方，一面央人寫下狀詞，準備趕縣告狀。此時錢生到任數月，那一日早堂放告，只見頭一張狀詞就是強奸殺命事，又看首犯是胡伯雅，第二名是鄭心如，正所謂冤家相遇，不覺勃然大怒，即著四衙驗屍，又差八名皂快，朱書肉臂，立刻聽審，不多時，差人把一千人犯，陸續拘到。心如早已探知縣令是生，因為珠娘事，不好進見，誰料忽遭此變，心中懷著鬼胎。只有愍公子猶搖擺道：「他自殺死，與我何涉？況我是都御史之子，呂工部之甥，諒一會稽縣令，豈能奈何我哉？」錢生喚原告審問，君美哭訴強奸致死，及半裙只履為證。又叫胡伯雅上來：「你卻怎麼說？」愍公子方欲辯剖，只見本縣鄉紳差人下書，一連四封，錢生概不啟視，拍案問道：「速速的從實說來！」愍公子也把前後事情，細述一遍，錢生大怒道：「一片胡說！不打不招！」乃令皂役，五板一換，重責三十。那愍公子自幼嬌

養，怎能禁受刑法，打至二十，只得招認強奸是真。錢生便令畫供，援筆定招。判曰：審得孫氏之死，胡伯雅逼奸之所致也。雅以錢塘甲族，探視至縣，窺見吳君美之妻孫氏少艾，輒起竊玉之意。嗣氏浣紗暮歸，遂為調謔，而氏初無貪金慕貴之心，即時赤面唾罵。雅若稍知廉恥，當遛游以去矣。何乃恃勢橫行，又於某夜，突入臥房，用強凌逼，致氏白壁為玷，搜刃而斃。值美外歸，登時叫破地鄰，又獲其半裾只履為證。夫雅以富貴之家，何患無蠻腰素口，邀楚岫之雨雲，舞袖歌喉，娛秦樓之風月者哉！而必垂涎於村姑荆婦，以取重關之罪？豈能見尤於人，洵乃自作之孽。吾不能不伸三尺之法，以雪孫氏之冤於泉下也。鄭心如雖係師教無方，姑以不知情免究。錢生因慙公子有了小姐之事，故信為強奸，而不暇致詳，問成大辟，又料主謀必是心如，惟恐究出情由，一體問罪，因此拷打成招，竟把罪名獨坐在慙公子身上。亦是錢生不念舊惡，待師之厚情也。審畢，方欲退堂，只見禮生稟說呂爺來拜。那呂爺是誰？即工部主事呂玄卿也，因以裴黨，削職在居家，與呂竹溪為嫡堂弟兄，所居離城不遠。竹溪遣人馳報，隨即入城，在賓館相見畢，便以慙公子為懇，錢生道：「這是令甥自取罪殃，本縣只知公斷，豈敢徇私？」玄卿又固求不已，錢生微笑道：「若使魏東廠無恙，裴司馬鈞渝，則令甥可以出罪，本縣可以改筆了。」玄卿面赤而去。且說鄭心如出得縣門，心下想道：「這件事若究起根由，我亦難免桁楊，誰想九畹略不追究，反為我脫卸干淨，這分明是厚我之意了。不若乘機進見，說明此事，豁免了慙公子的重罪，方不負胡老先生知遇一番。」主意已定，急忙寫了一個名帖，夾著禮生通報。只見禮生回說：「老爺不及相見，有一回帖在此。」心如展開一看，卻是一首詩詞。詩曰：舌憑三寸是非生，十載文章枉得名。附勢甘為吠堯犬，趨財好似慕羶蠅。蘇州公子今何在，白下佳人質自馨。頃在公庭饒責撲，於斯便是酬師情。心如看罷，赧然有羞愧之意，嘆一口氣道：「既生瑜，何生亮。」只因心虛，悄然收拾囊資，也不與竹溪作別，竟自渡江回去，不題。卻說錢生自將慙公子問罪之後，豪強斂跡，境內肅然，蒞政二年，真是一清如水，所以民稱三異，政聲藉藉。巡按考察，推生為兩浙清吏之首。忽一日，方出坐堂，有白雲庵尼姑呈呈，是為雨花庵侵奪田界。錢生看了呈詞，陡然想起梅山老人曾說「雨花庵裏」、「桃葉渡邊」，那桃葉渡果已應在白氏夫人，只不知雨花庵或得與友梅相遇乎？正在躊躇，忽喧傳報進，行取上京。錢生即忙回衙，報知太夫人，及小姐、瑤枝。於是擇日先發家眷起程，隨後交納印綬，離城十里之外，換了方巾便服，只帶紫蕭、錢吉跟隨，沿路問至雨花庵，約行三十餘里，方聞鐘聲隱隱。正是：蘭若知何處，小溪路欲迷。板橋蘿半縛，石凳草初齊。松老侵衣馥，猿多枝樹啼。遙聞鐘聲響，還在竹林西。

不多時，到了庵前，冉冉綠蔭，但聞禽聲睨睨，推扉緩步而入，真所謂「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延佇久之，有一美尼出見，號喚去凡，見生美雅風流，含笑問道：「敢問相公尊姓貴表？仙鄉何處？有何貴干，光臨敝刹？」錢生答道：「小生姓錢，姑蘇人也，偶因游學至此，聞說上刹清幽，特來隨喜。」那去凡口中敘話，雙眼不住盼生。

少頃，又一老尼無非出會，姿容清潔，年奇四十餘，乃去凡之師也。三人閑敘良久，錢生問道：「不知寶刹如仙姑者共有幾位？」去凡道：「敝庵只有師弟兩人，此外惟一老頭陀耳。」錢生細細查問，並無友梅消息。因日暮程遙，不及下船，無非亦款留懇切，是夜獨宿禪房。以友梅無從訪覓，意極耿耿。

即而月照高梧，方倚窗寂坐，只見去凡手攜塵尾，悄然而至，笑謂生道：「幽齋良夜，願共清談，以消此半窗明月何如？」錢生欣然道：「幸甚。」去凡道：「人謂天上神仙，不作塵凡之想，而何以雙娛月帳、贅劉阮於天臺；三降星輶，訪孝廉於少室？」錢生道：「此亦夙緣未斷耳。」去凡道：「近聞樂府，有玉簪傳奇，所載潘生私會妙常，豈空門中果有此風流之事乎？」錢生低首不答，去凡乃以小箋出示道：「有一偈語，敢求相公指教。」錢生手接觀看。偈曰：

出家如雪藕，藕斷絲猶在。
既雲色是空，如何受色戒。
錢生看畢，知其意念著邪，戲改舊詩答之。
詩曰：
雲雨高唐此地非，好持半偈悟禪機。
予心已似沾泥絮，豈逐春風到處飛。
去凡看詩，知生秉正不回，悵然而退。

次日早起，偶往殿後閑步，行盡曲廊，向東竹扉靜掩，上有額曰「小羅浮」，扉左壁上題詩一首，其外則有古梅數株。錢生疑是詠梅之作，近前細看。詩曰：
春風處處黃鳥啼，桃花李花爭芳菲。

看於終篇，愕然驚異道：「此詩乃我昔年題於梅花樓上的，卻是何人錄在此處？」因此詰問無非，無非道：「既是相公佳作，還要請問大名，並乞示以令先尊官諱。」錢生道：「小生諱蘭，賤字九畹，年方二十二歲，先君諱某，官至開府，」無非大喜道：「原來果是九畹相公，可憐尊夫人凝盼久矣！」錢生急問道：「可是趙友梅否？」無非道：「然，然，然！」遂急叩扉，內有雙鬟應聲出問，無非道：「火速報知，蘇州的錢相公來了！」話聲未絕，只見友梅花鈿不整，常服素妝，迅步而出，抱生大哭道：「錢郎！錢郎！莫非夢中相會耶？」正是：只道天涯遠，相思兩處深。寧知三載苦，惟隔會稽城。

要知友梅怎得避跡空門，以與九畹相會，且聽下回解說。

第十六回 春明門掛冠歸隱

詩曰：
木蘭之柺沙棠舟，玉蕭金管坐兩頭。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卻說錢生見了友梅，如獲至寶，驚喜泣下。因從容問道：「與卿別後事情，願聞梗向。」友梅便把自蘇至杭，被鴛母百端凌逼，及設計以嫁程生，細述一遍。錢生道：「那程生可是何等樣人物？」友梅道：「程生諱必孚，字信之，原籍徽郡，家累千金。」錢生驚異道：「原來就是程信之，一發奇了，只是既歸程氏，怎得脫離虎穴？」友梅又述遇見梅山老人，至八月十五，虧了申屠丈救至寓所。錢生感嘆道：「原來保護賢卿亦仗二公之力。」友梅道：「妾自至申屠丈寓所，幸有二姬作伴，梅山老人亦時時過望。將及半年，申屠丈方自燕魯回來，為妾備言，郎君要聘范氏小姐，求取明珠，幾為兇僧所害，那時妾即懇求二公，送至金陵與君相會。二公又說：『錢郎萍蹤未定，功名未就。』直至辛未暮春，方得相遇，遂攜二姬送妾，過了錢塘直至會稽，留妾於此。既以百金為贈，復以古體詩一篇，付妾道：『此詩乃錢郎題於梅花樓者，子宜珍留，以為異日相會之券。』自此妾在庵中，深藉二題覆庇，然而盼時朝日，廓處無聊，每至子夜聞猿，曉窗聽雨，未嘗不黯然魂斷也。無限相思，候君面訴，誰料今日見君，徒有百憂千緒，又不及抒其端倪矣。」言訖不勝淒楚。既而問道：「郎君別來作何景狀？夢珠小姐親事成未？今日因何至此？試為妾細道其詳。」生以兩闌聯捷及與范小姐成姻，從頭至尾備細述了一遍。友梅驚喜道：「妾但聞縣尊姓魏，誰知即是君也。只是登第之後，就該上表改姓了。」錢生道：「曩因出京甚速，未暇及此。」無非、去凡聞知即是本縣大尹，慌忙謝罪，錢生笑道：「我今去官，已稱越客矣。況卿等俱屬方外，何必以此俗套相拘？」少頃，齋畢，令錢吉僱了一乘女轎，厚贈二尼，速急起程。無非、去凡，直送至十里之外，方與友梅灑淚而別。

無何抵家，友梅先參拜了太夫人，然後與小姐、瑤枝及秋煙依次相見，合家無不歡喜。錢生自此亦覺心滿意滿，不敢遲留。次日，掛帆長往，舟次維揚，因以友梅所囑，持銀三百兩，往謝程信之。信之方得友梅忙去之故，而知向雲許嫁錢郎者即生也。是時信之家漸豐裕，再三推辭不受。錢生又問起寂如二僧，信之道：「友友斃在獄中，那寂如已在去冬正法。」錢生欣然稱快。作別下船，不一日到了京師，考察之後，欽命山東巡按，那齊魯百姓，聞生出幸會稽摘奸除惡，邑有神明之號，所以豪民狡吏，竄伏如鼠，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首引項，若犒苗之待霖雨。生既按郡，果如陰風鳴條，飛電爍目，向之強狡者，俯首就罪，而呻吟者，變為歌謳矣。又以大獄，悉為奸吏弄其刀筆，於是不拈成案，平反一十餘事。既而巡歷方竣，忽錢吉報至太夫人病入膏肓，錢生一聞此信，方寸已亂，遂不及復命，從駕歸蘇，日與三夫人侍奉湯藥，每夜吁天，願以身代。將及二月，太夫人方平愈如初。正欲束裝北上，而校尉提問，已至姑蘇驛矣。原來朝廷祖制，凡繡衣代巡，須俟復命之後，方許回籍。那憨公子之父胡御史切齒恨生，借此為由，動了一本，所以內閣票准，便著校尉拿究。起解之日，太夫人流淚相送，錢生勸慰道：「母親大病乍起，自宜珍重，兒雖犯制，念居官清正，聖上自應恩宥，況有崔、李二子，新中在京，必然為兒辨救，慎勿過為憂鬱，有損慈顏。」三位夫人，亦各牽衣哭別。生與校尉方抵山東境上，那些父老，已紛紛的執香迎接，擁住不放道：「某等已有辯冤表章，上達天聽，且待本轉之後，方許老爺進京。」錢生堅卻道：「若是這般，顯是抗違聖旨，爾百姓不是愛我，反所以害我了。」乃從夜半，悄然過了省城。將抵長安，有廉吉士文長儒，與行人崔子文、兵部觀政李若虛，連名具疏，為生辯白，聖上省奏，左遷生為東昌府司李。原來文長儒，即是王季文之婿，與崔、李同中進士，因在前歲，錢生贈以厚資，方得與蕙姑畢姻，夫妻十分感激，所有借此為報。錢生入朝謝了聖恩，隨即往拜文長儒，又詣崔、李作謝，遂走馬到任，著人至蘇迎接家眷不題。

卻說賈文華，自向金陵報了白瑤枝回生之信，到家未幾，其妻張氏患病而亡。正懷失偶之悲，忽值本郡有一丈夫，在京作宦，寄書相召，文華趁此機會，湊銀二百餘兩，買了細緞，帶至京中發賣。

一日到了東昌，偶從城外閑步，遇著妓女琴娘，新自揚州遷至。身材窈窕，也有六七分姿色，文華既注目而視，琴娘亦陪笑相迎。是夜擺設東道，就被琴娘纏住，那文華原在風月場中著跡，頗諳採戰之術，把琴娘奉承得十分歡喜，自此爾貪我愛，情好日篤，未及半年，已把二百兩細緞變賣幾盡。鴛母金鳳，窺見文華囊資已竭，終日嘵嘵，打雞罵犬，催促動身。文華欲去，奈不能割舍，欲留又難禁絮取。正在進退兩難，忽聞人說，新到理刑就是前任巡按，文華聽了，暗暗歡喜。

恰值錢生前呼後擁，拜客回衙。遠遠的望見文華，立在檐下，便悄然分咐門子，請那賈相公到衙門相見。文華流落窮途，忽聽門子說，老爺相請，喜得滿面堆笑，急忙隨在轎後，少頃進入後堂。見畢，錢生道：「賈兄既到敝治，為何不來見弟？」文華乃以心事備訴，錢生笑道：「文華頭顱如許，猶滯跡於花柳間耶？從來鴛母不仁，只圖財貨。兄果鐘情此妓，不若娶以續弦，我向縣庫借銀相贈。」文華連忙揖謝道：「多謝錢爺厚情，誓當衛結。只恐金鴛執拗不從，奈何？」錢生道：「此亦不妨，只消具一稟詞到廳，待我當面批與執照，又何慮金鴛不允？」文華又連揖而出，回告琴娘，琴娘大喜。次日瞞過金鳳，親自到廳具稟，錢生看了稟詞，就批道：「妓者沉淪慾海，迷戀風情，寧辭栖鳳栖鴉，雖欲為雲為雨。而娥瑁筵前，兇觥勸酒；銷金帳裏，玉臂作枕，良有以也。今某妓，志甘荊布，誓脫火坑，尙春風於繡榻，舞歌霓裳，卻夕月於青樓，歌停玉樹。此真醉之醒，而夢之覺者。長與執照任其所從。」

錢生以文華所愛，必有豐姿，故令其具稟，略識春風一面。誰料見時十分面熟，那琴娘亦時時偷眼窺生。既有批照，金鳳無可奈何，只得許允。錢生果以百金贈文華，文華以五十金娶了琴娘，也無心北上，將欲治任歸蘇。琴娘密訊文華道：「妾觀司李錢爺，絕似衙門住的十一相公。」文華驚問道：「子何以知之？」琴娘泣道：「奴本錢宅青衣也，因與同伴有隙，觸了太夫人之怒，將奴出嫁，卻被梅三姐貪了重賄，哄賣為妓，原名繡琴，故即改為琴娘耳。」文華又謝錢生，備語其事。錢生道：「我亦道有些相像，原來果是繡琴。」嘗以語太夫人，太夫人顧左右婢女而笑道：「汝輩戒之，嫉妒者當受此報。」

自此生在東昌，三年任滿，便升吏部主事，又由中允，升了諭德。十餘年間，官至侍郎，加尚書俸，富貴赫奕，莫之與京，錢生每自退朝之暇，則與三位夫人，焚香啜茗，評花詠月，有時分韻做詩，各欲誇奇鬥艷，體裁菁藻，句落珠璣。那三位夫人，味同蘭茝，雖無嫉妒之心，而亦飄輕裾曳長袖，回波而逞媚，爭妍而取憐。小姐嗜琴，每翻新調，有《紅窗影雙鳳飛》之曲。友梅喜畫，時時縱筆作遠峰瀑布、斷澗孤松，真有雲林墨氣。惟瑤枝則以巧言雅謔使人絕倒。生亦縱橫談笑，紛紜酬和於其間。既而棋聲歇，爐篆銷，茶煙未散，梧月欲上之際，生乃枕小姐之肱，捫瑤枝之乳，命友梅度新聲為宛轉之歌，而令秋煙槌背搔癢、高臥於北窗之下者。久之則有美麗青衣，攜絳紗燈，兩兩來接報

道：「綺筵已設，金壺酒暖矣。」夫生以一介書生，名為進士，官居三品，享福至此，所謂騷壇領袖、風月總管非耶？然而錢生亦非徒留連於詩酒美色，每遇朝廷大事，未嘗不垂紳正笏，諤諤敢言，平居常以不能致君堯舜為恥，則又可謂聖賢豪杰之後矣。其年癸未三月，太夫人八十懸幌壽誕，於時崔子文方升鴻臚寺少卿，李若虛亦以潮州知府任滿入都，陸希雲雖遭點額尚未南返，三子俱備了盛禮，登堂祝賀，錢生乃大排筵席，廣請朝紳。是夜飲至更餘，痛醉而散。只見錢吉稟說：「日間有一老者，不衫不履，騎驢而來，要與老爺相見，門吏因為堂有賓客，不敢通報。恰值小人遇著，那老者便把一個簡帖著小人遞上老爺。」錢生接來，拆開一看，但見帖上七言律詩一首。詩曰：歌鳳何須笑楚狂，好將時事卜行藏。江湖只合盟鷗鷺，蘿薛爭知勝鸚鵡。賊遇黃巢唐遂覆，權歸秋壑宋應亡。銅駝不日生荊榛，珍重姑蘇十一郎。九十一翁梅山老人奉

錢生以十年積想，失之當面，悵快不已。乃詳味詩中意思，是言天下將亂，不如歸隱。那一年錢生正年三十六歲，又與「若逢四九，返爾林泉」之語相應。將詩與崔、李求教。崔、李之意不約而同，遂與二子，即日上表辭官，出了春明門，掛冠解纜，一同南歸。大學士魏藻德與朝紳光時亨等俱賦詩為贈。時嗣馨已年一十八歲，天資敏慧，矢口成文，極為時輩推重。錢生抵家之後，卜吉行聘，即於是秋，為嗣馨完了伉儷。又以范公與叔父鳴皋俱近八旬，不堪迢隔，乃令白翁夫婦住在蘇州，自奉太夫人依舊遷往金陵，離城四十五里，與祖塋相近，地名喚做錦鳳村，真是山明水秀，足稱幽居。生乃因山傍水，起造園房一所，備極輪奐之美。但見：紅樓翠閣，繡闥雕甍。門前五柳搖金，窗外千竿嫩玉。林花春吐，池蓮夏開。靜坐處，最喜幽禽弄舌；客到時，自有美酒盈樽。小橋臥澗，遙通水畔荷亭；深徑埋香，轉入峰邊梅塢。正是謝安舊住烏衣巷，裴度新開綠野堂。

錢生正在修葺書院，忽見許翔卿來望，袖中取出一封書信道：「某近白蘭溪返棹，將渡錢塘，遇著一位長者，自稱申屠丈，修書一封，著某送上錢爺。」錢生啟緘看云：自別音容十有七載，予兩腳如車輪終年僕僕，作牛馬走耳。聞子三遇良緣，待詔金馬，梅山之神（??監）不爽，而梅花樓一夕酒錢予已效文魚之酬矣。茲者，天造逢剝，潢池之亂難彌，而煤山之禍已兆。子以老人一言點醒，歸隱丘園，甚善，甚善！今有真主已出，太平在邇。予亦自茲栖蹤海島，非敢效田橫自王，聊逞虬髯之故智耳。明年秋杪，吾事方成，子夫婦幸瀝酒遙賀。便中附候，申屠丈白。錢生看罷，喟然嘆道：「王室如毀，中原瓦解，吾輩將來尚不知作何結果耳。」是時，闖賊李自成雖得了河南一省，然齊魯之間，猶安然無事。錢生以書意不祥，諱而不言。至明年甲申三月，果有彰義門之變，大行皇帝縊死煤山，始信申屠丈與梅山之語為不妄矣。

自此，隱在鄉中，捐粟募兵，保障一方，雖經鼎革，天下盜賊蜂起，而錢生保全身家不失，向後多少朱門大廈化為灰燼，那些屠沽兒、賣菜佣反得滿身羅綺。一朝富貴時，來者高入青雲，運退者黃金變色。當此之際，不能無感耳。自後生與范公頻至庵中，與心如講論釋典。時賈文華還至金陵，與許翔卿同為門客。崔、李、陸三子，亦隱在長白山中，與生往來信使不絕。生與三夫人唱和篇什，有《瑟琴集》行於世。每羨樂天為人，故顏其堂曰希白堂，自亦謂希白居士云。

***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合浦珠 ***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